

名家原创

中国孩子阅读计划

王巨成
著

勇敢吧， 一可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文化传播公司

中文在线

名家原创


中国孩子阅读计划

王巨成 著

勇敢吧， 一可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中文在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敢吧, 一可 / 王巨成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5

(2017.7重印)

ISBN 978-7-229-09248-1

I. ①勇…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7348号

勇敢吧, 一可

YONGGANBA, YIKE

王巨成 著

丛书策划: 郭玉洁

责任编辑: 郭玉洁 李云伟

责任校对: 杨 婧

封面设计: 锋上堂创意

插 图: 王文成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3.5

2015年5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229-09248-1

定价: 1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一 反常的梁文学 001
- 二 荷塘 004
- 三 玉佩被夺 008
- 四 “噔”的一声跪下了 015
- 五 不对劲 021
- 六 花儿的“谜” 026
- 七 纸条 033
- 八 半开半关的门 042
- 九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047
- 十 预感 051
- 十一 如一根根鞭子 057
- 十二 涌起一股柔情 064
- 十三 一封勒索信 070
- 十四 高伟的如意算盘 076
- 十五 报案 079
- 十六 纠结与烦恼 085
- 十七 跟踪 091
- 十八 突然张嘴咬去 095
- 十九 给这件事定性 107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 |
|---------------|-----|
| 二十 担心 | 115 |
| 二十一 “不小心撞着树了” | 119 |
| 二十二 寻找 | 124 |
| 二十三 吓得倒吸了一口气 | 130 |
| 二十四 咽不下去那口气 | 135 |
| 二十五 MP4是怎么回事 | 139 |
| 二十六 加菲猫 | 146 |
| 二十七 决定亲自出马 | 151 |
| 二十八 不得不进网吧 | 158 |
| 二十九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163 |
| 三十 终于有了收获 | 167 |
| 三十一 像一只小豹子 | 173 |
| 三十二 那是我们的秘密 | 179 |
| 三十三 人流中有个人影一闪 | 185 |
| 三十四 目光简直像刀子 | 192 |
| 三十五 等待 | 197 |
| 三十六 为自己跪着 | 201 |
| 三十七 回归的玉佛 | 205 |
| 三十八 没有人敢抢走它 | 209 |





一 反常的梁文学

不知怎么了，同桌梁文学今天有些反常。放晚学的铃声一响，梁文学就把书本文具一股脑儿地塞进书包了。老师刚走出教室，梁文学就已经把书包抓到手上，几乎踩着老师的脚后跟走出了教室。

其实，不少同学在这时候都有些急不可耐。

他们那急切的样子似乎迟一点回家，就可能被家拒之门外了。

张一可不急。

张一可的书本文具该怎么放着，还怎么放着，他坐在座位上不声不响地看着同学们涌向教室门口，有些茫然，也有些费解的样子。很快，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了，只剩下几个同学在扫地。没有人问：“张一可，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同学们都习惯了张一可这样。

张一可开始做作业。

在同学们看来，张一可有做不完的作业，喜欢做作业，这是好学生的特色。班级好学生有很多，但如此着迷地爱上做作业的却只有张一可

一个。

女生耿思思问张一可：“今天梁文学怎么没有陪你呀？”

张一可想了一下，说：“他今天有事。”

这只是张一可的猜想，他并不知道梁文学有什么事，使得他今天没有“陪”他。

扫地的同学走了，张一可还在做作业。

教室里只剩下张一可一个人。

在学校的车棚里，在初二年级摆放单车的地方，一辆一辆单车被它们的主人推走了，只有最后一辆单车形单影只地立在那里。

那是张一可的单车。

不久，一个细瘦的身影不急不慢地朝单车走来，然后不急不慢地开了锁，不急不慢地推了单车朝学校大门走去。如果不发生意外，出了校门，张一可会骑上单车，不急不慢地骑起来，朝那个叫家的方向驶去。

那个家对张一可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家，没有实际的意义。因而，张一可每次在走进家门的时候，都疑惑他是不是走进了别人的家里。他不是这个家的主人，而是客人，甚至连客人都不如。

只要张一可一出现在门口，就会有两张笑脸迎接着他。那是什么样的笑脸呢？张一可始终觉得那是占领者得意的笑脸，是在一个既定事实面前刻意做出的笑脸，透着虚伪和阴险。

可是，张一可不得不回这个家。不回这个家，他能去哪儿呢？

今天有些例外。

例外是张一可刚要跨上单车，梁文学居然又回来了。梁文学的单车一直冲到了张一可的面前才刹住，惊得张一可慌忙把单车的把手扭向一





边，生怕梁文学的单车撞着他。梁文学下了单车，一把抓住张一可的单车把手，说等一等，把你的作业给我看一下。

梁文学的样子就像才想起作业来。

梁文学没有说他今天为什么那么急切地走了。

张一可也没有问。

“看一下”，说白了就是把张一可做的作业一字不落地抄下来。作业一般指的是家庭作业，有时候也包括课堂作业。张一可善于利用时间，放晚学别人回家了，他还留在教室做作业。而在梁文学吹牛聊天、东逛西逛的时候，张一可更是见缝插针地一心一意做着老师布置的或可能要布置的各种作业。张一可做起作业来不但认真，而且正确率高，所以梁文学“拷贝”张一可的作业，省事，省心，没有一点后顾之忧。这时把该做的作业做完，那么晚上回到家，梁文学就有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了。

张一可只好跟着梁文学重新回到教室。

张一可是一个好脾气、好说话的男生。

一接过张一可的练习簿，梁文学就急急忙忙地抄起来。

张一可不可能看着梁文学抄，他掏出书本，坐在一边，不声不响地又做起了作业。不做作业，他能做什么呢？

这正是梁文学求之不得的事。梁文学常常在放晚学后留守在教室里“陪”着张一可，就是为了张一可的这一点——等张一可把作业做完了，他梁文学也便轻轻松松地把作业做完了。

谁也想不到，这一天竟会出事，而且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二 荷塘

张一可和梁文学走出教室时，校园洒浸在金红的霞光里，那些花草树木的叶子像被镀上了一层釉彩。三三两两同学的身影，无声地走在校园里。而初三教室已经传来老师上课的声音了。这是初三学生在补课，他们要补到晚上十点钟。

梁文学的目光朝初三教室的方向闪了闪，有些感伤地说：“唉，读书真没劲！你看看他们，早上六点半就开始上课，中午也不闲着，真没劲！”

张一可隐隐地笑了一下，嘴上不说，心里说：“你还知道愁呀，为什么还抄别人的作业？”

梁文学从张一可脸上的表情，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梁文学故意装糊涂，说：“还是你好呀，有那么好的成绩，还愁什么？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等着你去挑！”

梁文学之所以乐意跟张一可走到一起，不是由于同桌，而是张一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梁文学难堪。比如抄张一可的作业，张一可就从



来不会在别人面前说他什么，更不会以此来“要挟”他或对他指手画脚。

“好什么，只要你少玩点儿，还不一样？时间不早了，回家吧。”

张一可说着跨上单车。

梁文学也跨上单车。

张一可骑得不急不慢。

梁文学也骑得不急不慢。

张一可不说话。

梁文学没话找话地说：“今天真悬，我要再来迟一点儿，你就回家了！”

见张一可没有反应，梁文学又说：“你知道我今天忙什么？”

还不等张一可回答什么，梁文学忽然兴奋地喊叫起来：“李春林，高伟——”

梁文学喊的人就在前面，都是初二的男生，一个是二（4）班的李春林，一个是二（7）班的高伟。

要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张一可会径直骑过去，至多冲对方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但梁文学不一样，他远远地就喊了他们的名字，很亲切的样子。梁文学总是认识许多人，而且好像都是朋友。

于是四个男生一块儿骑车。张一可不善言辞，他不声不响地落在最后面，不过耳朵却听着他们的谈话内容。他们是在讲一个叫方翠萍的女孩。二（4）班李春林的语气是欣赏的，二（7）班的高伟却是很不屑：“看她那娇惯的样子，好什么呀！”梁文学说：“方翠萍呀，说起来，在幼儿园我们还同学过……”

四个人不知不觉骑到了荷塘。

荷塘，自然是长着荷花的池塘，面积有八千平方米左右。这是70年代的产物，完全是人工挖出来的，面积也比现在大得多。在城市里，坚硬而庞大的建筑物正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大片大片的土地。在寸土如金的城市，荷塘能保存下来，也许是因为它的纯自然本色。这时节，夏天的脚步刚刚过去，秋天还没有完全到来，因而荷塘也是最具特色的时候，它的特色就在于所有的植物都保持着夏季赐予它们的最美丽的衣衫。那挨挨挤挤的荷叶，绿得那么深沉，那么鲜亮，它们把荷塘挤满了，有的叶子被压了下去，有的叶子却被挤了出来，两三朵迟开的荷花，粉嫩粉嫩的，点缀其间，别有一番俏皮的韵味；岸边挺拔的芦苇，叶片舒展，一身翠绿；荷塘四周，还有许多的垂柳，那纤细的枝条，那狭长的绿叶，总使人感到有一丝的凉爽扑面而来。一阵微风吹过，那荷叶，那芦苇，那垂柳，仿佛心灵感应一般，都不约而同地舞起来，舒缓而轻盈，并且发出喃喃细语。

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有这么一方绿色，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美得让人不可思议。

荷塘，一年四季都是美丽的，即使到了冬天。冬天，荷叶残败了，芦苇枯黄了，柳叶凋零了，荷塘的水面上便有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那么娇小，那么柔嫩，它们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浮萍。别小看这些浮萍，在不经意间，它们就铺满了整个水面，不留一点儿空隙，它们不像荷叶那么你争我挤，只是静静地占着那一点点的水面，显得自足而安逸。

荷塘像一幅画，一幅有点单调的画，但是白鹭来了，不多，三五只，真想象不出它们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白鹭要么贴着浮





007

二

荷
塘

萍，低低地飞，要么细长的脚站在浅水里，埋头寻觅着什么，要么静静地落在荷叶枯了的茎上，悠然地瞭望着什么。

有了白鹭，这幅画便增添了几分生动，还有几分深远。

于是，这里在幽静中，又透出热闹。热闹是人带来的，赏景拍照的，散步锻炼的，以及情侣交流感情的，都来了。

有人传言，写《荷塘月色》的朱自清曾来过这里，他的《荷塘月色》受此启发最深。其实，朱自清逝世于1948年，他怎么能来过这里？

据说，城市的决策者正准备借荷塘来提升城市的形象，打造绿色之都。

张一可每次经过荷塘，都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他喜欢荷塘。

但这时候张一可却没有雅兴欣赏荷塘，时间不早了，他要回家。虽然张一可不想回那个家，可是那毕竟是自己的家。不回家，他吃在哪，睡在哪？而且万一回家太晚，他就得面对一大堆不想回答的问题。

路上的行人也没有谁在这时欣赏荷塘，他们都匆匆往家赶。





三 玉佩被夺

张一可只听见“哎”的一声，前面的三辆单车同时停了下来。张一可以为谁摔倒了或撞到了什么东西，他斜里骑过去，这才发现前面有三个人，三个人比梁文学他们大不了多少，一律戴着墨镜，叼着香烟。

他们横在路中央。

其中个子最高的是头发染成了火鸡般颜色的小青年。另两个，一个梳着三七分的分头，一个是留着短发的平头。戴着墨镜，叼着的香烟，模糊了他们的真实年龄，不过从个子上看，他们的年龄在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火鸡应该算是他们中最大的。

火鸡的手上还戴了一枚戒指，不知道是不是金子的。

张一可急忙刹住车，心里不由得“咯噔”响了一声——来者不善！

张一可时常听说过在放学路上发生针对学生，尤其是针对小学生的拦截，搜身，目的是为了钱。

想了想，张一可的心又平静下来，他身上没有钱，张一可没有揣零花钱的习惯。再说，他父亲张子江也不会轻易给张一可零花钱。张子江



009

三

玉佩被夺



的信条是钱不能随便到孩子的手上，尤其是男孩子。他们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因为不知道，他们在用钱时就不懂得珍惜。而那个女人，也就是那个名叫杨爱红的女人倒是给的，但张一可从来没有接过她的钱。杨爱红为什么要给钱？张一可认为她一定是别有用心。

墨镜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盯着面前的四个显得不知所措的男生。

梁文学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推车准备过去。

李春林、高伟、张一可见了，也立刻推动车子。

火鸡一步跨到梁文学面前，抬抬手，说：“你就这么走吗？”

火鸡把一只脚搭在梁文学单车的后座上。

李春林、高伟、张一可都停了下来。分头学火鸡的样子，把一只脚搭在李春林的车上。

“我……我们要回家……”梁文学看看他的同伴说。

“是呀，我们要回家……”李春林和高伟小心地附和着说。

火鸡猛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吐到梁文学的脸上，梁文学没有躲让。分头也猛吸一口烟，他把烟吐到李春林他们三个人的脸上。

张一可让了一下，他被烟呛得咳嗽起来。

分头得意地笑着说：“你们要回家，难道我们就不回家？你们这不是故意装糊涂吗？真不明白是不是？”

“跟他们废什么话！”火鸡硬硬地说，把手一挥，分头就到了梁文学他们跟前。平头犹豫着，到了张一可跟前。

“都掏出来！”分头做出凶巴巴的样子说，冲他们伸出手。

四个男生面面相觑。

“掏，别他妈的装糊涂！”火鸡说。

梁文学、李春林、高伟三人的脸有些灰，不过他们谁也没有动手把钱乖乖地掏出来，再乖乖地交到对方的手上。他们的眼睛四下看着，似乎希望有人路过这里。

是有人路过这里的，不过那些人可能都是近视，而且是高度近视，





因为他们的脚步缓都没缓一下。

火鸡冷笑着，冲分头和平头努努嘴。

分头急不可耐地把手伸进梁文学的衣袋里，由上面摸到下面，把梁文学身上的十七块钱都摸去了，然后又把手伸进李春林的身上……

摸了李春林的钱，分头朝高伟走来。不等分头走到跟前，高伟自己把钱都掏了出来。

“你小子还算识相。”分头夸奖了高伟，不过他并不放心，伸手又在高伟的身上摸了一气，真的没有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分头在高伟的头上摸了一下。

火鸡看看平头，说：“你动手呀！怕什么！”

平头冲张一可伸出手，像是讨要，像是要张一可自己掏出来。

“我没钱……”张一可对平头说。

分头那边一共有二百二十块的收获。其中，高伟的钱最多，六十八块，其次是李春林，他身上有三十五块。分头兴冲冲地走到平头身边，说：“我来！”

“我真没钱！”张一可挡住了分头那两只蛇一样的手。

“老实点儿！”分头伸手在张一可的头上不轻不重地打了一下。

“你打人干什么？”张一可瞪着分头。

分头再一次举起手：“我就打你了，怎么样？”

“别跟他废话，快点儿！”火鸡对分头说。

分头伸手在张一可的身上摸了，什么也没摸到。

“真是一个穷光蛋！”分头揉了揉张一可。

火鸡接过分头递来的钱，用手捻了一下，眼睛的余光扫了扫张一

可。他把钱揣进牛仔裤里，一晃一晃地走到张一可跟前，嬉皮笑脸地问：“别人有钱，你为什么没有？”

张一可没有说话。

火鸡又看着梁文学、李春林、高伟，问：“他为什么没有钱？”

梁文学看了看张一可，说：“他学习成绩很好。”

学习成绩很好，跟身上为什么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呢？梁文学的意思也许是张一可的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没有考虑过花钱。

火鸡“哈哈”笑着，说：“是好学生呀！好学生我也遇到过呀，他们身上有钱！”

火鸡看着李春林和高伟，等着他们回答。

李春林斟酌着说：“他……比较节俭……”

高伟说：“听说……他家里……”

火鸡这时眼睛突然一亮，出其不意地伸出手在张一可的脖子上一抓，然后一拽，张一可脖子上的那块玉佩到了火鸡的手上。

“没有钱不要紧，这个算是孝敬大哥了！”火鸡得意扬扬地说。

张一可在一瞬间呆呆地望着火鸡，好像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脸慢慢地涨红了。

在火鸡转身要走开时，张一可突然尖叫起来，眼睛里闪烁着玩命的架势，像一只小豹子扑向火鸡。火鸡急忙用一只手来挡，张一可就势抓住那只手。“还给我——”张一可扯着嗓子叫着。

分头和平头过来揪住张一可。

“还给我！还给我！……”张一可红着眼睛，跺着脚，挥舞着另一只手。他简直歇斯底里了。





火鸡饶有兴味地看着张一可，又看看手中的玉佩，说：“一个男孩子怎么戴这玩意儿？它值几个钱？”

那玉佩是一个玉佛。

“还给我！求求你们还给我！”张一可的眼泪不自知地流了出来。

梁文学、李春林、高伟看着张一可，不明白张一可为什么这样。不就是一块玉佩吗？街头的小摊子上哪儿不能买到？

“还给你可以，你叫我一声爷，叫了就给你！”火鸡说。火鸡冲分头和平头示意了一下，他们松开手。

张一可盯着火鸡。

“你叫，叫了我就给你，我说话向来算数！”火鸡的手掂着玉佩。

张一可看看梁文学他们，是指望他们替他把玉佩要回来吗？梁文学他们本来都看着张一可的，这时他们都把目光移到了别处：他们要是能要回玉佩，自己身上的钱就不会被那三个人搜走了。

“叫呀，叫了就给你！”火鸡嬉皮笑脸地说，“它对你很重要是不是？是哪个女孩子给你的吧？你怎么能把女孩子送给你的宝贝丢了？”

张一可看着玉佩的眼睛像钩子，直想把玉佩“钩”回来。这时他的眼睛里只有玉佩。

“大哥……”梁文学冲火鸡叫了一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要叫什么。

“你想叫爷是不是？你叫呀！”火鸡冲梁文学说。

梁文学闭上嘴巴。

“小子，还叫不叫？不叫我们可走了！”火鸡真真假假地抬起一条腿。

所有的人都看着张一可。

张一可的喉咙咽了咽什么东西，发出涩涩的一个声音：“爷……”

伴着这一个细弱的字，张一可的两滴眼泪砸到地上。

谁也没有想到张一可真的叫了。梁文学、李春林、高伟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他们目瞪口呆。

连火鸡也没有想到，他只不过拿张一可寻开心而已。火鸡说：“你小子还真叫呀！”

“说不定这东西值钱……”分头说，并对火鸡做了一个留下来的手势。

火鸡也想到了这一点，要不这小子也不会叫他“爷”了。他越发想要逗一逗张一可。

“你跪下来。只要你跪下来，我就给你——”火鸡朝张一可跨近了一步，扬扬手中的玉佛。

张一可的泪眼定定地盯着玉佛，那目光里仿佛伸出一只无形的手，要紧紧地把玉佛拽过来。

高伟想走了，刚推起单车，分头走到他面前，说：“这么好玩的事情都不想看呀？你忙什么呢？”

高伟含义不明地咧了咧嘴。

“跪呀，这回我一准说话算数！你要不跪，我可就走了，到时候别怪我没告诉你。”火鸡一本正经地说。别人的目光在告诉火鸡，张一可是不可能跪的。越是没有这种可能，火鸡越是要试一试。这就是此刻火鸡的心态。





四 “哐”的一声跪下了

“张一可，你别信他的话，不要跪！”梁文学想对张一可说，但梁文学到底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畏惧火鸡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相信张一可肯定不会跪下。为了一块玉佛——说不定是三五块从地摊上买来的小玩意，怎么能跪下来呢？

就算是哪个女孩子送的，也不值得跪下。

那一声“爷”也不应该叫！张一可不是小毛孩，怎么能为了那么一块东西叫了人家爷？这事要是传出去不怕别人笑话吗？

作为同桌，梁文学好奇地问过张一可：“你怎么戴这个东西？”

那天梁文学打算伸手过去，拿起来看看，可他的手还没有伸过去，张一可就用手挡着梁文学的手，认真得有些严肃地说：“我喜欢戴着它！”

“它是不是很有价值？”梁文学又追问了一句。

张一可说：“跟钱没有关系。”

梁文学做出判断：“是不是说不值钱？”

张一可顿了一下说：“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值不值钱，那还戴着它干什么？”

“我喜欢戴着它！”张一可坚定地说。张一可的意思很清楚地摆在那里：不值钱他也十分珍惜！

同学中也有人感到好奇：一个男生为什么总戴着一块玉佛？如果纯粹是为了好玩，总有戴腻的那天吧？可是不论春夏秋冬，张一可的玉佛总戴在脖子上，从初一戴到初二。张一可的小学同学说，张一可的玉佛在小学时就戴了，从没有见他摘下过，别人碰都碰不得。后来有一个同学买了一个跟张一可一模一样的玉佛，他特意带到班级来，特意对大家说他花了五元钱，是从一个旅游景点的地摊上买的。这个同学把玉佛给张一可看，张一可很不屑地瞥了一眼对方的玉佛，断然地说：“跟你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把你的拿下来，跟我的比一比看！”那个同学说。

在别人期待的目光里，张一可的手下意识地按在衣领上，似乎怕别人要动手一样。

一次体育课，天气热，几乎每个男生都或多或少地脱了衣服，但张一可一件也没有脱，而没有脱一件衣服自然是为了那块玉佛。

张一可对玉佛的“喜欢”，都让大家感到有些不可理喻了。

想起这些，梁文学活动了一下双脚，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着事态的发展：在火鸡的胁迫下，张一可到底会怎么做？

梁文学甚至替张一可想了这样的主意：火鸡他们不是要钱吗？张一可以跟火鸡约定一个时间，用钱赎回自己的玉佛，至于钱的数目两个人可以经过协商解决。或者张一可先把自己的单车抵押给火鸡，要回玉





佛，然后再通过钱，讨回自己的单车。

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去了。那荷叶，那芦苇，那柳树，都被染上了一层橘红色，在黄昏中一动不动，像在静观事情的发展。

火鸡打了一声呼哨，抓玉佛的手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然后插进了裤兜里。

张一可的目光也随着火鸡的手在空中划了一道弧。

“我跪——”一个细细的声音说。

说了话，张一可并没有跪下，还站着，目光弱弱地看了看梁文学他们，然后迅速地将目光落到地上——好像等着什么。

“你跪呀！跪了我们大哥就给你！”分头藏着笑说。

这时只要有一个人说“张一可，你别跪呀”，比如梁文学，比如李春林、高伟，事情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张一可也许正在等他们替他求情说出这句话。

可是梁文学他们谁也没有说话，都看着张一可。

张一可的双腿慢慢地弯了，然后“噔”的一声跪下了。

其实没有一点儿声音，“噔”的一声是梁文学、李春林、高伟他们的幻觉。

李春林、高伟的眼睛都瞪圆了。

梁文学朝张一可急走了一步，好像要把张一可拉起来。火鸡的目光恶狠狠地射向梁文学，梁文学迈出的第二步又收了回来。

空气就像凝固了。

“你小子，还……”分头说了半句话，瞧瞧火鸡，又闭上嘴。

平头这时看看张一可，他看见了张一可滚落下的眼泪，以及脸上一

种奇特的表情，那表情像是豁出去了，但不是真的豁出去了，倒像是做垂死挣扎。平头不忍，对火鸡说：“大哥，算了，还给他吧，这块玉佩值不了几个钱，地摊上的货。”

火鸡盯着张一可，脸上慢慢地浮现出轻薄的笑容。

“嘿，这小子还真跪了！”火鸡看了看别人说，又把目光落在张一可的脸上，“你怎么能跪下来？男子汉膝下有黄金，士可杀不可辱，就是死也不能跪呀！你不跪，我倒可能把玉佛给你！我真鄙视你这小子！”

火鸡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一个的尊严，浑然不知自己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火鸡哈哈笑着，骑上停在路边的山地车，另外两个也骑上车，一阵风似的远去了。

张一可还跪着。

“人都走了！”高伟冲张一可说。

张一可抬头，眼睛眨了一下，他忽然嚎叫一声，猛地蹿起来，向前跑去。

梁文学眼疾手快，一把抱住张一可：“张一可，算了，他们是什么人，能给你吗？”

张一可在梁文学的怀里挣扎着，又蹦又跳，只差用手抓梁文学的手了。

李春林、高伟像看一件奇怪的出土文物一样看着张一可。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张一可尖叫道。

高伟走过来拉了一下梁文学。梁文学看看高伟，犹豫着放下张一





可，张一可却瘫在地上，似乎刚才的挣扎耗尽了他的所有气力。

“你怎么能跪下来？”李春林说。

“是呀，叫了爷也就算了，你居然真跪了下来！这种人的话你也信？”高伟说。

梁文学也说：“那玩意儿对你那么重要呀！”说了这句话，想想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便对李春林和高伟说：“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谁也不要说到学校去！”

该回家了，梁文学、李春林、高伟都推起了车子，张一可仍坐在地上。梁文学催张一可回家，张一可没有任何反应。

“走吧，回家。”梁文学伸手拉张一可，张一可猛地把他的手甩开了，因为用的劲太大，梁文学的手被甩得打在自己身上。

梁文学觉得自己明白了，张一可心里不好受，他需要冷静冷静，于是梁文学就对李春林、高伟说：“算了，我们先走吧。”

路上，高伟有些激愤地说：“就是把单车给他们，张一可也不能跪呀！张一可太那个了！”

“真看不出来张一可是这样的人！”李春林感慨地摇摇头。

“梁文学，你怎么跟这种人是朋友？”高伟说。

“谁跟他是朋友？同桌而已。”梁文学脱口道，自己也被自己的声音惊了一下，不由回头朝张一可那边看看。

张一可还没有跟上来，他不可能听见这句话。

“为了那么一块破玉佛，真不值！”高伟似乎意犹未尽。

“其实……我们有四个人，如果论打架的话，我们不一定吃亏。”李春林说。

高伟急忙附和说：“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要知道你们这么想，我一准……”

梁文学“哼”了一声：“你还不是乖乖地把钱掏了？”

高伟一句话也说不出。

三个人默默地埋头骑车。

直到跟梁文学分手了，高伟似乎才想起来似的，冲着梁文学的背影气呼呼地说：“我掏怎么样？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本事你就别让他们掏！真要你叫爷，叫你下跪，哼，我怀疑你跟某人没有什么区别！”

梁文学已经不可能听见高伟的话。

高伟又对李春林说：“反正我绝不会叫爷，也绝不会下跪！我总有一天要找火鸡那混蛋……”

李春林看看天，说：“时间不早了，咱们快回家吧。”



勇敢吧，
一可

020





五 不对劲

梁文学已经没有兴趣再到鼓楼那里去了，况且这时候活动早该结束了。

鼓楼那里今天搞手机促销活动，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摸奖，分一、二、三等奖，而奖品是价格不等的手机一部。这是梁文学中午上学途中知道的，所以一放晚学，他就直奔鼓楼。

每个观众只能有一次摸奖券的机会，梁文学也不例外。梁文学摸到的那张奖券上写着两个字：谢谢。

梁文学不要谢谢，气恼地撕了奖券，然后在街上喝了一杯奶茶，啃了一截金黄的玉米，买了一袋零食，最后又在丢圈子那里玩了一会儿。所谓丢圈子，就是用铁圈子朝三米外的物品扔，圈子套着什么，那个东西就归扔圈人所有。越是贵重的物品，摆放得就越远。当然，不会让你白扔，要掏钱的。梁文学花了二十多块钱，唯一的成果是套着了一只小拇指大小的布熊。这只小小布熊被梁文学送给了一个在一旁观看的陌生女生，女生笑着说了一声“谢谢”，收下了小小布熊。

有了这位女生的“谢谢”，梁文学觉得他扔圈子花的二十多块值了。

梁文学身上一共有五十多块，现在只剩下十七块。

梁文学遗憾地想起了他的作业，要早知道是这个结果，他应该在学校“拷贝”张一可的作业。这么想着，梁文学骑着单车，像去救火现场一样赶到学校。

作业圆满地抄了，却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不幸中的万幸是，在四个人中，梁文学的损失最小，要不是在手机促销活动现场吃了喝了玩了，那么身上的钱都要落到火鸡他们的手上。

可是，梁文学总感到哪里不对劲。

张一可不该喊爷！

张一可不该跪下！

张一可用他的手是什么意思呢？似乎生他的气了。可是张一可怎么能生他的气呢？就算生气也该生火鸡那一帮混蛋的气。

……

梁文学试图找到不对劲的原因在哪里。

后来，梁文学浑身哆嗦了一下，他想起了他说的一句话：“谁跟他是朋友？同桌而已。”

原来不对劲的原因就在这句话上。这句话像鱼刺将梁文学的喉咙刮了一下一样，让他感觉不那么舒服。这句话是回答高伟那句话的：“梁文学，你怎么跟这种人是朋友？”

梁文学的话无疑是对“朋友”的否定。

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好像没有经过大脑一样。





因为说了这句话，梁文学对张一可有了某种愧疚感。

平心而论，尽管两个人从没有相互朋友长朋友短地说过，但在梁文学心里，他是把张一可当朋友的，一些知心的话他也愿意跟张一可说，从不用担心张一可把他的话传出去。

可以说，梁文学喜欢跟张一可同桌。

第一次跟张一可坐在一起时，梁文学原本应该坐在里面的。但梁文学说他不喜欢坐在里面，虽然他没说要跟张一可调一下，张一可听了却说：“你要喜欢，你就坐外面来吧。”于是，梁文学坐到了外面。张一可长得单薄，皮肤很有些女孩子的细腻，为此他遭到不少男生的嘲笑。不过张一可为人随和，任别人怎么笑话他，他也不气恼。时间长了，同学们看出了张一可的本事，这“本事”就是张一可学习勤奋，成绩好，老师对张一可总是眉开眼笑。这不能不使同学们对他另眼相看。有些成绩好的同学，老师一夸，难免要飘飘然，并且眼皮也要跟着向上吊起来，不把一般同学放在眼里。张一可没有这样，他一如既往地随和，对梁文学等同学（也包括一些女生）“看看作业”之类的要求，他总是有求必应。

还有，梁文学不止一次要张一可替他做卫生值日，而张一可从没有拒绝过。

两个人同桌到现在，没有闹过矛盾，连红脸的事都没有发生过。想必张一可也把他当朋友的，要不张一可也不会对他有那么好的脾气，更不会在作业上“有求必应”了。

作为一个学习很出色的同学，张一可对他能这样，有时候连梁文学都感到奇怪——张一可没有什么事情可求助于他的。

于情于理，梁文学不应该说那句话。

于情于理，在张一可被火鸡欺负时，梁文学应该帮帮张一可，哪怕只是出于两个人是同桌。

梁文学意识到了一点，但他不愿意承认。

“我倒是想帮，可是我怎么帮？”梁文学心里给自己找借口，“李春林、高伟都是那样脓包，肯定是指望不上他们！我一个人对付三个人哪行？火鸡他们比我高，比我大，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呀……其实，说到底，我还是帮了张一可。我不是对李春林、高伟他们说了‘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谁也不要说到学校去’吗？要他们别把这事说出去，就是要维护张一可的形象呀。不管怎么说，张一可叫爷和下跪，确实有些不光彩，要是被同学知道了，以后他还怎么有脸见人？”

梁文学似乎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可是，梁文学又十分清楚，他的这些理由太牵强了，根本站不住脚。要真想帮一个人，总会有方法的，而不会袖手旁观。哪怕只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在张一可喊出“爷”时，在张一可流出眼泪时，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可以据理力争，可以不让火鸡他们随便搜身，可以跑开叫来大人或者报警，可以拦住路人替他们解围，可以用言语给张一可壮胆……

总之，有很多办法。

真不明白，那时候脑子怎么就一点都不好使了？

梁文学不得不承认他做了一个一点也不像朋友的人。

“都怪高伟这个脓包！”梁文学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要不是高伟，他肯定不会说出“谁跟他是朋友？同桌而已”这句话。





025

五

不
对
劲

高伟不说出那句话，此刻梁文学心里就不会生出愧疚什么的；高伟不说出那句话，在以后的日子里，梁文学肯定觉得整个事情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同样，要不是高伟乖乖地把钱掏出来，火鸡他们就不会那么得寸进尺，进而那么嚣张。要不是高伟，说不定他和李春林就能想起来反抗。那么一来，事情就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了，说不定张一可的玉佛也不会被火鸡抢了。

一切都怪高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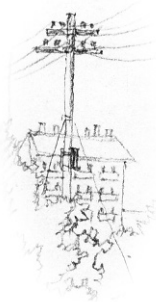
高伟是胆小鬼！

高伟是软骨头！

原来所有的责任都在高伟！

梁文学终于感到释然。

不过，梁文学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从明天起，他应该以什么姿态和张一可相处？





六 花儿的“谜”

“花儿，去看看一可大哥哥回来没有？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在厨房做饭的杨爱红对客厅喊道。

饭菜已经接近尾声了，要在过去，不一会儿就能吃晚饭了。

正在看动画片的花儿脆生生地答应着，站起身，出了门，来到小区的进出口处。花儿常常在这个位置等张一可回家。在这个位置，只要那个熟悉的身影一出现，花儿就能看见。

如果看见张一可，花儿会跳着，挥舞着小手，喊叫道：“大哥哥，大哥哥——”

张一可到了花儿的跟前，并没有停下车，甚至看也不看花儿，继续往前骑，只是略略放慢了一点儿速度。花儿就紧跟着张一可的单车，在后面跑。花儿不可能跑过单车，好在张一可一会儿就到家了，当张一可把单车放进车库时，花儿小脸红扑扑地到了他跟前，然后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上楼梯。

他们的家在三层，没有电梯。



“大哥哥，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花儿嘴巴一般不会闲着。
张一可是不会回答花儿的问题的。

“我回来比你早。”

……

“我回来还做好了作业。”

……

临近家门，花儿会欢快地喊道：“妈妈，大哥哥回来了！大哥哥回来了！”那口气，好像张一可是她找回来的一样。

如果花儿没有看见张一可的身影，她就朝远方张望着，耐心地等。张一可每天都回来迟，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迟。

花儿对张一可的感情很复杂。

在走进这个家之前，妈妈和张子江伯伯就告诉了花儿，有一个叫张一可的男孩子，将要做她的大哥哥。这位大哥哥是一位中学生，他学习勤奋认真，成绩很棒。

花儿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她对这位大哥哥的喜欢，而且希望早一点见到他。在花儿的想象中，中学生的张一可应该是高大壮实的男孩子，他除了学习好，还特别有劲儿，会宠着她，疼爱着她，保护着她。有了这位大哥哥，以后她就不怕一个人在家了，也不怕别的孩子欺负她了。

许多孩子都没有大哥哥，而她却有。就凭这一点，花儿也有足够的骄傲资本。

当然，花儿也觉得许多孩子都没有妹妹，大哥哥看见她的时候，一定会高兴得叫起来：“哈哈，我有妹妹啦！”

等见了面，花儿才发现她的想象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张一可细细瘦瘦，又白白净净的，那柔顺的头发，那略带腼腆的神情，使他有些像一个女孩子。那时张一可正埋头做着作业。更主要的是，对张子江带来的一个陌生的女人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张一可只是瞥了一眼，然后继续做作业，好像三个人不存在似的。

张子江虚张声势地咳嗽了一声，对张一可说：“一可，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跟你说的杨阿姨，这是花儿——”

张一可头也没有抬一下。

张子江歉意地看看杨爱红和花儿。

杨爱红冲张子江摇摇头，还温和地笑了笑。杨爱红对张子江表达的意思是理解，她不介意的。

花儿忘记了妈妈杨爱红关照她见了大哥哥要有礼貌的话。

杨爱红用手轻轻捅了一下花儿，花儿顿时醒悟过来，忙走到张一可的跟前，对他热乎乎地叫了一句：“大哥哥好！”

张一可没有一点儿反应。

张子江用手摸摸花儿的头，夸奖道：“花儿真好，多懂礼貌呀。大哥哥应该跟花儿学……”

这时张一可有了反应，只见他把书本猛地摔到地上，瞪了一眼花儿，喊道：“你叫什么叫！”

花儿顿时僵在那里，接着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花儿想不到大哥哥的声音那么高，想不到大哥哥会以这样的方式迎接她和妈妈。

张子江正要发作，杨爱红对花儿说：“大哥哥正忙着做作业，我们别打搅他呀。”

说着，杨爱红把地上的书本拾起来，放到张一可的书桌上。





花儿没有让自己的眼泪落下来，因为妈妈对她说过，在新的家里跟在过去的家里不同，在新的家里要勇敢，不能轻易哭，如果那位大哥哥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要忍着。花儿紧张地看着张一可，生怕他再把书本摔到地上。

花儿的担心多余，张一可没有再摔。

花儿的目光在张一可的房间游走着，充满了好奇。不一会儿她便被张一可书架上的一只小布熊吸引住了，忍不住伸手想摸一下。张一可似乎早知道花儿会这么做，他噌地站起来，冲到花儿的跟前，把手一挡，凶巴巴地说：“不许动我的东西，永远不许你动！”

花儿愣愣地缩回手，眼眶里再一次噙了泪，然后默默地走到妈妈的身后，眼泪终于抑制不住地滚落下来。

“你是不是要我……”张子江朝张一可举起了手。

“你今天答应过我的！”杨爱红看着张子江的手，温和地说。

张子江的手垂了下来。他答应过杨爱红，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能发火。

当三个人一走出张一可的房间，门就被张一可很响地关上了。

张子江忙安慰花儿说：“伯伯以后给花儿也买一个！”

张子江后来真给花儿买了一个，而且比张一可的那只还要大，但花儿那时已经不喜欢布熊了。

接连发生的两个小插曲，让花儿对新家的期望一下子落空了，并且生了一个新的担心，就是这位大哥哥有一天会把她和妈妈赶走。

在花儿的担心，一种全新的日子开始了。

对花儿来说，张一可就是一道谜，一道她强烈想解开的谜。

张一可在许多时候不说话，不跟她说话，不跟妈妈说话，也不跟张子江伯伯说话，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布着霜一样的严肃。尽管花儿只是七岁的小女孩，但她知道张一可是故意的，故意不说话。为什么故意不说话？显然是不欢迎她和妈妈到来。张一可又为什么不欢迎她们？花儿就不知道了。

看着张一可一天到晚不说话，花儿很难受，她是替张一可难受。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可能不说话呢？而且是天天不说话，话是不是被他硬憋在心里了？如果憋多了，会不会像气球那样炸了？

要放在花儿身上，她是绝对做不到的。

杨爱红似乎很有信心地对张子江和花儿说：“没关系的，慢慢就会好了。”

除了不说话，张一可来来去去，像小猫儿一样，没有一点儿声音，吃饭没有声音，喝汤没有声音。吃完了饭，张一可就进了自己的房间。

花儿的一双眼睛总小心地看着张一可，看张一可读书作业，看张一可坐在电脑前，看张一可整理房间，而张一可就好像眼前没有花儿这个人一样。

每次，花儿只能站在张一可房间的门外。

开始，张一可没有关门。

有一天，花儿在客厅看电视，张一可出来瞪着花儿，质问道：“谁要你把电视的声音开这么大？”

花儿连忙把声音调低了。张一可进了房间后，把门关了起来。

就从这天起，张一可有了关门的习惯。如果张一可在家，他就把自己关在那扇门的里面，只有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开，而当张一可一出来，





门又被他随手带了起来，似乎门里面藏着秘密。

门里面是不是真有秘密呀？花儿曾悄悄地把脑袋凑到张一可的房间门上，可什么也没有听到，里面没有声音。张一可把自己关在里面会做什么呢？是睡觉了吗？是做作业吗？是看书吗？是玩电脑吗？是看电视吗？对了，张一可的房间没有电视，要看电视得到客厅来看。花儿倒希望在她看电视的时候，大哥哥最好能坐在她的身边，要是能说说话就更好了。不过，张一可一般不会来看电视。

有时候杨爱红喊张一可：“一可，要是想看电视，就来看看电视吧，别总那么忙呀。”

花儿是一个机灵的孩子，这时她会马上接过妈妈的说：“大哥哥，我不看电视了，给你一个人看。”

可惜，张一可那边无声无息，就像什么也没有听见。

花儿一直记着那天她和妈妈进张一可房间时看见的书橱，以及书橱上面满满当当的书。由此，花儿确信，张一可除了做作业，就是看书。花儿也喜欢看书，她多想读一读张一可的书呀，尽管她识的字还不是很多，但那么多的书里面总有适合她读的呀。不给她读也没关系，就让她好好看看有哪些书——她可以向张一可保证，保证不翻他的书，不动他的书，更不会把他的书弄脏弄坏。

就这么一点儿小小的愿望，到现在花儿都没有得到满足。

那扇门，把张一可与花儿万水千山地挡了起来，也把张一可与杨爱红万水千山地挡了起来。

如果不在家的时候，张一可会把门锁起来，谁也无法进去。

为此，花儿说不出的后悔，后悔那天看电视时声音太大了。

张一可一般不会对花儿说话，但如果说起话来，那话就像硬硬的石块朝花儿砸过来：

“不许碰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

“你看什么看！”

“离我远点儿！”

……

尽管张一可对花儿很不友好，但在别的孩子面前，花儿还是情不自禁地要流露出她的骄傲：“我有一个大哥哥，他很帅，学习好……”

再后来，有了纸条。

纸条的出现，对花儿来说，是惊喜，是奇迹，从此花儿乐此不疲，差不多把它当游戏来做了。

“大哥哥回来了吗？”杨爱红这时出现在花儿的身边，着急地问。

花儿嘟着嘴说：“还没有。”

夜幕像一张巨大的网，铺天盖地地撒下来。张一可究竟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杨爱红有些担心。张一可身上如果有手机的话，倒可以打电话问问他。知道张一可没有手机，杨爱红买了一部手机要送给张一可，说以后方便联系，但那天张一可只扫了一眼手机，决然地说了两个字：“不要！”

白送的一部手机都不要，花儿怎么也想不明白。

“花儿，走，我们去找大哥哥！”杨爱红拉起了花儿。





七 纸 条

等梁文学他们走远了，看不见了，张一可才站起来。他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脖子，那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张一可的眼泪汹涌地流出来，埋头走到他的单车跟前，扶着单车，茫然地站着。

过了一会儿，张一可慢慢地推着车子，显得很无力。他任眼泪在脸上肆意流淌。

拐过了一条街，张一可看见一个小人影儿向他跑来。张一可站住了，跨上车子，试图要骑起来，可是他的手，他的腿，他的整个身心都弱弱的，车子像喝醉了酒似的直打晃。

张一可只得又从车上下来，忙擦去泪。

小人儿的身影后面跟着一个大人。张一可知道小人儿叫花儿，大人叫杨爱红。

“大哥哥，大哥哥——”花儿跑着，欢快地叫着。

张一可咧咧嘴，却没有声音。

杨爱红到了张一可跟前，问：“一可，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大哥哥，我们就等你吃晚饭了。”花儿说。

显然花儿和杨爱红是来找张一可的。张一可不言语，低着头。黄昏很好地替张一可掩盖了脸上的泪痕，也掩盖了他脸上某种特殊的东西。

张一可什么话也没有说。

花儿看看妈妈，又看看张一可，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做出来出来的严肃。

杨爱红不再问什么，即使她有十个问题要问，张一可也不会回答的。杨爱红伸出手，“车子我来推。”

花儿以为张一可要喊了：“别动我的车子！”

想不到张一可没有拒绝。

杨爱红在前面推，后面跟着花儿，张一可落在最后面，离她们大约有四米。花儿不时扭头看张一可，要在过去，张一可早就跑到前面去了。

一直到家，三个人都没有说话。

单车是杨爱红放进车库的。

在杨爱红放单车的时候，张一可并没有上楼，而是等杨爱红和花儿上楼了，他才上楼。其实，张一可是想走在那对母女前面的，如果先于她们到家，他至少可以去卫生间洗洗脸，洗去脸上可能存在的泪痕。

但张一可最终还是落在了后面，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原因在里面。

后面的张一可用手擦了擦眼睛。

三个人回到了家，回到了灯光下。

张一可显得手足无措，他低垂着眼睛谁也不看，先放下书包，然后木木地站着。





“一可，去洗手吧。”杨爱红对张一可说。

于是，张一可去洗手。

在张一可洗手的当儿，杨爱红去厨房盛饭盛菜。花儿的目光不时飞到张一可的脸上，她也许感受到了什么。

在饭桌上，张一可照例没有说话，不同的是今天张一可一直埋着头，菜都是杨爱红夹的，夹什么，张一可就吃什么。

杨爱红夹了很多菜，张一可也吃了很多菜。

“男孩子要多吃一点儿，身体才结实、有劲儿呀！”杨爱红夹菜时这样对张一可说。

花儿也夹菜给张一可。

张一可没有说：“不要你给我夹菜！”他把花儿夹的菜也吃了，这使得花儿很兴奋。当然，花儿没有把她的兴奋露到脸上。

吃完了饭，张一可犹豫着站起来。

“一可，你没有事情吧？”杨爱红柔声地问。

张一可摇摇头。

“想看电视，就看看电视。想去做作业，就去做作业吧。”杨爱红说。

张一可朝自己房间走去。

张一可进了房间后，门没有马上关起来。

花儿看着门，杨爱红也看着门。

“花儿，去替大哥哥把门关上，别吵着大哥哥做作业了。”

花儿奔过去，把张一可的门关上。这是花儿第一次替张一可把门关上。

张一可刚在书桌前坐下，依稀听见外面的花儿问杨爱红：“妈妈，大哥哥是不是不高兴？是不是考试没考好？”

好像听见杨爱红说了声“不知道”。

张一可拿出书本，像真的要做作业一样。可是他又怎么能有心情做作业？张一可目光呆滞地看着面前的书本，眼前晃动的却是几张脸，火鸡的脸，平头的脸，分头的脸，梁文学的脸，李春林的脸，高伟的脸……

他真的叫了火鸡“爷”吗？

他真的冲火鸡跪下了吗？

张一可多想这是一场梦呀！可是自己的膝盖告诉他，这不是梦，因为那里一直软软无力，还隐隐疼痛着。

张一可想大喊，想大叫，还想大哭，就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无所顾忌，把他的委屈，把他的悲伤，把他的耻辱，把他排山倒海般的愤怒，统统地倒出来。

他真的叫火鸡“爷”了！

他真的冲火鸡跪下了！

他一心想要回属于他的玉佛，为了玉佛，他什么都做了，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大脑就像不是自己的了，就像空了一样。

然而，玉佛到底还是被火鸡抢走了。

似乎只有到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推起单车往家走的时候，张一可才明白今天放晚学路上发生的一切。

后来张一可看见了找他而来的杨爱红和花儿，有那么一瞬间，他的





心里升起一股温暖，甚至鼻子都发酸了。不管张一可承认不承认，那时，他几乎就把为找他而来的杨爱红和花儿当作自己最亲爱的亲人了。

张一可想象不出如果不是杨爱红和花儿，他今天将怎样度过这一个夜晚。那时候，家里一定没有灯光，一定没有可口的饭菜，也一定没有关切的目光，那时他将置身在冰窟窿一样的家里。而此刻所有这些都给了张一可不少的安慰。

张一可可以给他父亲打电话，可是他心里从没有想过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父亲，跟父亲说不清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说。

张一可的嘴唇动了动，一个细细的，哀伤的，呻吟似的声音飘出来：“妈妈，妈妈——”

张一可把手伸向自己的脖子，那空空荡荡的感觉再一次袭来——没有了，他的玉佛真的没有了！

张一可的眼泪涌了出来。

“妈妈——”

玉佛是妈妈的遗物，是妈妈在医院的病床上给张一可戴上的。那天妈妈搂着张一可的脖子，喃喃地说：“要是妈妈有一天不在了，就让玉佛陪着你。看见它，就像看见妈妈……”妈妈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进张一可的脖子里。

妈妈去世后，张一可一直把玉佛戴在脖子上。从玉佛里，张一可真切地感受到了妈妈的存在，感受到了妈妈的气息，甚至妈妈的音容笑貌。

所以，玉佛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张一可视它为至宝，寄托着他一份山高水长的感情，一份连绵不绝的想念。

玉佛一次次抚慰着张一可那颗脆弱、孤独的心灵，一次次给予张一可勇气和力量。

张一可还保存着妈妈的一张照片，就在抽屉里那个精美的本子里。张一可打开抽屉，拿出照片。

泪眼中，张一可觉得妈妈深情的目光里有着对他的责备——你居然让人把妈妈的玉佛给抢了！

“妈妈——”张一可喃喃地叫着，他多想把妈妈从照片上叫下来呀，他多想妈妈还活着呀。

只要妈妈还活着，那他就继续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想不到有一天父亲张子江会把杨爱红和花儿带进家里来。父亲在这之前曾对张一可说：“爸爸这么忙，常常在外面，没人照顾你……”张一可当时打断父亲的话说：“我会照顾我自己！”张一可确实会照顾自己，在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他按时吃饭，按时完成作业，按时睡觉，按时换洗衣服，连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夸张一可能干。父亲没有跟张一可争辩，只是拍拍张一可。张一可再一次强调说：“我会照顾我自己，我不喜欢别人到我们家里来！”以后张一可一连几天跟爸爸处于冷战状态，张一可满以为他这样，可以使父亲改变主意。

所以，第一次看见杨爱红和花儿，正做着作业的张一可气愤地把书本摔在地上。

以后张一可跟杨爱红几乎不说一句话，对花儿更是没有好脸色。

耳边忽然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张一可循声看去，他看见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

张一可愣愣地看着纸条，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去拿纸条。纸条





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大哥哥，别难过呀！

是花儿写的。

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张纸条：大哥哥，我妈说，要是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她。

接着，是第三张纸条：大哥哥，我妈问你喝不喝水。

接着，第四张纸条：大哥哥，要勇敢呀！

接着，第五张纸条：大哥哥，今晚早点儿睡觉呀。

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了。

纸条最初是张一可想起来的。

父亲在一家公司跑营销，很少在家，即使回来，也是匆匆忙忙。那么，张一可又怎么能不与杨爱红说话呢？比如学校召开家长会，比如学校征收费用。

到了这些非说不可的时候，张一可会写一张纸条，纸条上的话是电报式的语言：

需要三十八元。

下午两点半开家长会。

校服买不买？

老师要求买下列书……

纸条一般放在杨爱红看得见的地方，尤其花儿看得见的地方。

花儿第一次看见的纸条，上面是这样一句话：鞋子我自己洗。

花儿研究了半天，想不明白张一可为什么要写这张纸条。花儿把纸条给妈妈看，杨爱红微微笑了，说：“大哥哥说，他不要我给他洗鞋子，他要自己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嘛。”花儿把杨爱红的话当作是

对张一可的夸奖了，她马上说：“我也要自己洗鞋子。”

以后花儿只要看见纸条，就会特别兴奋，拿过纸条飞跑着去找杨爱红，声音大得即使张一可在外面也能听见：“妈妈，大哥哥的纸条，大哥哥又写纸条了！”

然后，要么在张一可看得见的地方出现张一可需要的钱物，要么是花儿把杨爱红的意思告诉张一可。杨爱红在给张一可的钱时，基本上是整数，余下的钱，张一可会放在家里某个地方“还给”杨爱红，他觉得那是杨爱红企图通过钱收买他，他不会用的。

花儿不知道纸条这种方式产生的原因，只感到好玩儿，她居然也写起纸条，而且特别喜欢给张一可写纸条：“哥哥，我今天语文考了九十分。”“哥哥，有一个男生要欺负我，我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大哥哥，他吓得不敢欺负我了。”“哥哥，我有一张周杰伦的画片，你要吗？”……

张一可是不会给花儿回纸条的，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花儿写纸条的积极性。

此刻，张一可就站在门后，把花儿的纸条拿在手上，目光在上面流连忘返。这些简单的句子，第一次感动着他，温暖着他。张一可没有走开，他等着，他以为花儿还要写下去。

说真的，花儿如果不是杨爱红带来的，张一可一定会喜欢她，会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热乎乎地叫着“大哥哥”。

花儿和杨爱红是这个家庭的入侵者，她们与他争抢着地盘，争抢着张子江。

张子江是喜欢花儿的。每次出差回来，带的东西总是两份，甚至比





041

七

纸条

给张一可的多一些，那多了的张一可还没法说，因为都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这么一来，张一可的心里很不平，他是张子江亲生的儿子，得到的理应比花儿多。花儿之所以得宠，不就是因为杨爱红吗？

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张一可心里一紧：是爸爸的电话吗？





八 半开半关的门

杨爱红一眼就看出了张一可的不正常，她还看出张一可哭过。

回来这样迟，还哭过了，那么发生的事情就不是一般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杨爱红不由得为张一可担心起来。她开始想过张一可是被人欺负了，可是张一可的身上没有伤痕，也没有打斗的痕迹。依据她对张一可的有限了解，张一可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孩子，甚至性格上有时像一个女孩子。

那么，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是不是考试没有考好？杨爱红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真是考试没有考好，张一可是不会这样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喜欢一个女孩子了，而这个女孩子却不喜欢他，反而喜欢上了另一个男生。

杨爱红马上摇摇头，赶走了这一猜想——张一可不是这样的孩子。

吃饭时，杨爱红发现张一可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这只能是一个母亲的直觉。这种直觉告诉杨爱红，



张一可的心里难过着，疼痛着。杨爱红甚至心生爱怜，很想把张一可拉到自己的跟前，就像对待花儿一样，亲昵地拍拍他，安慰他：“有妈在，怕什么？没事儿的。”

杨爱红是愿意做张一可的母亲的。

张一可回房间后，杨爱红没着没落。她不知道要不要把张一可的这种状况告诉他的父亲，如果告诉的话，那又该怎么说？

杨爱红决定试探张一可。

杨爱红冲花儿招招手，低声对她说：“你不是喜欢给大哥哥写纸条吗？你给他写几张纸条。”

花儿得到妈妈的授权，自然高兴地写了。

花儿的纸条几乎是在杨爱红的口授下写的。

纸条没有得到一点反应，要放在平时，张一可可能会在里面大喊：“你烦不烦！”

杨爱红用手机悄悄去给张子江打电话，她是这样对张子江说的，说张一可今天有些不高兴，你打电话问问是什么事。当然，必须装作杨爱红没有打过这个电话。

然后，家里客厅的电话响了。

杨爱红接了电话，杨爱红对花儿说：“去告诉大哥哥，伯伯打电话回来了，要他出来接电话。”

花儿马上跑到门前，喊：“大哥哥，伯伯打电话回来了，你来接电话！”

花儿叫“大哥哥”，叫“伯伯”，总是很自然，那嘴一张，舌头一动，字就从里面活泼泼地蹦了出来，声音里透着亲切，透着甜蜜。“伯

伯”自然指的是张一可的父亲。按理，张一可该叫杨爱红“阿姨”，但张一可还从没有叫过这两个字，更不会像花儿那样自然地吐出这两个字。父亲希望张一可叫“妈妈”，他曾对张一可说：“你叫了妈妈，花儿就会叫我爸爸了。我们毕竟是一家子呀！”

对父亲的话，张一可耷拉着眼皮，没有任何表情，但父亲知道张一可绝不会叫的。

“你这小子……”父亲恨恨地说了这半句话，以后也不再提这事。关于两个孩子怎么称呼两个大人，是杨爱红提出来的，而且杨爱红想要花儿叫“爸爸”。张子江不愿杨爱红受到委屈，便对杨爱红说：“等张一可叫你妈妈了，再要花儿叫爸爸吧。”

门慢慢地开了。

张一可无声地出现在门口。

杨爱红故意去了厨房。

花儿的眼睛朝张一可的脸上溜。她惊讶地看到张一可把她的纸条还抓在手上，她冲张一可甜甜地笑了笑。

张一可不由冲花儿点了一下头，像出于礼貌。

“大哥哥，你快接伯伯的电话，要不浪费了电话费。”花儿提醒说。

张一可去接电话。

张一可一接电话，父亲的声音就从那边传来：“一可，你做什么呢？”

“做作业。”

“听你声音，好像不高兴。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张一可说。就算父亲在张一可的身边，张一可会把玉佛被人抢了的事说给父亲听吗？父亲就算听了，会有张一可那般的感情吗？那时父亲可能会说：“不就是个玉佛吗？再买一个。”父亲不缺钱。父亲一定把妈妈给忘了。

“没有？”父亲不相信。可是不相信又怎么办呢？总不能马上回家。“没有，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我听着呢！”

“没有。”

“要是有事，别闷在心里，跟阿姨讲，我过几天回来。你真没有什么事吗？我怎么觉得你没精打采的？”

“没有。”

“偶尔的一两次考试没有考好，也不要紧，爸爸不怪你。”

“没有。”

“那好吧，你把话筒给花儿。”

花儿就在离电话不远的地方站着，耳朵一直竖着，捕捉着电话里的声音。听到张子江的后一句话，她一下蹿过来，从张一可手中接过话筒：“伯伯，你太厉害了！你怎么知道大哥哥不高兴？”花儿的话一下子“出卖”了张一可。花儿没有忘记朝张一可看看，见他没有表示，继续对话筒说：“我给大哥哥写纸条了，我要大哥哥勇敢……”花儿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她写的纸条一条一条说了。

连花儿都看出来了，张一可还说他“没有”吗？

“花儿，伯伯谢谢你，你做得非常好！”

张子江的口吻似乎张一可变成了花儿的小弟弟，而张一可还站在旁边，纸条仍在手上，显得拿着不是，丢了也不是。不过，张一可既没有

急，也没有恼。

张一可走进自己的房间，纸条也被他带走了。这几张纸条被张一可放进了抽屉里。

张一可没有把房门关上。严格地说，门被关了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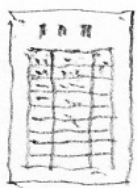
花儿愣愣地看着门，想了想，朝门走过去，她打算替张一可把门完全关上。花儿觉得张一可那么喜欢做作业，就一定不愿意别人打扰他。花儿伸出手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扭过头，看见妈妈正冲她摇头。

杨爱红的意思显而易见：门别关。

于是，门就一直那样半开半关着。透过半开半关的门，能清楚地看见张一可在做什么。

张一可在做作业。

当然，假如愿意，透过半开半关的门，张一可也能清楚地看见杨爱红和花儿在做什么。





九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是在荷塘那里。

猛看见分头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骑单车的高伟差点摔倒，然后连连眨着眼睛，似乎不相信立在他面前的人就是昨天放晚学拦截他们的分头。

“你，你……要干什么？”高伟看了看身后，大概是想看看火鸡和平头在不在。

分头说：“你放心，只有我一个人。”

高伟提高了声音，问：“你要干什么？”

分头抬起一脚，就朝高伟的单车踹去，单车“哐”的一声倒在地上。高伟涨红了脸，一句话到了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因为他看见分头插在口袋里的右手上拿着某样东西。

高伟去扶起单车，想走开。

分头站到了高伟的前面：“你小子别装糊涂！昨天的表现不是很好吗？干脆点儿！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身上没有钱。不过，真没有钱，也

没有关系，明天带给我也行。我看出来了，你小子有钱。顺便提醒你，我们要是想找你，你能躲得掉吗？”

原来分头是冲钱来的，这次他一个人来，无疑是想好处一个人独吞。

有两三个同学骑着单车过来了，不等高伟有什么动作，分头随意地把左手搭在高伟的肩上，微笑着。

那几个同学朝高伟看看，过去了。分头松了手，高伟下意识地朝分头的右手看看。刚才分头的右手仍插在裤兜里，那某样东西就抵着高伟的腿部。

“看来今天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分头说着，用手在高伟的身上摸起来，很容易就把那张一百块钱摸了去——这一百块钱，是高伟今天早晨跟妈妈讨要来的。

分头的表情里有一种喜出望外。

“你告诉你那三个朋友，让他们每人准备两百块钱，就说是我借的，三天后还在这里见面。”分头想了想，“那天就是星期六，下午五点钟前，我要是看不见你，后果你自己去想吧。别给我耍滑头，我现在就认你了！这事要做不好，六百块钱，就得你一个人掏！听到了吗？”

“……听到了。”高伟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分头摸了摸高伟的脑袋，然后一晃一晃地走了。

高伟目送着分头，他乱糟糟的脑子里能明白一点：这就是他昨天主动的结果！

高伟的脸色灰灰的，他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气恼地骂了一句脏话。

对昨天放晚学荷塘那里发生的事情，高伟非常愿意忘了。有了张一





可的一声“爷”，有了张一可的跪下，有了张一可的玉佛被抢，他那点钱算什么呢？李春林和梁文学他们不也是被掏了钱？

事实上，就在今天早晨，当高伟揣着妈妈给的一百块钱时，他心情愉快，昨天的事情自然被他抛到了脑后。

可是分头偏偏不想被高伟忘记。那好不容易从妈妈那里磨蹭来的一百块钱，放在身上半个小时还不到，就到了分头的手上，就好像这一百块钱是特意为分头准备的。

更可气的是分头得了一百块钱，竟然还不满足，还想着要钱，而且胃口是那么大，每人两百，梁文学、李春林、张一可三个人就是六百。

六百块钱是由高伟收齐了交给分头，还是要梁文学、李春林、张一可他们自己送来？分头没有说，但他的意思似乎要高伟收来，再交给他。

分头想得可真美呀！

高伟还想到了一点，就是会不会因为他好说话，那个平头，那个火鸡，也再找到他要钱？要是这样一来，他哪来那么多的钱？

与这些问题比起来，高伟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他怎么跟梁文学、李春林、张一可说分头的两百块钱？他们会听他的吗？他们不给的话，难不成真的由他一个人掏？三天后，他到哪里筹集这么多的钱？

高伟没有自由支配钱的权利，他的每一分钱都出自父母的口袋。高伟的父母虽然有些钱，但他们远不是百万富翁，今天早上妈妈掏出一百块钱时，因为心疼，盘问了高伟半天。根据过往跟父母要钱的经验，拿这一百块钱，至少要等到二十多天后，他才能再次要钱。

退一万步说，就是父母愿意掏六百块钱，高伟也不甘心——凭什么

要他替梁文学、李春林、张一可掏两百块钱？

骑在单车上的高伟心事重重。

单车被分头踹了一脚后，不时发出“咯嗒咯嗒”的声音，让高伟说不出的心烦意乱，根本理不出头绪来。

当学校出现在眼前时，高伟冷不丁又想到了梁文学的那句话，浑身像一下子被抽了筋。

昨天那突然的一句“你还不是乖乖地把钱掏了”，几乎把高伟打蒙了。后来只要想起这句话，高伟就愤愤不平：他是主动掏了，可是他与梁文学、李春林两人有区别吗？他们要真有本事，就别让火鸡他们掏，将钱一分不少地留下来。既然梁文学和李春林谁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梁文学有什么资格这样说他？而相对于懦弱、脓包的张一可，他的“主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梁文学凭什么只抓住他不放？

如果梁文学把他的那句话再说到同学那里，那怎么办？

李春林也有把那句话说出去的可能。

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高伟紧皱着眉头。在车棚里，在高伟把单车摆放好之后，他见四下无人，用劲踹了一下他旁边的车子，于是一排车子齐齐地倒了下去。

看见倒下的单车，高伟的心情略略好了一些。

出了车棚不久，高伟看见了梁文学，忙在脸上堆起笑容，急走两步，走到梁文学跟前，知己而低声地说：“你放心，张一可的事，我绝对不会说出去！”



勇敢吧，
一可



十 预感

在看见张一可的第一眼，梁文学感到他脸上有一种东西。至于是什么，梁文学一时说不上来。

“你来啦。”梁文学走到座位的跟前，对已经来了的张一可打了一声招呼。梁文学努力做出一副与往日一样的姿态，可是他还是感到自己这是属于没话找话说。

张一可没有任何表示，一动不动地坐着，手上捧着一本英语书。要在过去，张一可是不会这个样子的，至少要冲梁文学浅浅地笑一下，以表示回应。

张一可是生我气了！梁文学想着，坐下，也掏出英语书。

“张一可怎么啦？好像不高兴。”后面的耿思思问了一句。也不知道问的是张一可本人，还是梁文学。

“哪儿的话？人家一心忙着做作业。”梁文学替张一可遮掩道。

今天从走进校园，到进入班级，除了高伟对他说了的一句话，梁文学没有听到跟昨天的事情相关的话题。看来，高伟和李春林真没有说，或

者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说。

早读课快要下的时候，梁文学凑到张一可的耳边，把高伟的话稍稍改了一下，低声对张一可说：“你放心，昨天的事，我绝对不会说出去！”

梁文学对高伟是不是真的不会说出去，对李春林能不能守住秘密，一点把握也没有。梁文学能做的就是自己绝不说。

张一可的手一哆嗦，似乎被惊下了，然后脸红了，飞快地看了一眼梁文学，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梁文学知道张一可把他的的话听进去了，他稍稍感到一些欣慰。如果昨天的事情传出去，张一可应该明白绝不是他说出去的。

课间，梁文学一直留意着张一可。

张一可只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坐到座位上，做作业。

不管张一可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作业，但张一可做作业时的专心却是有目共睹的。他嘴唇会轻抿着，眉头时而微蹙，时而舒展，握笔的手因着书写的动作而显得灵巧、优雅。这时候对张一可来说，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他的作业。如果此刻有谁叫他一声，他会不舍地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疑疑惑惑地看着对方，眨巴一下那双温顺的眼睛，似乎在问：你是叫我吗？

现在梁文学没有看到张一可身上的“专心”。张一可虽然还是在做作业，但他的手的动作生涩滞重，透着内心的心神不定，他甚至还有些神经质的紧张。

张一可紧张什么呢？他是怕有人忽然提昨天的事情吗？

上午第二节课后，梁文学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时梁文学刚从座位上站起来，而张一可也已经埋头做作业了，这时门口探出隔壁班一个男生的脑袋，目光飞向他和张一可这边，大声地问：“张一可，听说你的东西昨天被人抢了？”

教室一下子静了，一道道目光射向张一可。

张一可就像触了电一样，手中的笔掉到地上。

那男生还在问着：“说是玉佛。你那块玉佛是不是很有价值？有人说值三五万，是吗？”

听了这句话，不少同学扭过头来看张一可的脖子，他们在张一可的脖子上没有看见系着玉佛的那根线。

于是，同学们好奇地问张一可：

“张一可，玉佛还真被人抢了呀？”

“是什么人抢的呀？”

“有没有报警？”

“除了玉佛，你还被抢了什么？”

“还有没有别人被抢呀？”

张一可既没有回答那个男生的话，也没有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更没有看任何人，他重新捡起笔，重新做作业了。

张一可的脸通红，像着火了一样。

梁文学不能无所作为了，他瞪着眼睛对那个男生说：“你胡说什么呀？谁告诉你张一可的玉佛被抢了？他的玉佛放在家里了。”

那男生嘻嘻地笑了：“玉佛放家里了？梁文学，你挺能编的嘛，昨天放晚学发生的事情，你这么快就忘了？”

梁文学大吼一声：“你滚！”



勇敢吧，
一可

一道道目光从张一可的身上撤回来，又飞到梁文学的身上。

梁文学太反常了！梁文学的样子至少说明他当时也在现场。抢了张一可的玉佛，难道就没有在梁文学的身上抢点什么吗？似乎没有这样仁慈的打劫者。

这是大家看梁文学目光里流露出来的意思。



“梁文学，你是不是也被抢了什么？”有人问。

梁文学没有理睬这句话，噌噌地走了出去。

梁文学来到二（7）班门口，冲高伟大声喊道：“高伟，你出来！”

高伟张望了一下，起身来到梁文学的面前。

“你怎么啦？谁惹你生这么大的气？”高伟不解地问。

梁文学看看别人，把高伟拉到校园的甬道上，气愤地说：“你别给我装糊涂！”

“我怎么装糊涂了？”高伟无辜地看着梁文学。

梁文学咬牙切齿：“谁要你说出去的？”

“我说什么啦？”

“昨天的事！”

“有人知道啦？”高伟好像吃了一惊，忙说，“我绝对没有说，我可以发誓！”

梁文学盯着高伟，像是要判断高伟的话是不是真的。高伟又说：“我要是说出去，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你说，别人怎么知道张一可的玉佛被人抢了？”梁文学缓和了语气。

“那肯定是别人说出去的呗，当时可不只是我们俩在场呀。”

梁文学眨巴了眨巴眼睛，又噌噌地朝二（4）班去了。

李春林不在班级，梁文学就在校园里找着。谁知，李春林看见梁文学，急急地朝他走来。

李春林正要对着梁文学说什么，梁文学的一句话堵了上去：“李春

林，你真不是个东西！”

“梁文学，你这是什么意思？”李春林一头雾水。

“我们昨天不是说好的吗？谁也别出去！”梁文学看李春林的目光像刀子。

“我绝对没有说！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好多人都知道了。我还以为是你说出去的。”李春林摊摊自己的双手。

“这就奇怪了，是谁说的呀？”梁文学像泄了气的皮球。

“会不会是高伟？”李春林说出了他的猜想。

“他不是乖乖把钱掏了吗，还那么多？说出去对他有什么好处？”

“也是。那会不会是被路过的同学看见了？”

李春林的推测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那时候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火鸡身上，还在张一可身上，真有一两个同学从那里经过，他们不一定在意。

上课铃响了，梁文学失意地回到班级。他有一种预感，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既然能知道玉佛被抢了，那么知道的就不可能仅这一点。

“我已经问过高伟、李春林了，他们都说没有讲出去。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说出去的！”这是梁文学在上课时写的一张纸条。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纸条到了张一可的抽屉里。

纸条可以看作是梁文学对张一可的“友谊”，也可以看作是梁文学在向张一可表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梁文学的预感到下一节课的课间得到了印证。



勇敢吧，
一可



十一 如一根根鞭子

看见张一可站起来，梁文学也站起来，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教室。受那种预感的影响，梁文学这是“陪”着张一可。

在他们的身后是一片探究的目光。

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越是遮掩，别人的好奇心就越大，探究的欲望也越大：张一可今天为什么一直不说话？玉佛被抢了的是张一可，梁文学为什么急成那样？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校园里难得发生一些让大家感兴趣的事情，何况玉佛被人说成了是价值连城的传家宝。要同学们很快把这件事抛到脑后，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梁文学和张一可从厕所出来的当儿，二（7）班的一个男生拦在他们前面，问：“张一可，你怎么能叫人家爷，还跪下了？爷也叫了，跪也跪了，人家是不是把玉佛给了你？”

梁文学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他知道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一可像被人猛地掴了一记耳光，紧跟着他感到自己的膝盖锥心刺

骨地痛起来，痛得他不由踉跄了一下，接着脸腾地红了，马上又变得苍白如纸。

梁文学一把抓住张一可的手，他感到张一可的手冰凉而战抖着。

“关你什么事？一个大男生，别这样八卦好不好？”梁文学恼怒地对男生说。

男生反而笑了：“哈哈，梁文学，你急什么？你是不是也叫了爷，也跪下了？”

梁文学无法发作，有一双双眼睛正看着他呢。

梁文学拉着张一可，朝自己班级走去。在他们的身后，异样的声音追随着他们：

“真是软骨头！”

“是呀，如果让他从胯下钻过去，他一准会钻！”

“正因为软弱，那些坏人才敢那么嚣张！要是勇敢地反抗，那些人敢吗？”

……

这些声音如一根根鞭子，抽在张一可的心上。

到了教室门口，张一可迟疑了一下。他怎么能不走进教室呢？即使教室里的目光变成一把把刀子，变成熊熊燃烧的烈火，他也要进去。

梁文学轻推了张一可一下。

张一可的脚步探进了教室，他不敢看任何人。

教室在瞬间静下来。

张一可觉得他的每一步都是那么艰难和沉重，浑身的每一个汗毛孔都在冒汗。他很想伸手在脑门上擦一擦，可是他又怕他伸手的动作打破





了教室异样的静穆。

走到座位前，张一可像经过了长途跋涉，他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张一可仍然不看任何人，他木木地掏出书本，随便翻到一页，拿出笔，开始做作业。

教室依然静着。

沉默，做作业，是张一可今天只能做的事情。

沉默，做作业，是张一可掩饰自己内心恐惧的唯一手段，是对自己的别样惩罚，也是他对自己自尊的本能保护。在张一可今天走出家门，走在花儿和杨爱红长长的目光里，他就这样质问自己：

他怎么能叫爷？

他又怎么能跪下？

没有人能理解那块玉佛对张一可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那块玉佛是多么的珍贵。张一可明白他必须接受同学的鄙视。所以，他要沉默，要做作业。

尽管有了准备，但张一可还是有种支撑不住的感觉。

多亏了梁文学在这时候能帮助他呀！张一可的心里对梁文学充满感激，丝毫没有像梁文学猜想的那种张一可生他气了，恨他了。

张一可不恨梁文学，他也不恨可能把昨天的事说出去的高伟和李春林，他更不恨那些问他话的同学，包括即将嘲笑或已经嘲笑他的同学。张一可不理梁文学，不跟梁文学说一句话，对梁文学的话一概不理睬，是因为张一可明白自己在梁文学面前已经没有了过去的优越感，梁文学听到了他叫“爷”，目睹了他跪下，梁文学一定看不起他了。尽管梁文学表面上没有显出来，可他的心里一定会这样的，张一可只有先不理梁文学，先把

自己封闭起来，才能维护他的自尊。

张一可只恨一个人，恨得直想踹他抓他撕他咬他，恨得直入骨髓。

这个人就是火鸡。

教室的静被男生曹建平打破了：“张一可，为了一块玉佛，你真的叫了爷？你真的跪下了？”

教室里的同学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惊讶，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或多或少地听到了什么。

张一可没有抬头，也没有回答，就像没有听见。

旁边一个女生打抱不平地说：“别听风就是雨！张一可是那样的人吗？”

是耿思思。

耿思思一向心直口快。

曹建平似乎很乐意有人接过自己的话头，他冲着耿思思问：“你是不相信了？”

“我当然不相信！”耿思思十分肯定地说，“有些男生比女生还要八卦！”

耿思思不相信曹建平话的理由是张一可成绩那么好，他怎么可能做出像曹建平说的那样的事呢？

这无疑带了感情色彩。耿思思眼里的张一可是一个安静的男生，他那单薄的身子，他那缓行的脚步，他那腼腆而略带着忧伤的神情，他那微微蹙着的眉头，让人没来由地想宠着他爱着他。张一可学习好，每次有同学去问张一可作业时，张一可总是很有耐心地教他们，教完之后还总是带着些许的羞涩问道：“知道了吧？”如果问的题目他一时做不出





来，他会说：“让我想想。”等张一可想好了，他会在第一时间去告诉对方。如果题目太难而做不出来，张一可会老老实实地说：“对不起，我不会。”这时张一可脸上是歉意的表情，他从不会因为自己成绩好而看不起别人，更不会在言语上挖苦对方。

这也是耿思思喜欢请教张一可作业的缘故。

“老实说，刚听到这句话时，我也不相信。所以，我希望能听到张一可自己说。”

“张一可，你告诉曹建平！”耿思思为张一可打气。

教室再一次静下来，都期待地看着张一可。

张一可继续做着作业。

曹建平冷笑。

曹建平的冷笑激怒了耿思思，她走下座位，来到张一可跟前，用手敲着他的桌子：“张一可，你说话呀，到底是不是？”

张一可紧紧咬着嘴唇，几乎要咬出血来。

耿思思觉得，只要她再逼下去，张一可很可能哭出来，或者喊叫起来。

耿思思明白了，她失望至极地转身走开。不过，她走了两三步，又回过去，抓起张一可的书本，摔到地上：“只知道做作业，真是没骨气！”

教室里发出不少窃窃的笑声。

“你摔人家书干什么？”梁文学不满地对耿思思说着，弯下腰给张一可收拾书本。

耿思思立刻把矛头对准梁文学：“昨天你也在场是不是？你就不能

帮帮他？你是不是也被抢了？你是不是也叫了，也跪了？”

曹建平也把矛头对准梁文学：“梁文学，我可听说当时你也在场的，我还听说你乖乖地把身上的钱交到那几个小混混手上！”

梁文学把书本放到张一可的课桌上，就僵硬着一张脸，直奔曹建平去了。

“你听哪一个王八蛋说的？”梁文学瞪着眼睛，紧握着拳头。

“你还想打架怎么着？”曹建平毫不示弱。

“你敢再胡说八道！”

“我就说了，怎么样？”曹建平也握起了拳头。

……

出现这样的局面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于是他们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两个仿佛好斗公鸡一样的男生。这时耿思思朝着梁文学和曹建平“呸”了一声，撇着嘴说：“你们这时可真勇敢啊！早干什么去了？”

梁文学和曹建平同时看着已经走到座位上的耿思思，也同时泄了气。

梁文学骂骂咧咧地回到座位上。

乖乖掏出钱的是高伟，竟然说成是他，这是梁文学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梁文学这会儿可以“出卖”高伟，以求保全自己。可是梁文学又知道，高伟的“乖乖”掏钱，与他，与李春林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在高伟面前，他没有勇敢的资本。

张一可能做的就是把头埋得更低。

不知什么时候，张一可手中的一支钢笔被他折断了。

张一可怕了梁文学，感到自己有愧于他，让他背了黑锅。

张一可还怕了耿思思，怕了曹建平，怕了所有认识他的同学。因了



勇敢吧，
一可



耿思思的那句话，过去的那个张一可，已经不复存在了。

张一可的心里一片悲凉。

同学们对这件事的热情空前地高涨，他们由议论到气愤，甚至连女生都参与进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论怎么样，张一可都不应该叫“爷”，更不该下跪！他这样做，以后还怎么做人？以后哪一个女孩子敢做他的女朋友？由此，同学们还把认识上升到社会的高度：难怪现在坏人越来越猖狂，因为没有血性的人太多。

玉佛带给张一可的痛苦还没有过去，现在巨大的屈辱又向他袭来。

张一可一方面仇恨火鸡，一方面又仇恨自己：

你怎么能叫爷？

你又怎么能跪下？

“那是妈妈的玉佛，玉佛戴在身上，那感觉就像妈妈还在身边，还没有走远，甚至不过是去了超市。我不就是为了得到玉佛吗？”张一可的心里响起一个声音。

马上另一个声音说：“以后同学怎么看得起你？你看看，现在连女同学都鄙视你了。”

“同学们怎么看，那是他们的事。你现在要做的事是把玉佛找回来，必须找回来！”

“哼，你能找回来吗？你有本领找回来吗？”

只要张一可稍稍闲下来，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就在他的头脑里轰响。

直到放晚学前，一封突然出现的勒索信，才让张一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十二 涌起一股柔情

哦，还是家里好呀！在家里，杨爱红也好，花儿也好，她们不会鄙视他，不会讥讽他，也不会追着他问这问那。他的耳朵可以清静一下了，身心也可以得到暂时的安宁。而且，家还给了张一可一股说不清楚的力量。

这是张一可中午回到家的真切感受，这也是他在杨爱红母女俩走进这个家门后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

张一可真的累了，他软软地坐到沙发上，还把眼睛闭了一会儿。他真不愿意去想上午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那对他是一种折磨与煎熬。张一可很奇怪自己竟然忍了，竟然以沉默和做作业忍了，而丝毫没有想过要逃离学校。

张一可心里明白，在他的骨子里，家就是他的最后堡垒。虽然爸爸常常出差，但这是一个有爸爸的家。家里有杨爱红，家里有花儿，这两个人曾被张一可看作是入侵者，可是她们和爸爸联系着，因而也和他联系着，何况杨爱红还以妈妈的名义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



家里还有妈妈留下的印记，只要张一可愿意，他都能找到，比如妈妈的照片，比如妈妈写的字，比如妈妈用过的物品，包括妈妈给张一可买的那些他已经无法穿的衣服。

所以，张一可不能逃离学校，也不能逃离家。

花儿以为张一可要睡觉了，连忙放轻了脚步。

“妈，大哥哥睡了，你轻一点儿呀。”张一可听到花儿对杨爱红说，他感觉到花儿进了厨房。

“大哥哥一定是昨晚睡迟了，大哥哥学习真用功呀！”杨爱红说。

花儿是一个机灵的女孩，她马上说：“我一定要向大哥哥学习，争取考试第一！”

“好好！”

……

不知为什么，听着两个人的对话，张一可心里有些感动——因为这对母女，似乎这个家更像家了。

但如果她们知道发生的所有事情，她们会怎么看他呢？花儿还会热乎乎地“大哥哥”叫着吗？杨爱红还会跟他这样好言好色吗？

张一可为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吃了一惊。难道自己这么在意她们的看法吗？

“吃饭喽！”杨爱红带着大功告成的喜悦声音响起来。

“大哥哥，吃饭了。”花儿站在张一可的面前说。

张一可睁开眼睛。

张一可进了厨房，端了做好的菜，放到饭桌上。

对张一可的主动“帮忙”，杨爱红没有说什么，不过微笑了一下。

在饭桌上，杨爱红一如既往地夹菜放到张一可的碗里，都是张一可喜欢吃的菜。

张一可做了一件令花儿和杨爱红都惊讶不已的事，他把碗里的菜分了一半，夹到花儿的碗里，并且说：“花儿，你也吃。”

“谢谢大哥哥！”花儿的大眼睛一个劲地看张一可，大概太出乎她的意料了吧。

花儿把那些菜吃了，还甜甜地说：“真好吃！”

张一可的胳膊比花儿长，他又在花儿的筷子够不着的盘子里夹了不少菜放进花儿的碗里。杨爱红和花儿走进这个家有半年了，这是张一可的第一次。在这之前，张一可总是以敌视的目光看她们母女俩。

花儿忙站起来，将手中的筷子飞到红烧鱼上，在肚子上夹了一块，然后夹到张一可的碗里：“大哥哥，你也吃呀！”

“对，一可，你也吃，多吃菜……”

“长得壮壮的！”花儿抢过妈妈的话说。

杨爱红笑了。

花儿笑了。

张一可也笑了，浅浅的，带着羞涩的红晕。张一可终于把他的笑展示在这对母女的面前了。

搁了饭碗，花儿还在意犹未尽地说：“真好吃，今天的菜真好吃！”

张一可正要去收拾碗筷，杨爱红忙拦着张一可：“一可，阿姨来，你歇着去。”

张一可后来进了自己的房间，又坐到书桌前做作业了。这是张一可





做习惯了的事，做一会儿作业，他会去学校。

与今天在学校不一样的，张一可的注意力能集中到作业上。

房间的门没有关，花儿能看见张一可的一举一动。

“妈，我也要做作业！”花儿大声说。

花儿不像张一可有许多的教辅，因而也没有多少作业，她的书包还在学校里。但花儿有办法，她找出本子和笔，把学习过的课文默写出来，算是和张一可一样做作业了。

时间过了十二点半，杨爱红轻声提醒张一可说：“一可，你该去学校了。”

这也是张一可过去去学校的时间。

张一可放下作业，站起身。如果可能，张一可愿意就这样一直做下去，身边有着杨爱红和花儿，而不是去学校，他怕去学校。

花儿也放下作业，站起身。其实花儿去学校的时间还早着呢。

张一可骑着单车去学校。

花儿和杨爱红在门口目送着张一可远去，然后回转身。张一可离开房间时，没有关门，门半开着，仿佛主人只是有事出去了，稍稍过一会儿就回来。

花儿在张一可的房门口探着脑袋张望着，很不理解地问：“大哥哥为什么不把他的门锁上呢？”

杨爱红问：“你喜欢大哥哥锁门吗？”

花儿直摇晃着脑袋：“不喜欢，一点儿也不喜欢！”

杨爱红也不喜欢。一家人为什么要那么生分呢？走进这个家时，杨爱红就希望张一可喜欢她，喜欢花儿，而她会努力去做好一个少年的

继母。

继母也是母亲呀！

今天中午的张一可给了杨爱红太多的惊喜。可是杨爱红实在想不出张一可今天为什么忽然变成这样。她自然喜欢这种变化，她真想马上把张一可的变化打电话告诉张子江。可是，这事毕竟太突然了，是不是和昨天的事情有关系呢？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想到昨天张一可的样子，杨爱红的心又沉了沉。

不要说杨爱红不明白，就连此刻骑着单车去学校的张一可也对他中午在家的表现不明白。他没有刻意那么做，似乎心里还有一个张一可，事情都是这一个“张一可”做的。而这一个“张一可”肯定不会叫火鸡“爷”，也不会冲他跪下。

“妈……”花儿欲言又止，还不好意思地笑了。

杨爱红明白花儿想干什么，说：“想看就进去看看吧。”

花儿兴奋地叫了一声，一步跨进去了。当真进去了，花儿又担心了：“妈妈，大哥哥回来不会发脾气吧？”

“没事儿，大哥哥不会发脾气。”张一可要是怕她们进去，他就不会把门开着了。总之，开着房门，和饭桌上夹菜属于同一个性质的事情。

花儿直接去了书橱那里，她对书感兴趣。

杨爱红也进了张一可的房间。张一可的房间整理得清清爽爽，该摆在什么地方物品，一律规规矩矩地摆放在那里，床上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床单拉得平平整整，甚至一块抹布也叠成豆腐块的形状放在书桌的一角。





069

十二
涌起一股柔情

看到这一切，杨爱红心里涌起的却是深深的感叹。这像一个男孩子的房间吗？即使一个女孩子可能也做不到这样呀。张一可这么做是出于习惯呢，还是出于喜欢？抑或跟他八岁失去生母有关？

“一可，我会像你妈妈一样爱你！”杨爱红心里涌起一股柔情。





十三 一封勒索信

直到看见那封信前，李春林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

是张一可的玉佛被抢了，是张一可叫了人家爷，是张一可冲人家跪下了。乖乖掏出钱的明明是高伟，却被许多人说成是梁文学……

和李春林事先想的一样，同学们对张一可的行为纷纷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还有不屑，而梁文学和高伟也没能幸免。

作为同样是当事人的李春林，几乎被人遗忘了。

李春林觉得这样很好，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他也不心疼他的那点钱。李春林有一部手机，之前一直带在身上，恰好那天手机在家充电而忘了带。毫无疑问，那天只要把手机带在身上，手机就不可能是他的了。

为了防止万一，李春林今天没有带手机，早晨上学也没有经过荷塘。他已经决定以后也不走那里了。

可是李春林在下午最后一节课之前，看见了那封信。

那封信就插在学校传达室的窗子那里，信封上只有学校、班级和他



的名字。但凡学生的信件，都在那里。李春林拿过信时还感到奇怪：谁会给他写信呢？如今还有人喜欢写信吗？是不是某个女生写的？

李春林迫不及待地拆了信，然后他僵在那里，脸上一点一点地变了颜色。

李春林的样子引起了别人的好奇，有一个男生伸过头来，想要看看。李春林急忙把信揣进裤子的口袋里，讪讪而不悦地说：“怎么连别人的信也想看？”

那男生坏笑起来：“哦，有秘密啦！”

“当然是秘密！”李春林毫不含糊地说。

等男生走了，李春林又去了传达室的窗台那里，他不相信只有一个人会收到这样的信。

果然，李春林又看见了三封信，分别是张一可、梁文学、高伟，一样的信封，一样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尽管看不见信封里面的内容，但李春林相信里面同样会是一张电脑打印的信：

准备三百块钱，星期五放晚学后乖乖地放在荷塘最大的那棵柳树下。老老实实按我们说的话去做，别耍滑头，更别告诉别人，否则后果很严重，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你，甚至找到学校，找到你家，要你好看！

三人帮

李春林很容易想到所谓“三人帮”就是火鸡、分头、平头三个人。这三个人昨天尝到了甜头，胃口变得更大了。

李春林没有去想火鸡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的班级以及姓名，后来梁文学和张一可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李春林犹豫了一下，拿起三封信，急急地走了。

可惜，不等李春林来到张一可、梁文学所在的二（2）班，上课铃就响了。李春林只好把信揣进衣袋里，回自己的班级。

三封信，连同自己的那一封，像一颗定时炸弹。李春林无法安心听讲，只盼望早一点下课，把信给梁文学他们，看看他们能拿出什么主意。李春林可以很容易地拿出三百块钱来，可是三百块钱真给了，他们难说不会再要五百甚至一千：有谁会对钱感到满足呢，何况是那三个想钱想到在路上打劫的家伙？李春林确信他们是被火鸡他们缠上了，处理不好，“三人帮”将是无底洞。

终于盼来了铃声响，别人忙着收拾书包，李春林却什么也没有收拾，出了教室，直接去了二（2）班。

张一可和梁文学此刻都坐在座位上，都是一副“不知道下面怎么做”的神态。按照过去的惯例，张一可会留在教室做作业，而梁文学则等着“拷贝”张一可的作业。

张一可考虑的是今天还在不在班级做作业了？从内心真实的愿望来说，张一可想回家，回到有着杨爱红和花儿的家里。

梁文学考虑的是今天还陪不陪张一可了？假如如张一可说一句“梁文学，我们一起做作业吧”之类的话，梁文学肯定乐意留下来。

李春林的到来，使两个人顿时从一种尴尬里解脱出来。

李春林只是神秘而低低地对两个人说了一句：“你们跟我走！”然后冲外面努了一下嘴，就率先走了出去。





梁文学疑惑地看看张一可，而张一可也同样疑惑地看看梁文学。

梁文学说了两个字：“走吧。”

张一可跟着梁文学朝外走，两个人都没有收拾书包。

与其说梁文学、张一可听了李春林的话，不如说他们被李春林脸上如临大敌的神情拉出了教室。

就在梁文学、张一可要跟着李春林拐进操场时，高伟出现在他们身边：“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李春林忙说，声音仍然神秘而低低的：“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

四个人一起来到操场。

“给你们看一样东西！”李春林站下，拿出了那三封信。“是你们的，我也收到一封。”

“什么信？怎么就写给我们？”高伟问。

“你们看了就知道。”李春林说。

另外三个人都去拆信了。他们都没有去留意既没有邮票，也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信封。

“要钱！”这是梁文学看了信的反应，他就像被信狠狠咬了一口。

“这帮狗娘养的！”这是高伟骂出的一句话，有些虚张声势，“竟然要这么多！照信上说，是不是明天就得把钱准备好？”

张一可青着脸，没有说话。

“都怪你！”梁文学对高伟吼道，“你昨天要不乖乖掏钱，这帮杂种会缠上我们吗？”

高伟身子向上蹿了一下：“怎么怪我？要怪也怪别人！”

说着，高伟看了看张一可，意思不言而喻。

张一可被高伟看得垂下头。

“就是怪你！要不是你，那帮混蛋会那么嚣张吗？说不定后来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你就是一个叛徒！”梁文学发泄着心中的愤懑，而他愤懑的原因归根到底跟高伟有关——明明是高伟乖乖掏了钱，竟然有许多同学说他乖乖掏了钱。

高伟耸肩笑道：“哈哈，你勇敢！你要勇敢，你怎么让人家的手在你身上自由自在地掏？”

这样无用地吵下去，可不是李春林想要的，他插到两个人的中间，说：“都这时候了你们还吵？快想想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老子没钱！”梁文学气咻咻地说，“有钱也不会给那帮杂种！”

高伟看着李春林，摇头，叹气，说：“怎么被这帮家伙缠上了？”

李春林再次看看手中的信，说：“真要不给，他们找来怎么办？”

“是呀，这些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高伟附和着说，“要是偷偷跟踪上我们……”

“要给你们给，我反正没钱。三百块呀！”梁文学话说得依然很坚决，但语气似乎不那么强烈了，“张一可，你说呢？”

三个人都看着张一可，其中高伟不易察觉地撇了一下嘴。

张一可正听着他们说话，猛地听见梁文学问自己，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然后咬牙切齿说出三个字：“我不给！”

三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张一可，有些不可置信，他们可从来没有看见过张一可这样。





张一可说了那三个字还不解气，恶狠狠地将手中的信撕了，然后将碎片丢进旁边的垃圾筒，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个人看着张一可单薄的背影，半天没有说话。

收回目光，高伟说：“哼，这一次倒是英雄好汉了。到时候看他给不给！”

李春林看着梁文学：“文学，你给不给？信上可说得明明白白，三百块，星期五……”

梁文学把手中的信一下一下撕了，算是回答。

高伟也把信撕了，说：“撕一封信简单，可是这事……”高伟不往下说了，一筹莫展地摇摇头。

李春林提出了一个建议：“要不，我们告诉老师，怎么样？”

“哈哈，告诉老师？真亏你想出来！老师要问我们是怎么惹上那帮家伙的，你怎么说？”高伟说。

“那我们就报警？”李春林又出了一个主意。

“你以为警察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高伟不屑地看着李春林，“别到时候把那几个杂种惹急了，吃不了兜着走！”

“那你的意思是乖乖把钱给了？”梁文学挖苦地对高伟说。

高伟急赤白脸地说：“好，你是英雄好汉，我们都听你的！”

梁文学顿了顿，说：“这还不简单？到时候找一帮人，带上家伙，揍那帮混蛋一顿！”

李春林瞪大了眼睛看着梁文学，他想看看梁文学是不是在开玩笑。

高伟则眨着眼睛：“你是说打架？”



十四 高伟的如意算盘

高伟躲在一堵围墙的后面，围墙上恰好有一个洞，透过这个洞，荷塘那棵最大的柳树下只要发生什么，都可以被高伟看得一清二楚。

这时候是星期五的放晚学后。

一放晚学，高伟就神不知鬼不晓地将自己藏在围墙的后面，然后开始了等待。

最先来的是张一可，他在大柳树跟前四下张望着。

高伟用手捂着嘴巴，发出一种蛮横的声音：“把东西放下，然后滚开！”

张一可把什么放下，然后慌张地骑上单车。张一可的单车像被鞭子赶着的一匹小马驹，仓皇地逃去了。

看不见了张一可，高伟翻过围墙，迅速来到大树下，拿起东西——不多不少，正好是三百块钱。

高伟又翻过围墙，继续等待。

接着来的是李春林，然后是梁文学，他们都在一声“把东西放下，



然后滚开”后，丢下三百块钱，慌张地逃了。

高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九百块钱，整整九百块钱啊！

给分头六百块，那么剩下的三百块钱就是高伟自己的了，减去高伟之前的一百多块钱损失，他还净赚了一百多块钱。

这笔钱来得真是太容易了。

而所有这些，张一可、梁文学、李春林他们又有谁能知道呢？

……

当高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后，他就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想象着这样的情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事情正一步一步按照他的计划发展着。他已经成功转移了同学们的视线，将张一可和梁文学推到了“风口浪尖”，接受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几乎没人问高伟是不是“乖乖地掏出了钱”。

那封勒索信是高伟的第二步，也是计划的核心。高伟不能拒绝分头，他也不甘心乖乖掏钱，这是他唯一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就在今天中午，高伟在家里用电脑将信打印出来，然后写上学校、班级以及梁文学他们的名字，直接放到了学校传达室的窗子那里。

高伟也给自己发了一封信，他要做得跟真的一样。

分头的要求是每个人交两百块钱，高伟给每个人增加了一百。这增加的部分是高伟给自己留后路的，他怕张一可、梁文学、李春林中的某一个没有按信的要求去做，那么多收的一百块钱到时就能派上用场。倘若三个人都按要求做了，那就最好不过了，剩下的部分将归高伟所有。

这也是高伟把交钱时间提前一天的原因。

高伟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当他把信插进传达室的窗子时，他是兴奋的，他甚至为自己能想出这样美妙的办法沾沾自喜，不但解决了分头给他的难题，还可能得到不错的好处。这要比火鸡分头他们那种拦路打劫的下三滥手段不知强多少倍。

要不是畏惧分头，高伟真想把这笔即将到来的钱占为己有。

高伟现在只等星期五的到来，只等在荷塘那棵大柳树下收钱。

对三个人交钱的可能性，高伟作了这样的分析：张一可的可能性最大，尽管他咬牙切齿说了“我不给”，尽管他把信恼怒地撕了，可是他越是这样，越说明他的胆怯与软弱。昨天他连“爷”都叫了，还跪下了，三百块钱他还敢不掏吗？

张一可充其量是打肿脸充胖子，是做给他们看的。

李春林应该不会在乎三百块钱，他家有钱。在李春林拿信时，高伟一直躲在一边看着他。李春林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以及最后一节课下他那么急切地找张一可、梁文学拿主意，都已经表明他被信吓坏了。

害怕，说明信起了作用。只有害怕了，才能按照信的要求去做。

同样，如果不是害怕，高伟又怎么可能听分头的？对此，高伟是有体会的。

至于梁文学，他的嘴巴倒是很凶，但他真的敢找人打架吗？他能找来谁？高伟设想过，梁文学要真的一分钱不掏，到时候他就把难题交给分头，让分头自己去找梁文学。

高伟希望分头给梁文学长长记性。

高伟想不到的是张一可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派出所。

张一可打破了高伟的如意算盘。



勇敢吧，
一可



十五 报案

唐六三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进入派出所大门时，一个男孩子推着单车没精打采地从他的身边走过。唐六三随意地扭了一下头，心里一动，等他再想看第二眼时，自行车差点撞到一棵白玉兰上。唐六三刹住车，看看男孩子，他只能看见男孩的背影。

男孩单薄的背影里，透着一股让唐六三怜悯的意味。

唐六三犹豫了一下，他想叫住男孩，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推起车子。

唐六三到了办公室，问小毛：“刚才是不是有一个男孩来过？”

“是呀。你怎么知道？”小毛显得很惊讶。小毛是一个刚来不久的年轻警察。

“说是报案，有人抢了他的东西……开始我还以为是单车、手机什么的，你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一块玉佛，就是街头地摊上买的那种。真是，好像我们闲得没事儿做了一样。对了，所长，刚才局里来电话，询问摇头丸案子的事。”

“等一会儿再说。”唐六三说着，匆匆走了出去。

“难道这跟摇头丸案子有关？”小毛自语着，奇怪地看着唐六三远去的身影。

男孩已经走上了一条马路。

男孩是张一可，他脸上的神情引起了职业警察唐六三的关注。张一可的脸是苍白而忧伤的，眼睛有些红，看样子刚刚流过泪。张一可的眼睛里还闪现着某种深层次的东西，唐六三一时说不清那是什么，反正那东西不应该出自这个十三四岁男孩的眼睛里。

张一可撕了那封勒索信后，骑着单车，一鼓作气来到派出所。

张一可丝毫没有想到那封信是高伟所为，那个所谓的“三人帮”，无疑就是火鸡、分头、平头他们。他们抢走了他的玉佛，带给他莫大的屈辱，竟然还想着要钱。

这次他们休想从他身上得到一分钱！

他要要回玉佛！这也是他要回玉佛的最好机会。

就这样，张一可来到了派出所。

可是年轻警察小毛根本不把张一可的报案当一回事，甚至怀疑张一可是来捉弄警察的，或者是假借警察去吓唬谁。一块玉佛，无非是孩子的玩具，警察怎么能为孩子的玩具出警呢？小毛毫不客气地对张一可说：“去去去，别在这里捣乱，回家跟你妈要几块钱，重买一个。你以为派出所没事儿做，专门管你们这些小屁孩的鸡毛蒜皮？”

小毛的话给张一可的心头浇了一盆冷水，把他燃起的希望一下子浇灭了。

小毛提到了张一可的妈妈。要是妈妈还在，他还需要戴着玉佛吗？



勇敢吧，
一可



要是妈妈还在，他还需要珍惜那块玉佛吗？

小毛无意中还伤害了张一可的感情。

走出派出所，张一可忍不住流出眼泪。不过，他又立刻把眼泪擦了，眼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唐六三是做了父亲的人，儿子唐幸福在读高中。唐幸福的眼睛里就绝不会有这个男孩眼睛里的东西。这也是唐六三在看了张一可第一眼之后，便注意到他的原因。

在张一可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似的慢吞吞地走在路边时，唐六三的手抓住了张一可的单车。那一刻，张一可的眼睛里闪现的是小鹿一般的惊恐，本能地做出要挣扎的动作，但在看了唐六三的警服后，他马上耷拉下眼皮，听凭唐六三抓住他。

行人以为是警察抓住了一个不良少年，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唐六三把“抓”改为“拉”，他不乏亲切地拉着张一可，坐在旁边公交车站牌下的椅子上。

“你是来报案的？”唐六三问。

张一可点点头。

“什么事？”

“他们抢了我的东西……”张一可说着，眼泪不听话地又涌上来。

“抢了一块玉佛？”

张一可紧紧地咬住嘴唇，他这是不想让泪落下来。候车的人走近他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唐六三推起张一可的单车，说：“走吧，我送送你。”

两个人离开了站牌，往前走。

张一可默默地跟在唐六三后面。

唐六三也不催张一可说下去。

张一可终于开口了，声音里有着一丝的怯弱，更多的是羞愧……

张一可没有把他叫爷和冲火鸡跪下的事讲出来，也没有把勒索信的事说出来。讲了之后，张一可垂着头，等唐六三说话。讲一次昨天的事情，等于让他那颗受伤的心灵再遭受一次折磨，让张一可的自尊再遭受一次屈辱。要不是唐六三的那身警服，张一可真不想再讲了。他很想听见唐六三说：“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玉佛追回来。我们是警察！”

要是警察帮不了他，那还有谁能帮他？

可是唐六三却说：“那块玉佛对你很重要吗？”

张一可顿了顿，说：“那是我妈妈的！”

“你妈妈？你妈妈和你爸爸是不是……”唐六三想问的是张一可的妈妈和爸爸是不是离婚了。

“不是。我妈妈生病……”张一可的声音哽咽了。

唐六三明白了。他把手放在张一可的肩上，他知道这样的事几乎不能算个案子，就算玉佛值钱，就算抓住那个火鸡，那块玉佛恐怕早被他换成钱，买了烟，下了馆子，或送进了网吧。不过，唐六三还是说：

“你把那几个人的外貌特征说说看，如果有一天我抓住他们，我会想办法帮你把玉佛讨回来！”

让张一可来描述那几个人的外貌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出“火鸡”、“墨镜”之后，再也说不出具体的内容了。而唐六三的目光期望他再说下去。

张一可想了一会儿，说：“只要看见他们，我就一定能认出来！”





唐六三只好说：“你要发现他们，可以及时告诉我。”

张一可使劲点头。

唐六三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张一可，并且语重心长地强调说：

“勇敢不等于鲁莽，要学会保护自己，生命是最最重要的！”

“谢谢叔叔！”张一可的眼睛这时明亮了许多。这个警察至少没有敷衍，等张一可想起来应该把勒索信的事情告诉唐六三时，他已经快要到家了。

目送着张一可离去，唐六三很奇怪他今天的行为，他不但很有耐心地听了一个素不相识孩子的讲述，而且心里生起了几分的疼爱。

唐六三沉思着往所里走去，他终于明白了，他从张一可的目光里，发现了他少年时的影子。唐六三出生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的年代，那个年代没有彩电，没有手机，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名牌。童年时的唐六三，一直瘦弱得像一根摇摇晃晃的豆芽菜，他穿的都是破旧的衣服，要么是亲戚家给的，要么是他上面的两个姐姐的。少年时，唐六三又遭遇父亲病故，是妈妈含辛茹苦一手把他拉扯大。那时的唐六三，经常被人欺负，欺负了也不敢回家说，他怕增加妈妈的痛苦。在唐六三保留的过去的照片里，他身子单薄，目光里透着忧郁和怯弱。成年后的唐六三，每每看见那些照片，心里都要涌起辛酸。为此，唐六三不止一次对唐幸福说：“你呀你呀，真该吃吃苦！不吃苦，你就不知道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

然后唐六三会跟儿子讲他过去的事情。

唐幸福对父亲的过去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在母亲面前说过这样的话：“就爸爸这种心态，难怪他不能把官做得再大一点儿。他太容易

满足了，而且总拿自己的过去跟今天比。这怎么能比呀？人要向前看……”唐幸福的话可能有点道理，唐六三确实是个容易满足的人，粗茶淡饭到了他的嘴里犹如山珍海味，一件新衣服穿在身上温暖到心里，他珍惜自己的工作，并且为警察的身份感到由衷的自豪。在生下唐幸福后，唐六三连想也没想就给儿子起了“唐幸福”的名字，他的理由很充足：“这小子生下来就不愁吃不愁穿，不是幸福到天上去了吗？”

可是唐幸福从来没有幸福感。他抱怨父亲的官太小拿的钱太少，抱怨同学穿名牌他却没有，抱怨人家父母用小车接送孩子他只能骑自行车，而且是旧的。好不容易买了一辆山地车，父亲却要扣他的零花钱，说买车的钱花得太冤枉了。那辆旧自行车自然被父亲骑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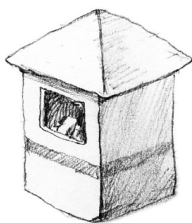
唐幸福嫌学习太苦，嫌活着没劲。只要唐六三让唐幸福看书做作业，唐幸福就露出苦大仇深的表情。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唐六三走进所里时，不由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好像唐幸福站在他面前一样。

唐六三决定有空跟唐幸福讲讲张一可的故事。



勇敢吧，
一可





十六 纠结与烦恼

九月的风吹在梁文学的脸上，梁文学有些清醒了：他能找谁来对抗所谓的“三人帮”火鸡他们？

有些人是喜欢打架的，有时只为一句话，一个不对的眼神，便动起了拳头，甚至动起了刀子。那都是不要命的打，朝死里打。梁文学可以找这些人去打架，问题是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去为梁文学打架。还有一点梁文学也不得不考虑，即使人家无偿为梁文学去打架，如果事情闹大了，如果出现了头破血流的局面，他怎么善后？他又怎么跟他老爸老妈交代？在学习上，他没有给父母带来荣耀，他自然更不希望因为打架而给他们带来麻烦。真到了那一步，那绝对是大麻烦。

所以，通常情况下梁文学都愿意充当看客。

最理想的是梁文学自己有盖世武功，只要他一出手，那几个小蠢贼就哭爹喊娘，屁滚尿流。

可是，即使梁文学想去少林寺学习武功，也来不及了。事情必须在星期五放晚学前得到解决。

梁文学终于不得不承认，他撕信，他说“揍那几个混蛋一顿”，都是一气之下说的话，没有经过大脑的仔细思考。

同时，梁文学也明白了，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张一可撕了信，并且咬牙切齿说了那三个字。

想到张一可在操场上的行为，梁文学的嘴角露出了不屑。

“你早干什么去了？这时候倒有能耐了！”梁文学心里说。要不是张一可的软弱，要不是高伟的“乖乖掏出钱”，火鸡他们怎么会得寸进尺，又跟他们要三百块钱？

本来，梁文学为自己说了“同桌而已”那句话感到愧疚，因而他不但没有参与到同学对张一可的冷嘲热讽中来，反而出于愧疚，出于友谊，替张一可说了不少话，并且得罪了曹建平、耿思思等同学。将心比心，他和李春林在面对火鸡他们时，不也是乖乖地让他们把零花钱摸去了吗？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哪怕一句斥责，本质上他们也是“软骨头”，和张一可、高伟一样，也是很光彩的。

现在梁文学有足够的理由鄙视张一可。

不打架，那就老老实实准备三百块钱吧。

可是三百块钱不是一个小数目，正因为不是小数目，一旦假借学校名义直接跟父母要，父母会想方设法核实这件事，等核实无误，他们才会掏钱。否则，对不起，不但一分钱不会给，还有一大堆的道理在那里等着他。父母这样，要怪只怪梁文学跟他们讨钱过于勤快了。

没有三百块钱，星期五该怎么办？

梁文学很纠结，也很烦恼。

这时李春林追上梁文学，不知真假地佩服说：“文学，还是你厉





害！对待这帮家伙，就该像你这样！你打算找谁？最好多找几个，最好都是能打的角色，哪怕花点儿钱。”

李春林这是明显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有坐享其成的嫌疑。

梁文学不置可否地咧了一下嘴。

“你信不信，高伟明天一大早就能把钱准备好，还有张一可……”

李春林说。

“你呢？”梁文学打断李春林的话。

李春林看看天空，说：“我嘛……跟你一样。”

梁文学冷笑一声：“你明天不会也把钱准备好吧？”

“哈哈，我把钱准备好？我正准备跟你去打架呢，到时候你千万别忘了叫我一声！”后一句话李春林说得一本正经。

梁文学只能用一声苍白的“哼”来回应李春林。

梁文学的直觉告诉他，高伟和李春林将抓住“打架”这句话不放过他，这事还可能传到同学那里。梁文学真后悔说了打架。

果然，第二天一走进校园，高伟就迎上来，关切地问：“梁文学，你真打算打架呀？人是不是找好了？那可就是明天的事了！”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去打架？我去打架了，你就不用交钱了是不是？”梁文学盯着高伟。

“怎么成了我希望你打架？不是你自己说的吗？”高伟做出很委屈的样子说。

梁文学没有再理高伟。

在进班级前，李春林也找到梁文学：“文学，你到底拿定了主意没有？”

李春林的口吻，好像所有的事情成了梁文学一个人的事情。

李春林在说这句话时，身上已经揣了三百块钱。他这是两手准备，从心里说，李春林希望梁文学能打架，这样他就不用把这笔钱给火鸡他们了。

“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我的事不要你们操心！”梁文学恶声地说。

李春林脾气很好地在梁文学身后说：“你看你，干吗发这么大的火？我这不是关心你吗？遇到这种事情谁会好受？”

走进班级，梁文学没有看见张一可。

张一可还没有来。

梁文学在心里狠狠骂了火鸡他们，又骂了张一可——要不是张一可，他怎么会荒唐地说出打架？

梁文学的座位在外侧，张一可每天上下座位时，必须经过梁文学的身后。因为心里气不顺，梁文学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日理万机地伏在课桌上写作业。他还把凳子向后移了移，而且臀部也坐到了凳子之外。

不一会儿，张一可来了，不声不响地站在梁文学的身边，既不硬挤一挤，也不请梁文学让一让。

梁文学装作没有感觉到张一可在自己的身后。

张一可就那么站着，头略略低着。

别人看出了梁文学的意图，他们隐隐地笑着，什么也不说。张一可出色的学习成绩使某些人心里有过隐约的嫉妒，这种嫉妒现在转化为了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梁文学能这样一直保持到上课。





“你是哑巴了怎么的？就不能开口说一句话？”耿思思这时说，然后突然拔高了声音：“梁文学——”

梁文学仿佛才看见张一可一样，忙站起来，说：“你怎么不讲一声？”

不少同学发出嘻嘻的笑声。

梁文学以为耿思思还要说什么，再看看耿思思的样子，就好像刚才那几句话不是她说的一样。

张一可没有表情地走过去。张一可像一块海绵，拳头打上去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一点反抗。同学们的讥讽，同学们的捉弄，对于张一可已经没有丝毫的反应——至少在同学们看来是这样。他连脸也不红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确实让人感到费解。

张一可像一道艰深的谜，摆在同学的面前，尤其是梁文学的面前。他怎么能做到这样？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他是怎样看待他叫爷和跪下的？他就不想向别人说些什么吗？每天放晚学后他是不是回家了？他是不是还想要回那块玉佛？

梁文学心里还比别人多一道问题：三百块钱的事，张一可到底怎么解决？

梁文学不会直接去问张一可，也不便问。做作业时，梁文学也不“看一下”张一可的作业，自己埋头做。

组长收作业簿时，梁文学当着张一可的面，很有气派地将作业拍到组长面前，大声说：“都做好了！”

组长看出了点苗头，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又参考了谁？”

梁文学撇撇嘴，说：“离了谁，我梁某人就不做作业了吗？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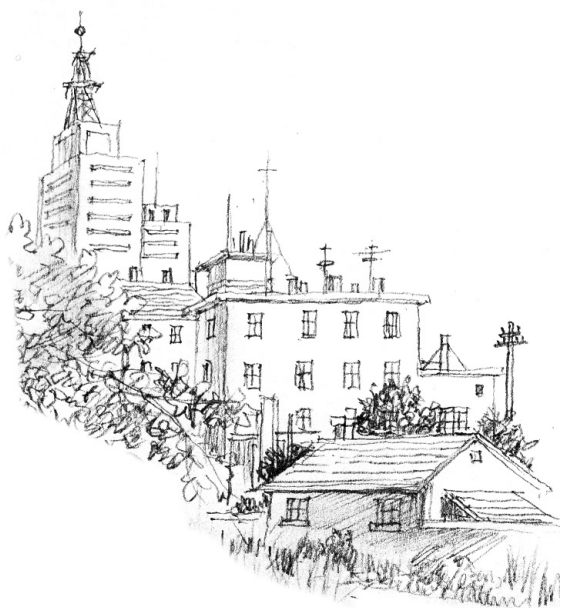
张一可没有一点反应。

直到放晚学，梁文学才发现了问题。



勇敢吧，
一可

090





十七 跟踪

“我先走了！”

张一可对梁文学说出这句话时，书包已经抓在了手上，而且已经站了起来。张一可显然是跟他打招呼，今天他不留下来做作业了。

梁文学几乎不相信这是张一可对自己说的话，他愣愣地看着张一可拎着书包急急地出了教室，然后急急地朝学校大门口走去。

张一可没有去车棚。他是没有骑单车，还是车子放在校园外面了？回家需要这么急吗？

梁文学想也没想，立刻收拾好书包，出了教室，来到校园外面。

张一可没有骑单车。

难道张一可的单车也被人抢了？

梁文学返身回学校，从车棚推出单车，远远跟着张一可，而且尽可能地不让张一可看见他。

好在张一可一心赶路，并不朝身后看望。

跟踪的结果令梁文学大大地吃了一惊：张一可去了荷塘！

张一可竟然还敢去荷塘！梁文学已经连续两天没有经过荷塘了，这么做自然是怕在荷塘再次遇见火鸡他们。据他的观察，高伟和李春林这两天也没有经过荷塘。那么，张一可来荷塘干什么？荷塘是张一可的伤心之地，他理当避之不及才是。

正在梁文学犹豫着是不是过去时，张一可突然“消失”了——只能是消失在芦苇丛里了。茂密的芦苇是藏身的好地方。

是不是发现了他在跟踪，所以故意躲了起来？他到底要干什么？梁文学这样想着。

梁文学装作路过，等过了荷塘，他又绕了回来，这次没有骑单车，单车被他寄存到修车铺里了。

梁文学爬到了一棵树上，眼睛看着张一可“消失”的方向。由于居高临下，梁文学看得远，而且比较清楚。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几乎看不见回家同学的身影了，张一可仍没有出来。难道张一可发现了他，而偷偷溜了？

梁文学马上否定了这一猜想，因为他看见了那棵最大的柳树，而张一可恰恰就是在那棵大柳树附近“消失”的。

梁文学恍然明白：张一可这是在等候火鸡他们，等他们到大柳树下取钱，然后跟他们讨要玉佛，一定是这样。

梁文学也明白了张一可为什么不骑单车，他怕单车落到那一伙人的手里。

爷也叫了，跪也跪了，即使火鸡他们再一次出现，张一可这样能讨回玉佛吗？他有讨回的勇气和力量吗？想想那天抱着张一可，张一可又





蹦又跳地挣扎，梁文学对自己的判断又心生怀疑。看来，那块玉佛对张一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

张一可可是肯定不会交那三百块钱了。

张一可这么做是很危险的，他一个人怎么能与比他大得多的三个小混混相抗衡？况且那火鸡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角色。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张一可不交，那他交不交呢？他又能拿什么交？

黄昏降临了，张一可从芦苇丛里出来，他怅然地望望，背起书包走了。

梁文学也从树上下来。梁文学决定向张一可提一个醒，当然，这个醒要提得有“艺术”，不能让张一可觉得他知道埋伏的事。

第二天的一个课间，梁文学用聊天般的口吻跟后面的耿思思讲了一则“新闻”。这是梁文学在上初一时，从一份晚报上看来的新闻。

“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这么一条新闻，有个人自行车被偷了。按说一辆自行车被人偷去，只好自认倒霉。可自行车的主人偏去郑重地报了案。你们猜怎么着？十个月之后，自行车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失主的手里。原来，警方在破获一个盗窃团伙时，根据当事人的报案，在赃物中发现了这辆自行车……所以，必要时我们应该相信警察！”

梁文学注意到张一可对这条“新闻”很感兴趣。

梁文学看见耿思思的嘴巴慢慢撇起来，心里后悔不迭，只听见耿思思问：“你们那天怎么就没有想起来报警？”

耿思思的眼睛溜了一下张一可。

张一可感觉到了，他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脖子。

“怎么没有想？等我们想起来，人家已经溜了。”梁文学站起来。

耿思思一点也不相信梁文学的话，她一句越发轻蔑的话扑向梁文学：“你知道派出所的大门朝哪里开？”

“信不信由你！”梁文学说了这句话，出了教室。再跟耿思思说下去，不知道她又将说出什么难听的来。

在又一个课间，梁文学正做着作业，忽然感到有人拉他的衣角，拉得很轻。梁文学抬头一看，竟是张一可。

张一可红着脸，嘴唇蠕动着，想说什么。

“你有什么事吗？”梁文学意外地问。

“你，讲的是真的吗？”张一可避开梁文学的目光，低声问。

“是真的！”

张一可把身子向梁文学的方向凑了凑，小声地说：“我报了案！”

梁文学的眼睛立刻瞪得又圆又大，努力压抑着他的声音：“你说你报了案？”

张一可点点头：“我一定要找回玉佛！”

“所以你要守在荷塘边？”这句话梁文学一点也不想说的，可是他的嘴一张，话就哧溜一下跳了出来。

“你……知道了？”轮到张一可的眼睛圆了。原来张一可一点也不
知道梁文学跟踪他。

“那三百块钱？”

“绝不给！你也别给！”张一可的目光闪着坚定而决然的光芒。





十八 突然张嘴咬去

九月的风习习地吹着，把荷叶、芦苇、柳树散发出来的清鲜之气吹来，也把一份凉爽一份舒坦吹来。

张一可和梁文学的头上却有了细密的汗。

梁文学趴在张一可的身边，他们的脸上有着紧张、凝重的表情，眼睛透过茂密的芦苇，注视着前面的路。但在他们心里又荡漾着兴奋。

两个人的兴奋是各不相同的。

梁文学的兴奋，是因为他和张一可又走到了一起，特别是参与到张一可所做的事情里。张一可做的事，在梁文学看来不仅仅是要讨回玉佛，更是要洗刷耻辱。

其实，梁文学也好，李春林和高伟也好，他们的心里都有着羞耻感，所幸的是张一可冲淡了他们心中的羞耻感，他们觉得张一可才是真正的羞耻，叫了爷，还跪了，是不折不扣的软骨头。尤其高伟，他“乖乖地掏了钱”，是握在梁文学、李春林手上的把柄，他只有抢先一步把张一可的事情说出来，只有“栽赃”梁文学，才能以此来转移别人的视线。



梁文学的兴奋里无疑还包含着有机会洗刷他的羞耻。他没有把这层意思讲给张一可听，只是说：“我陪你，抓住那些王八蛋，一定好好收拾他们！”



张一可的兴奋是梁文学原来没有看不起他。有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叫了“爷”和跪下而看不起他，那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呀！

路过荷塘的同学越来越少。

依据那封勒索信说的，火鸡他们将在“放晚学后”到最大的柳树下取钱，可是“放晚学后”是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张一可和梁文学也不知道他们能等多久。

终于有一个人走向了大柳树，是李春林。



李春林无疑是来交钱的。

张一可和梁文学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紧紧盯着李春林的一举一动。

在李春林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来：“你是一个讲信用的朋友，把钱放下……很好，你可以走了，以后我们不会找你的麻烦。”

声音有些沉闷和嘶哑，还透着一股凶蛮。

张一可和梁文学吃了一惊：原来这里还藏着别人，是火鸡他们吗？

张一可和梁文学的手不觉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的手心都是潮湿的。

李春林弯腰丢下什么，听话地走了。

那丢下的，应该就是三百块钱。

李春林的身影消失之后，大柳树下出现了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出来的，他戴着墨镜，但他要比火鸡、分头、平头他们矮一些。很快，这个人又不见了。他应该是拿了钱，又把自己藏了起来，或者回到了火鸡他们的身边，等着其他人来送钱。

是不是今天有四个人？是不是就在芦苇丛里？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张一可和梁文学没有想到的。

张一可和梁文学的脸上弥漫着紧张，两人都没有说话。如果可以说话的话，梁文学会告诉张一可，戴墨镜的人似乎有些眼熟。

下面送钱来的应该是高伟了。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仍不见高伟出现。难道高伟也不想交钱吗？

“要不，我装作送钱去，你……”张一可压低声音对梁文学说。

梁文学明白了张一可的意思，他这是要“引蛇出洞”，然后梁文学悄悄地跑去报警。而根据来之前的安排，到时候梁文学负责看着火鸡他们，张一可去报警。

可是，如果“蛇”出来了，张一可却没能给他们三百块钱，那不是弄巧成拙吗？

梁文学同样压低声音说：“别急，再等等。”

再等等，火鸡他们等不着人，也许就走了。他和张一可都没有准备钱，身上没有火鸡他们想要的钱，恼羞成怒的火鸡他们将要怎么样对待他们，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梁文学为自己的这一想法感到脸发热。

忽然响起了口哨声。

张一可和梁文学循声看去，正是前面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墨镜，他推着单车，来到大柳树旁，单车上别着一只书包。

“高伟！”张一可和梁文学同时吃惊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确实是高伟。

乍一看戴上墨镜的高伟，一时还真认不出他来。

这么说，之前的高伟也是送钱来的？藏在芦苇丛里的火鸡他们走了吗？只见高伟架了单车，掏出香烟，接着用打火机点上。也许这是高伟第一次抽烟，烟把他呛得咳嗽起来。

张一可、梁文学再一次互相看看，他们是多么奇怪呀：高伟这是要干什么？

张一可要站起来，梁文学在他的手上按了一下，说：“看看高伟要做什么。”

这时来了五个小学生，都是女孩子。她们都步行，一路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张一可看见花儿也在其中，他在家听花儿说这几天学校排演国庆节目，每天要回来得晚些。

高伟走到路中间。





五个小女孩惊悸地停下来，畏畏缩缩地望着高伟。

高伟把烟吐到女孩们的脸上，花儿用手扇着烟，想从一旁绕过去。花儿刚走出一小步，就被高伟抓了回来：“你跑什么跑？我叫你跑了么？”

花儿惊恐的眼睛里快要有眼泪了。

高伟用手指点着五个女孩，说：“你们，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都掏，一分都不许留，谁不听话，小心我揍你们！”高伟冲她们扬扬拳头。

“这个混蛋！”梁文学骂了一句。原来高伟是冲钱来的。

五个小女孩站着没动。

花儿这时说：“我要告诉警察叔叔！”

高伟走到花儿跟前，手指点着花儿的脑门，说：“哈哈，告诉警察叔叔？你到哪儿告诉警察叔叔？你这小不点儿！”

说着，高伟伸出手……

还未等高伟的手伸到花儿的衣袋里，张一可站起来，喊道：“不许动手！”

声音之响亮，连梁文学都被吓了一跳。

一瞬间，高伟像被施了定身法，僵硬地站着，甚至都没有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一看。不过，只是片刻。片刻之后，高伟撒腿向单车奔去。

梁文学站起来，放肆地笑着，冲高伟说道：“高伟，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高伟站住了。

见是张一可和梁文学两个人，高伟的脸上急剧地变换着颜色，先是

灰白，然后是红了，此刻又紫了。

“你们……我……逗小孩玩儿……”高伟磕磕绊绊地说。

“大哥哥——”花儿惊喜地叫着，扑到张一可的跟前，转而她又对另外四个女孩说：“别怕，他是我哥哥！”

花儿拉住了张一可的手。这是花儿第一次拉住张一可的手。当然，这也是张一可的手第一次被一个小女孩拉着，而这个小女孩坚决地把他认定为“大哥哥”。

梁文学急忙走到大柳树下。大柳树下自然什么也没有。

梁文学猛然想到一种可能性：李春林送来的钱是不是被高伟拿走了？李春林离开大柳树下不久，戴着墨镜的高伟就及时出现在大柳树下。要是高伟也是来送钱的，那也太巧了。可是，芦苇丛里的声音又怎么解释呢？

梁文学问高伟：“李春林送来的钱呢？”

高伟已经缓过神儿，朝芦苇丛看看，说：“你们看见李春林送钱来了？钱在哪儿？”高伟也走到大柳树下看看，然后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噢，我明白了！你们俩是等着我和李春林来送钱，然后揣到自己的腰包里，真是很不错的主意！幸亏我今天没有送钱，要不，也落入你们的腰包里了。可是，梁文学，你们搞钱也不能这样呀，就不怕火鸡他们找你们算账？说不定他们刚才就在芦苇丛里藏着。”

说到最后一句话，高伟俨然自己就是火鸡了。

梁文学朝芦苇丛看看，张一可也朝芦苇丛看看。难道那个声音真是来自火鸡他们？

有张一可在身边，花儿的胆子大了，她手指着高伟，大声说：“大





哥哥，他要我们掏钱！他不是逗我们玩儿！”

“谁掏你们钱啦？你们谁差钱了？再胡说，我揍死你这个东西！”高伟冲花儿虚晃着拳头。

“你敢！”花儿毫不在乎高伟的威胁。

高伟朝花儿跨出一步。

“她是我妹妹！”张一可对高伟说。说这句话时，张一可的心里奇怪地有了一种感情，好像拉着他手的小女孩就是他的亲妹妹。

其余的四个女孩羡慕地看着花儿，而花儿则一脸的骄傲。

“你哪来的妹妹？”高伟不相信，“大哥哥”这个称谓也似乎说明了不是。梁文学也不相信，他从没听说过张一可有妹妹。

“我就是他的妹妹！”花儿理直气壮地说，并且用手指着高伟，“你不是好人！”

高伟伸手在花儿的脑袋上敲了一下：“你再胡说……”

在高伟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张一可已经用他的身体猛地朝高伟冲撞过去：“你这个混蛋！你要干什么？”

高伟猝不及防，被撞得一屁股坐倒在地。

花儿已经瘪起嘴巴，而且眼睛盈起泪花。看到这样的情景，她又笑了：“大哥哥真勇敢！大哥哥真勇敢！”

出现这样的局面谁也没有想到。梁文学暗暗地拉了一下张一可，是要他快走呢，还是要他做好相应的准备？只有看张一可自己的理解了。

张一可站着不动，双手握起了拳头。

张一可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打过架，倒是有被别人打的记忆。他每天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出门，然后继续保持着干干净净回家。在他一来到

这个世界，妈妈就把他当女孩子养，而且很长时间里穿的衣服都很女孩子气。妈妈的理由很简单，男孩子淘气，让大人有操不尽的心，所以妈妈希望张一可像一个女孩子那样听话，像女孩子那样温顺。张一可今天丝毫也没有想要打架，而且还是为花儿去打架。他今天是等火鸡他们出现的，然后及时把情况告诉警察唐六三叔叔。

“你打我？你敢打我？”高伟还坐在地上，直眉瞪眼地看着张一可，似乎还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

“花儿，你们都回家！”张一可顺势推了一下花儿，让她先走。张一可知道一场架不可避免，他不想让花儿看见他打架，一方面这有损他“大哥哥”的形象，另一方面张一可知道高伟接下来可能要说什么难听的，甚至要把两天前发生的事情再翻出来，张一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花儿听见的。

那四个女孩一阵风样地跑了。

“我不，我不许坏人欺负你！”花儿没有听张一可的。

张一可严肃着脸又说了一遍。

花儿嘟了嘟嘴，还是走了。不过，她并没有走远，而是眼睛紧张地盯着这里。

高伟骂了一句粗话，站起来。

“算了，高伟，刚才张一可也不是故意推你的。你打了他妹妹，他这不是在气头上吗？”梁文学想让高伟冷静下来。

“你滚一边去，不关你的事儿！”高伟恶声恶气地说。倘若换了一个人，高伟说不定就咽下了这口气，说不定还要赔上笑脸。可是，把他推到地上的是张一可，是那个叫了火鸡“爷”的张一可，是那个冲火鸡





跪下的张一可。高伟觉得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梁文学再看张一可，张一可竟出奇地平静着。

其实也不能算是平静，如果仔细看张一可的话，会发现他的面孔硬着，眼睛放射出仇恨的光芒，双手继续握成拳头。

“那就打吧，只要不出人命，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梁文学心里说。梁文学从来没有见过张一可打架，张一可打架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仍然是一种看客的心理。

“你这个软骨头！你这个脓包！你这个胆小鬼……”高伟恶狠狠地骂着，就挥拳朝张一可捅过来。

殊不知，高伟的骂越发地激发了张一可的斗志。只见他跳了一下，大喊一声，躲开高伟的拳头，然后还上一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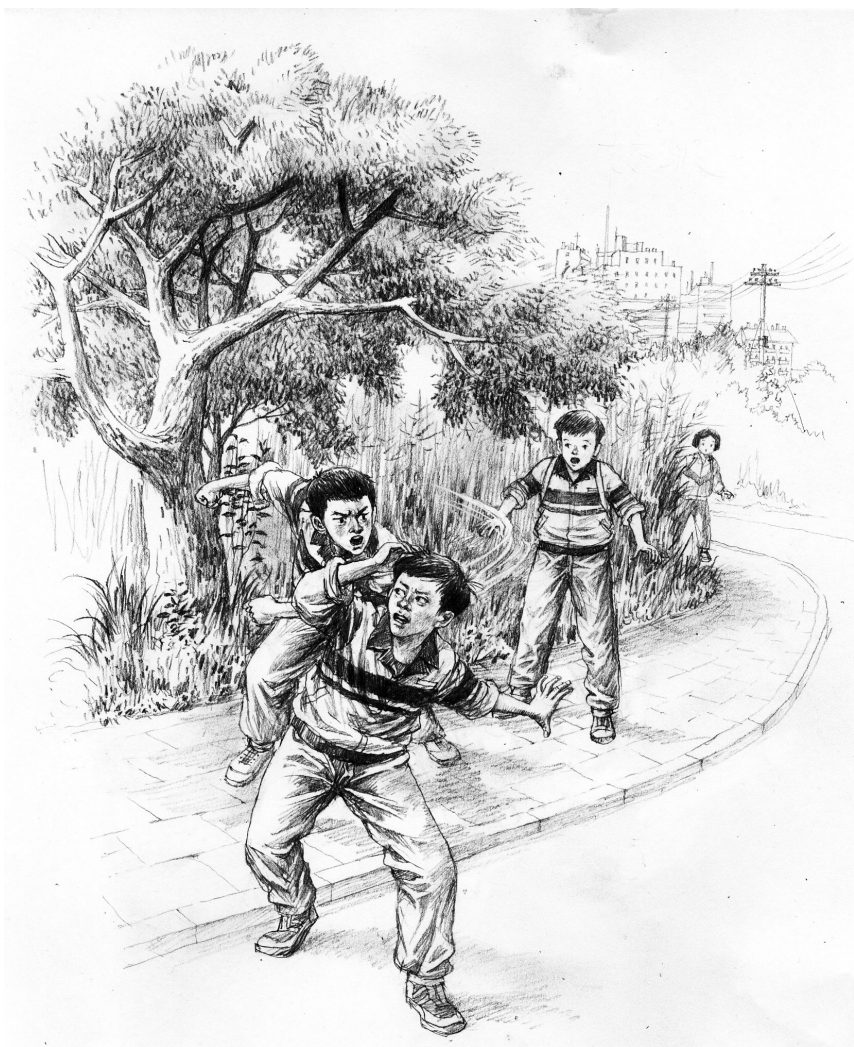
高伟轻敌了，他根本没有把张一可放在眼里。他哪里知道张一可的心里正燃烧着熊熊的火焰，而且他是把高伟当成了火鸡。张一可完全是豁出去的架势，嘴巴里一直不停地喊叫着，没有清楚的词汇，只是哇啦哇啦喊，可能连张一可自己也不知道喊什么。配合着喊，张一可的双拳没有任何章法地狂砸乱舞。拳头只要挨上高伟，那就像被石块砸了一般。

梁文学看呆了：这哪是张一可呀？分明是一只打红了眼的小豹子。

几个回合下来，高伟不但没有占到便宜，手还被张一可抓了，头发也被他拽了。

高伟到底力气大一些，张一可的动作也有了拖泥带水的迹象，他瞅了一个空当，一把抱住张一可，将他摔倒在地，然后整个人骑了上去。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



勇敢吧，
一可

104

张一可的手脚挣扎着。

花儿见状冲过来。

张一可冲花儿喊道：“别过来！”



尽管花儿小，但张一可不想给别人留下兄妹俩打一个人的口实。

梁文学眼疾手快，一把抓住花儿。花儿喊着：“坏蛋，不许欺负我大哥哥！不许欺负我大哥哥……”

花儿的“坏蛋”激怒了高伟，高伟突然揪住张一可的头发：“叫爷！”

“我是你爷！”张一可怒不可遏地骂道。

“你给老子跪下！”高伟用他另一只手揪住张一可的衣领，然后从张一可的身上下来，企图让张一可跪下来。

张一可怎么能还叫“爷”？

张一可怎么能还跪下？

张一可的眼睛里喷火。

梁文学不想事情闹大，正要过来拉开高伟，张一可突然张嘴朝高伟的那只揪着他衣领的手咬去，高伟疼得冷不丁跳起来，连连叫着，连连甩着手。他的手上顿时留下了两排牙齿的印子，几乎要渗出血来。

张一可站起来，不发一言，愤怒地盯着高伟。只要高伟有进一步的动作，张一可就会什么也不顾地跟他拼。

“你你你……敢咬人？”高伟指着张一可说。

“就咬！就咬！”花儿喊着。

“行了，高伟，这件事闹到学校，对谁都没有好处！”梁文学一语双关地对高伟说。

高伟心虚，李春林的那三百块钱就在他身上。假如闹到学校，那封信，以及李春林的钱，就可能败露。

“你小子等着，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还没有人敢这么欺负我，尤其

是你！你没有资格！你是什么东西？你撒泡尿照照自己……”高伟虚张声势地说，而心底里却有那么点后怕，张一可咬得太狠了，简直要把他的肉咬来吃了一样。



勇敢吧，
一可



十九 给这件事定性

“大哥哥，你太厉害了！”

“大哥哥，你真勇敢！”

“大哥哥，你有武功吧？”

“大哥哥，那个人是强盗吧？应该叫警察叔叔抓他……”

花儿在后面喋喋不休地说着，她实在是太兴奋了——原来这个大哥哥是把她当回事儿的，是关心爱护她的，他过去的样子是装出来的，大概做哥哥的都是这样。

花儿看张一可的目光里充满敬佩。

张一可绷着脸，不说话，可以理解为张一可在生高伟的气。

事实上，张一可的心里已经没有气了，也没有仇恨了，连那种耻辱感也淡了许多，他心里就像秋天的天空，澄澈，明朗。

张一可在回味着刚才的打架。

那感觉有些奇妙，有些不可思议，既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害怕，像重新认识了自己，又像不认识了自己。总之，打架让张一可对找回玉

佛更有信心了。

在路上，杨爱红看见的是这样的一幕：花儿拉着张一可的手，或者张一可拉着花儿，两个人并排走着。花儿叽叽喳喳地说着，显得很兴奋，而张一可则是温和地笑着，完全是一副大哥哥对待小妹妹的样子。

杨爱红是来找花儿和张一可的。

早过了正常的回家时间，可两个孩子同时都没有回来，杨爱红不放心，便一路找来了。看到这样的一幕，杨爱红心里顿生一股感动，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让两个孩子看见，自己回家。

这是杨爱红心里一直期盼的情景。

半年多的努力与尝试，让杨爱红明白，做一个十四岁少年的继母，绝不是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后来她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想维持一种相安无事的状态。

想不到这几天张一可的身上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尽管还不知道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想不到花儿和张一可一下子兄妹般地手拉手了。

“真好！”杨爱红几乎要落下激动的眼泪。

花儿眼尖，她一下子看见了妈妈，紧跟着，花儿的声音火烧火燎地高喊起来：“妈妈——妈妈——”

那腔调好似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大事。

杨爱红一慌，也顾不了躲起来，疾步走到花儿跟前，变了脸色，问：“怎么啦？怎么啦……”杨爱红上下看着花儿。

花儿松开张一可的手，跑到妈妈的身边，把嘴巴凑到妈妈的耳朵旁，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今天放学回家路上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地“倒”给了妈妈。





尽管花儿有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可是张一可还是听得一清二楚，在花儿添油加醋的话语里，张一可赛过了一个武林高手。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她的一双眼睛不时忽闪忽闪地看着张一可。

杨爱红时而点头，时而睁大眼睛，时而瞅瞅张一可，欣喜和担忧不断在脸上变幻着。

张一可竟然打架了！

张一可竟然是为了花儿才打架的！

杨爱红一点也不赞成打架，张一可那么单薄，要是打出三长两短，她怎么向张子江交代？她又怎么向张一可的生母交代？即使张一可有劲，也不能靠打架解决问题。

“一可，阿姨谢谢你！”杨爱红真诚地对张一可说，“可是，打架不好，要是……”

张一可感到脸发热，他的喉咙咕噜了一声，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张一可知道这时应该说一两句话，可是说什么呢？

花儿不高兴了，怎么能把打坏人与打架相提并论呢？打坏人是英雄的行为，而打架则可能是淘气、欺负人的行为。她打断妈妈的话说：“大哥哥不是打架，是打坏人！”

“好好好，是打坏人！”杨爱红只好笑眯眯地说。

花儿又跑到张一可的身边，亲热地拉着张一可的手，对妈妈说：“妈，晚上打电话告诉伯伯！”

这么大的事情，要是不告诉伯伯那就太说不过去了。伯伯听了，肯定会为张一可高兴。

“电话……就别打了。”张一可说出这句话，有点吃惊，恍若这句

话趁他不注意，自己溜了出来。他不想爸爸知道，爸爸也许会以为他跟不三不四的人走到了一起。

“我知道怎么说。”杨爱红微微笑了。

张一可感到脸已经发烫了。

回到家，回到灯光下，杨爱红这才失声叫起来：“啊，一可，你受伤了？”

张一可的眼睛下方青了一块，脸上的皮被抓破了一道印子，头发乱糟糟的，那整洁的衣服上也沾了泥巴、灰尘。

再看张一可的手，手背上有血迹，那是抓伤的血迹。

这绝不是一般的打架了！

路上只顾了高兴，杨爱红忽视了对张一可的仔细观察。杨爱红马上想到那天放晚学回来的异常样子。张一可是不是遇到了不三不四的小混混的纠缠？那个花儿所说的“坏蛋”是跟张一可要钱了？杨爱红决定留一个心眼。

“我没事儿。”张一可说，然后去洗手。

等张一可洗完，杨爱红吩咐张一可说：“先吃饭，吃过饭，你就去洗澡，把所有衣服都换了！”

有些不容置疑的口吻。

张一可点了点头。

吃晚饭时，花儿挨着张一可坐，不时把菜夹到张一可的碗里，俨然把张一可当一个客人。“花儿，你也吃！”张一可把花儿夹到他碗里的菜，再夹到花儿的碗里。花儿当然不愿意了，然后又把菜夹到张一可的碗里……





看到两个孩子你来我往的，杨爱红的脸上时时闪现着欣慰的笑容，她也给张一可夹菜，还说：“小可，多吃点儿，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跟阿姨说。”

张一可虽然还是感到拘谨，但今天的拘谨跟过去有些不一样。在爸爸不在家的日子里，张一可便单独与这母女俩相处，他总感到十分的别扭，十分的不自然，往往能不照面就不照面，特别是在饭桌上，张一可只埋头不声不响地吃饭，吃的菜是他面前的，他绝不会把筷子伸到别的碗里。而杨爱红夹给他的菜，他都放在最后吃。早晨起床时，张一可不是起在别人的前面，就是起在别人的后面，这样做是为了洗漱时与那母女俩错开时间，而不至于挤在一起。

今天，张一可吃饭没有平时快，更没有吃过了把饭碗一推就走人。在杨爱红准备收拾碗筷时，张一可把自己的碗以及他前面的一只空碗，送进了厨房。杨爱红洗刷时，张一可找来抹布擦桌子。

杨爱红见张一可抹桌子，连忙说：“小可，你去洗澡吧，衣服放在那儿，我来洗。”

等张一可洗过了澡，杨爱红找来碘酒，来到张一可的身边，说：“一可，阿姨给你的伤口涂一些碘酒，别让伤口感染了。”

张一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所措地看着自己的脚面。花儿跑来，硬把张一可拉坐下，然后又拉着张一可受伤的那只手，递到妈妈跟前。张一可的脸红了，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坐在杨爱红面前。

杨爱红用药棉蘸了蘸碘酒，先在张一可的手上轻轻地涂着，然后是脸上。

张一可的脸更红了。

张一可看着杨爱红小心地涂着，还把嘴略略噘着，似乎要在伤口上吹点气的样子，他有些恍惚了。妈妈常常为他剪指甲，每每这时，妈妈就是这般的情态。

涂了碘酒，张一可准备去做作业。

“我也要做作业！”花儿说着，去拿来书包，站到了张一可的跟前，调皮地看着张一可，有些撒娇的味道。意思明白地摆在那里：你在哪儿做，我就在哪儿做。

张一可浅浅地笑了一下，似乎说：真拿你没有办法。

张一可进了自己的房间，花儿马上跟过来，生怕迟了一步，便会被拒之门外。

两个人第一次在一张桌子上做作业。花儿的脸兴奋得像红苹果，她的眼睛熠熠生辉，嘴巴紧紧抿着，似乎不这样，就会从里面跑出一句话来而打扰了大哥哥写作业。

花儿显得认真而专注。

张一可不时感受到花儿热烘烘的气息，心里升起一种异样的温柔。他把文具盒打开，朝花儿那边推了推，暗示花儿可以用他的文具，随便怎么用。

花儿冲张一可甜甜地一笑，说：“我都有。”

杨爱红打电话时，花儿迫不及待地跑过去，对她说：“妈妈，你先跟伯伯讲大哥哥……”

杨爱红的心情跟花儿差不多，她非常想打今天的这个电话。如果说那天中午张一可的表现给杨爱红惊喜的话，那么今天张一可给杨爱红的更多是激动。做继母，尤其是一个男孩的继母，肯定是件非常不容易的





事，这是杨爱红在走进张一可家前就考虑到了的，想不到的是这个男孩会有着那样持久的敌视。

杨爱红觉得应该重新认识张一可——看来，男孩的行为有时并不代表他真实的内心。

花儿的性急，被电话那头的张子江感受到了。

张子江问杨爱红：“花儿这么急，想告诉我什么？”

杨爱红只好把话筒递给花儿，由花儿来讲，也许更适合。

于是，花儿在“大哥哥今天救了我”这句话开头下，再一次竹筒倒豆子似的讲述张一可的传奇故事。

故事里的张一可是勇敢的，是大无畏的，简直赛过武林高手。

张一可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感觉那上面像被火烤了。说真的，他都不好意思听下去了。

那头的张子江在听了花儿的故事后，长长地“啊”了一声，表示他的惊愕。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他更了解自己的儿子？张一可是那种温温吞吞型的男孩子，而且有些女孩子气。花儿讲的故事怎么可能是张一可做的？他做得了吗？他有那样的勇气和力量吗？还有，张一可怎么就愿意“救”花儿了？

“伯伯，我讲的都是真的！要不，我喊大哥哥来跟你说！”花儿对自己讲的故事所产生的那一声“啊”的效果很满意。

张子江说：“把话筒给你妈。”

张子江这时更相信杨爱红。

杨爱红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不过她讲得比较节制。她说一个不良少年拦着放学回家的花儿要钱，这事被张一可看见了，张一可便阻止那

个少年的行为，为此还动了点手，受了一些皮外伤，并无大碍。杨爱红省略了一些细节，她怕张子江不放心张一可。

“还真有这回事儿呀？”张子江似乎还是感到不可思议，“把一可叫来，我跟他说几句。”

杨爱红搁下话筒，去喊张一可。

张一可只好去接电话。

张一可从杨爱红身边经过时，杨爱红忽然感觉到张一可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不过因为花儿也想跟着张一可去，杨爱红就把这种感觉丢开，忙用手拉了一下花儿，同时用眼神示意花儿别跟着去。

花儿嘟了一下嘴巴，坐下继续做作业。

杨爱红依稀听见张一可对他父亲说：“我没事……一点小事……”

母女俩没有听见的是张子江对张一可说了这样的话：“你做得很对，就该这样，这样才像一家人嘛！即使妈妈知道了，她也高兴你这么做的。”

张子江的这句话等于给这件事定了性。

而事情远没有完。



勇敢吧，
一可





二十 担心

杨爱红给张一可洗衣服，用手洗。

杨爱红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衣服少的情况下，一般不开洗衣机。手搓着张一可的衣服时，杨爱红才想起来张一可身上不对头的地方是什么——张一可脖子上那根系玉佛的线不见了。

线不见了，玉佛当然没有系在脖子上。玉佛是没有戴上，还是不见了？

杨爱红否定了后一种想法。她知道玉佛是张一可的妈妈送给他的，被张一可视如生命，花儿过去想看一眼都不可能。印象中，张一可始终戴着那块玉佛。要真不见了，他不会这么平静。

那么，是张一可洗澡忘了戴上玉佛，还是被他收了起来？这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爱红想不出来。

杨爱红去了卫生间，想看看张一可有没有把玉佛遗忘在卫生间里。

卫生间没有玉佛。

那就是张一可没有戴玉佛，他把玉佛收了起来。为什么张一可忽然不戴玉佛了？是考虑她这个继母的感受吗？假如真是这样，杨爱红倒愿意张一可戴着玉佛，这样至少说明张一可是一个重感情的孩子。

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张一可跟不良少年打架时将玉佛打丢了，而张一可还没有意识到玉佛丢了？

杨爱红被玉佛搞得不安心了。

洗好了衣服，晾起来，杨爱红走进张一可的房间，她看了看张一可的脖子，确实没有发现玉佛。

目光落到花儿的文具盒上，杨爱红有了主意：“花儿，我记得你文具盒里有一块胶带，你是不是把胶带弄丢了？”

花儿说胶带没有丢，放在学校的抽屉了。

杨爱红是在变相提醒张一可：你是不是丢了东西？

然而，张一可没有一点反应。

杨爱红决定等等，找机会问问。因为不是寻常的玉佛，所以要问得含蓄，有分寸，最好不要勾起张一可的伤心回忆。

杨爱红没有想过要跟踪张一可。

第二天是星期六，根据以往的惯例，张一可会在家做作业，看书，或者整理、打扫房间，洗衣服。可是，早饭吃过，张一可对杨爱红说：

“阿姨，我要出去有点儿事。”

说这句话时，张一可的脸微红着，也没有看杨爱红。

这是张一可第一次直接跟杨爱红说他的去向，而没有用纸条。杨爱红没有问什么事情，说：“好，你早点儿回来。”

“我也要去！”花儿说着，已经跑到张一可的身边。





不等杨爱红说话，张一可有些严肃地对花儿说：“你不能去！”

“是去打那个坏蛋吗？”花儿说。

“不是……”张一可竟有些慌乱。

杨爱红也没有在意。

张一可没有骑单车，似乎进一步说明他是“有点儿事”，很快就会回来的。

到吃午饭前，张一可才回来。吃过饭不久，张一可显得有些难为情地对杨爱红说：“阿姨，下午我还要……”

“是不是又要出去呀？”杨爱红问。

张一可点点头。

“大哥哥，你怎么还有事儿呀？”花儿不满地说。

杨爱红看见张一可窘迫的样子，替他解了围：“大哥哥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

张一可的脸顿时红了。

张一可还是没有骑单车，直到傍晚才回来，很疲倦的样子。

星期天，杨爱红以为今天张一可不会再出去了，想不到他又一次提出来要出去有点事。

杨爱红没有马上答应张一可，这样说道：“一可，我看你昨晚做作业到很晚，今天就在家好好歇一歇呀。”

杨爱红一语双关。晚上忙到那么晚，为什么白天就不能用来好好完成作业呢？

张一可不再说什么，在家做作业。

下午，两点左右，杨爱红带着花儿去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按花儿

的意思，她是要张一可跟她们一块去的，但张一可说他在家看书做作业。母女俩出门的时候，张一可也确实在做作业。

等杨爱红回来，张一可已经不在家了。他留了一张纸条给花儿：我出去有点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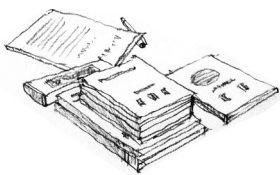
“大哥哥怎么总有事儿呀？”花儿看着纸条很不明白。

杨爱红不能不感到奇怪：张一可这样频繁外出可是破天荒的，他在外面究竟做什么？“有点儿事”需要天天朝外跑吗？需要那么累吗？

杨爱红去看张一可的单车，单车还在家里。

千万别出什么事呀！杨爱红心里有了担心。

不久，杨爱红不得不决定跟踪张一可。





二十一 “不小心撞着树了”

“你这是怎么啦？”星期一早，李春林像不认识高伟了一样研究着他的头脸。“不会是撞到哪儿了吧？可是也不像呀，倒有些像是抓伤的……哎哟，你的手又是怎么回事？”

李春林的幸灾乐祸显而易见。李春林正想拿过高伟的手仔细看看，高伟将手甩了一下，说：“被疯狗咬了！”

高伟说出这句话，就有些后悔。这句话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哦，被疯狗咬了，那你可得注射狂犬病疫苗！”李春林说得像真的一样。李春林心里十分明白，高伟是被人打了。那么是谁打高伟呢？自然是那个所谓的“三人帮”。“三人帮”之所以修理高伟，无非是因为高伟没有如期把三百块钱交给他们。

看到高伟这个样子，李春林庆幸自己按那封信做了，而且心情一下子好起来。花了点钱，就避免了那三个混蛋的骚扰，也避免了像高伟这样，也算值了。

李春林心情好，就乐意把关于“被疯狗咬了”的话题展开下去：

“我小时候被猫抓了手，我妈就带着我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而且连续注射了好几次。高伟，你可别麻痹大意！不过，也不必紧张，我估计那也不一定是疯狗，可能是被主人遗弃了的宠物狗……不管怎么样，狂犬病疫苗还是要坚持注射！”

高伟瞪了李春林一眼，朝自己的班级走去。

能给高伟安慰的就是李春林那三百块钱被他拿了。高伟没有凑足六百块钱。星期六下午五点前，高伟如约去见了分头，他只给了分头两百块钱。这是李春林的钱，他留下了一百，算是自己的劳务费。分头很不满意，嫌钱少。高伟将自己的手背给分头看，还指着自己的脸，说：

“你还想要六百块？他们不给也就算了，还扬言要修理你，要准备报警。我的伤就是他们联合起来打的，特别是那个叫了爷，还跪下的小不点儿，他说他一定要找回那块破石头，等找着你们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报警就是他想出来的！”

分头咬着牙说：“好，你替我们告诉那几个小子，我们会让他们知道谁厉害。只要再看见那个小不点儿，绝不是叫爷、下跪这么简单了！”

有了分头的这句话，高伟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假借“三人帮”的手，来修理梁文学他们，特别是张一可。

李春林一点也不想回班级，他还要看看梁文学和张一可的情况。

张一可还没有来，梁文学倒是来了。梁文学的脸上什么也没有，那只能说明梁文学也交了钱。

李春林在门口冲教室里的梁文学心知肚明地笑笑。

这一笑，梁文学站起来，来到教室外面。梁文学拉起李春林，走到





班级不远处，问道：“你有没有把钱交了？我怀疑昨天高伟取走了你的钱，比如在你送了钱后，躲在暗中的他就溜出来……”

李春林愣了愣，做出茫然的样子问：“交什么钱？学校最近没有收费呀。”

“别装了，就是那封信中说的三百块钱！”

李春林拍了一下自己的双手：“你不说，我还真忘了这事儿！你交了吗？”

“我没有！”

“这不就对了嘛！你不交，凭什么要我交呢？一封莫名其妙的信要我掏钱，我就掏钱吗？我傻呀！那封信说不定就是高伟自己一手搞出来的，我看这小子是想钱想疯了。你今天看见他没有？他说他被疯狗咬了。哈哈，我看不怎么像，倒像是跟人打架了。张一可——”李春林忽然叫起来。

张一可正朝班级走来。

李春林忙赶到张一可跟前，看了看张一可的脸，也看了看张一可的手，于是做出夸张了的吃惊，说：“你不会也是被疯狗咬了吧？”

李春林由此断定，张一可也没有交那三百块钱。李春林心里感叹：“三人帮”的报复手段真是立竿见影。

张一可避开李春林的目光，不知说什么好。

梁文学替张一可做了回答：“他不小心撞着树了。”

“是吗？”李春林拉长了腔调说，“张一可，那你可要小心点儿，骑车时可把路看清楚了！高伟也受伤了，说是被疯狗咬了。这疯狗也是……”

“行了，别幸灾乐祸了，我看你也要当心点儿。”梁文学摆摆手。

在李春林快活的笑声中，梁文学和张一可无言地朝班级走去。不知是不是因为脸上伤的缘故，张一可将脸低着，不看任何人。

刚回到座位上。曹建平就惊叫道：“张一可，你的脸怎么啦？是不是又遇见那几个小流氓了？”

于是，张一可的脸立刻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是不是又跟你们要钱了？”

“这些人怎么就没完没了了？”

“梁文学，这一次你们是不是又乖乖地掏了钱？”

“有谁叫爷了吗？”

“有人跪下了吗？”

……

这些问题好像和张一可没有任何关系，他已经掏出书本做作业了。

梁文学无法保持沉默，他可以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然而他在李春林面前已经替张一可解释了一次。再说，张一可与高伟打架的事情似乎不值得宣扬出去，如果是与火鸡他们打成这样，倒另当别论了。所以，现在梁文学也只好继续替张一可解释，并且尽可能说得具体一些。梁文学对大家说张一可在星期五回家时，为了躲让一辆横冲直撞的渣土车，不小心撞着路边的树了。

这样的说辞还算合情合理。

曹建平来到张一可跟前，目光在张一可的手上、脸上流连：“我怎么看着不像是撞到树上呀？那是多高的树呀？”

“是不是还要我把你带到事发现场去考证？”梁文学讥讽地对曹建





平说。

“那倒不必。”曹建平暧昧地笑笑。

别人也跟着暧昧地笑。

耿思思用书捅了一下梁文学，等梁文学回过头，她怀疑地问：“真是撞到树了？”

“不信你自己问！”梁文学没好气地说。耿思思不问张一可的作业也就罢了，连带着看他时也总是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胆小鬼”、“懦夫”、“脓包”这些字眼时常从她的嘴巴里蹦出来，透着一股子鄙视，也让梁文学心惊肉跳。

真是不可理喻！他和张一可的事情，碍着她什么了？梁文学真想问问耿思思：你要是遇到那种情况，会怎么做？你又能怎么做？

遭到梁文学的抢白，耿思思这次忍了，只是小声嘀咕道：“我不就是问一下嘛。”

耿思思和梁文学的这两句话，包括前面别人的问题，不可能不被张一可听见。可张一可没有一点反应，脸也不红，平平静静地做着作业，就好像他们说的是别人的事情。这是“打架”的结果——架都已经打了，他还有什么害怕或难为情的？别人有发表看法的权利，他也有沉默或置之不理的权利。

别人只是旁观者，是看客，自己的事情终究需要自己去面对。

这是张一可此刻得出的体会。



二十二 寻找

“今天还去不去了？”放晚学时，梁文学问张一可。

张一可说了一个字：“去！”

张一可已经在收拾书包。

“好，我陪你！”梁文学很爽快地说，也开始收拾书包。

对张一可来说，这不是他临时的决定。

双休日张一可一次次走出家门“有点儿事”，是为了找火鸡他们，张一可的寻找，本质上说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张一可是好学生，他只知道一心一意读书，他的生活范围就是家和学校这两点一线之间。火鸡这类人物，对张一可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火鸡他们不会站在大街上，等着张一可来找。

这就注定了张一可的寻找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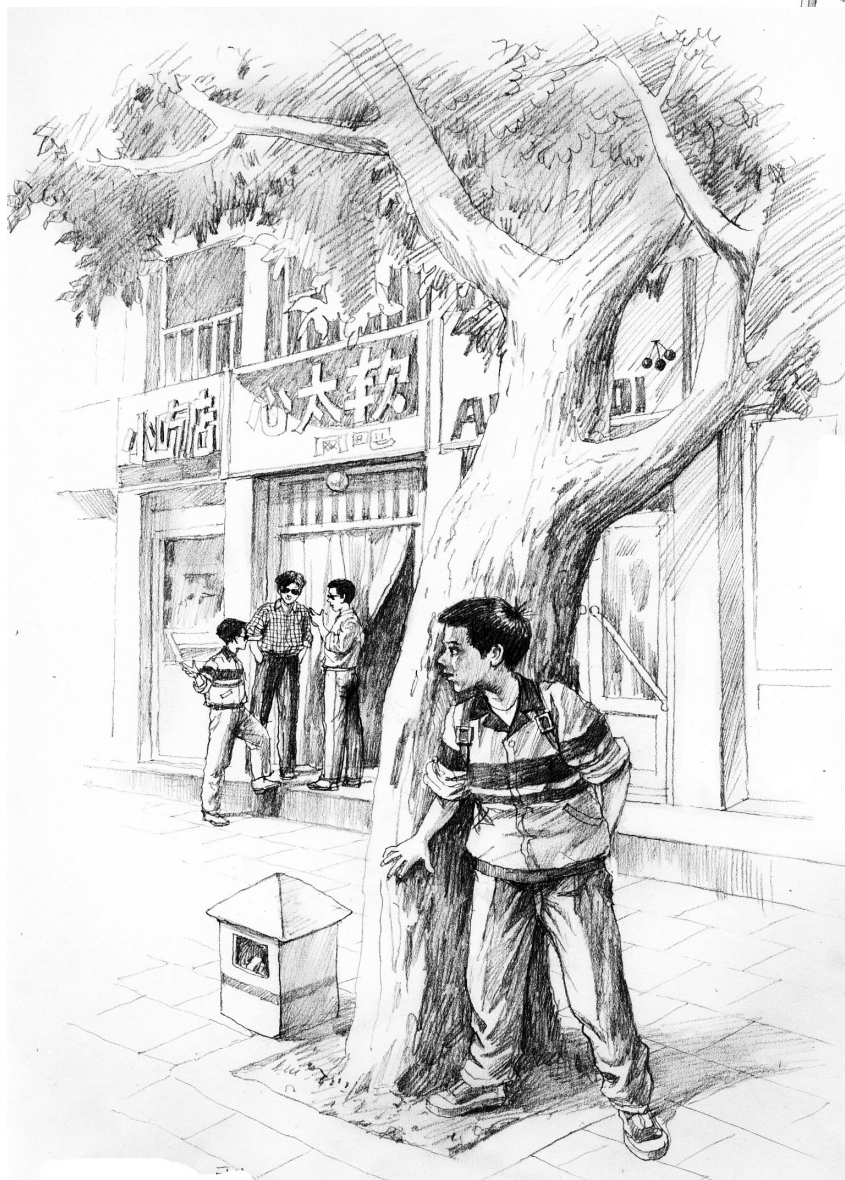
寻找的难度丝毫没有影响到张一可的决心。玉佛是张一可心中的大悲大痛，不找到玉佛，他就无法面对一些人。

张一可首先无法面对自己，他曾那么不顾廉耻地叫了“爷”，那么



125

二十二
寻找



不顾廉耻地跪下。找到了玉佛，他的羞耻感才会减轻；找到玉佛，他的腰杆才能直起来。

然后是张一可已经去了天国的妈妈。玉佛是妈妈给的，在许许多多的日子里，张一可把玉佛当成了妈妈。他实在想象不出来，少了玉佛的日子，他将怎样度过？那日子又将怎样的苍白？

其次是花儿。在花儿的眼睛里，他是勇敢的，无畏的，是英雄。他能让花儿知道他是一个胆小鬼吗？是一个懦夫吗？

应该还有梁文学、李春林、耿思思、曹建平同学。

在张一可的最初名单里，还包括着高伟，但现在张一可把高伟“开除”了——高伟不配在这个名单里。

张一可别无选择，必须找到玉佛。

下午张一可没有把单车骑到学校来，就是为了放晚学后守株待兔式的埋伏。考虑到可能又要打架，考虑到火鸡他们打单车的主意，没有骑单车，他会少一些顾虑，进而在行动上更放得开。

对梁文学来说，则是临时的决定。

上一次陪张一可在芦苇丛里埋伏，梁文学就感到这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风险就来自于火鸡他们。

有风险，梁文学还要来，是因为张一可的打架。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他是怎么也不会相信张一可居然和高伟打了一架。长得像女生似的，性格也像小女生似的张一可怎么会打架呢？即使梁文学自己，他也不会轻易与别人打架。

可是，张一可偏偏打了，而且打得不管不顾。

认识一个人千万不能看表象，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梁文学对此是深有体会。

梁文学去车棚取单车时，张一可说了他不骑单车的缘由。





“那我也不骑车了！”梁文学说。只要再次遇见火鸡他们，他们一定会对他没有交三百块钱而耿耿于怀，后果也一定会比上一次更糟糕。

于是，两个人步行。

为了不使别人看出他们的行踪，他们绕了一些路。

不久，梁文学和张一可潜伏进了荷塘边的芦苇丛里。

趴在张一可的身边，梁文学觉得自己很勇敢，很义气，也很刺激。

一连埋伏了三天，张一可和梁文学都没有等来火鸡他们。

“还等吗？恐怕他们不会再来了。”这天梁文学说，他的兴奋劲已经过去，刺激感也过去了。

“还等！”张一可坚决地说。

“可是这样……”梁文学吞吞吐吐地说。

“我知道。我一个人等没关系的，我不怕！”张一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梁文学陪他。梁文学越陪他，他的压力反倒越大。

“如果等一个月，等两个月，等一个学期都等不上呢？”梁文学说，“如果那块玉佛真值钱的话，一定被他们卖了，钱也分了，说不定他们天天泡网吧。再说，他们怎么会再来？他们就不怕我们报警吗？”

张一可眨了眨眼睛，回味着梁文学的话。过了一会儿，张一可问：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泡网吧？”

“这还不明白，他们拦路抢劫，要么是他们欠网吧的钱，要么是他们没钱上网吧。”

张一可觉得梁文学的话有些道理，他干脆地说：“那好，明天就不等了。”

张一可的干脆出乎梁文学意料，他不由诧异地看着张一可，梁文学

以为张一可会坚持等下去的。梁文学问：“那你怎么办？玉佛还找不找了？”

“当然找！”张一可决然地说。

“好，那你小心点儿！”梁文学没有问张一可怎么找。他明白自己做不到一直陪张一可找下去。既然做不到，梁文学就不问了。

以后，一放晚学，张一可就匆匆走了。

以后，一放晚学，梁文学也匆匆走了。许多人以为张一可不留在教室做作业，梁文学自然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他们忽视了张一可步行，而梁文学是骑单车，两个人也没有往一个方向去。梁文学总把单车骑得很快。尽管是县城，但它的生活节奏，它的时尚色彩，与大都市并没有什么两样，大街上几乎每天都上演着各种促销活动，血本大减价，清仓大甩卖，有奖销售，都搞得热热闹闹，让人觉得每个人的身上都揣着无数的钞票。但梁文学哪里也不去，直接回家，回家就一心扑在作业上。

父母对梁文学的表现大为惊喜，尤其是妈妈，她一高兴，就在某一个早晨把手伸进衣袋。等手再掏出来的时候，她的手上有了一张五十元面值的人民币。

梁文学哪里还敢在身上放钱？钱放在他的口袋里，岂不是引火上身吗？梁文学断然拒绝了妈妈的好意。

“给钱干什么？我早就不是小毛孩了！”梁文学的话很有些凛然正气。

妈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梁文学一向是喜欢钱的，给他的钱只会嫌少，绝不会嫌多。钱到了他的手上，可以眼睛不眨一下就花得分文不剩。倘若问梁文学钱花哪儿去了，梁文学会鄙夷不屑地说：“就你们



勇敢吧，
一可



给的那点儿钱，能有什么用处？”

现在梁文学竟然不要钱了！妈妈喜出望外，一下子对梁文学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只要梁文学这样把心思放在读书上，这样勤奋下去，那他将来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还不是手到擒来？

“以后要什么尽管跟妈妈说！”妈妈冲梁文学的背影豪迈地喊道。

在学校，大家还是对张一可“关心”得多一些。

“张一可在忙什么呢？”耿思思这样问过梁文学，还有其他人也这样问过。

梁文学总是说：“我哪知道？你们自己去问。”

李春林想当然地下了这样的结论：“这小不点儿给吓的！一放学，就像兔子似的没影了。”





二十三 吓得倒吸了一口气

耿思思对张一可有好感。

作为一个男生，张一可不会没事就朝女生跟前凑，也不会为了与女生套近乎不惜低三下四，死皮赖脸，更不会搬弄是非。他来来去去总是安安静静的，安安静静地读书做作业，连脸上的笑容也透着一种安静。

再好的男生，难免都要被一些女孩子真真假假地讨厌着，或真真假假地挑剔出各种毛病，她们还爱把男生支配得团团转，扫地啦，修理单车啦，去小卖部买东西啦。但对张一可，除了请教他习题，几乎没有女生会对张一可这么做，即使跟张一可说话，也是和风细雨。

女生在批评某些男生时，总不由得要拿张一可出来比：“人家张一可不也是男生吗？怎么不像你这样讨厌？”

这真是让一些自我感觉很好的男生很费解的事情。张一可有什么好？他不懂时尚，不善于利用外在条件装扮自己，更缺少海阔天空、口若悬河的能力，整个儿就是一个书呆子。

耿思思不知道那些女生的潜意识里是不是把张一可当作她们娇小的



弟弟了，而她却是有这种心理的：把张一可当邻家小弟弟。

可是竟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是一个中学生呀，是一个男孩子呀，怎么能为了一块玉佛，而那样没有骨气呢？

实在教人无法理解。

男生一边倒地声讨张一可的行为，许多女生也罕见地站到男生的阵营里。张一可让她们忽然发现男生就应该是那种不修边幅啦，大大咧咧啦，玩世不恭啦，甚至口出狂语啦，似乎只有这样的男生在关键时刻才能像一个男子汉。

因为那一份好感，因为一向以为自己是了解张一可的，耿思思说不出的失望，她才会忍不住摔了张一可的书，对他说了“真是没骨气”。

耿思思不再问张一可的作业，对张一可也没有好脸色。

张一可终究不是耿思思的邻家小弟弟，时间会慢慢地让她平复下来，到那时她可能会暗笑自己把张一可看走眼了：张一可或许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是她把张一可美化了。

耿思思想不到张一可会受伤。

说心里话，第一眼看到受伤的张一可，耿思思的心里战抖了一下，然后生出一丝丝的怜悯。耿思思是一个心善的女孩，她的失望这时变成了同情。她不相信梁文学说的张一可撞树上了，那应该是被人打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人打了张一可？为什么打他？跟他那块被抢的玉佛有没有关系？

接着，耿思思发现张一可脸上有了一种陌生的东西。她一时说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

接着，耿思思发现张一可一放学就匆匆走了，不再留在班级做作

业。有同学说，张一可那是害怕了，生怕回家到路上再次遇见那几个抢他玉佛的人。

这样的话似乎有点道理，可是耿思思并没有看见张一可脸上的“害怕”。

这天，耿思思看见传达室窗台有张一可的一封信，同时还有梁文学的一封信，一模一样。信封上既没有邮票，也没有写信人的地址，甚至信封的口都封得不是很严。耿思思犹豫了片刻，然后把张一可的信取了，想了一下，她又把梁文学的信取了。

耿思思准备把信捎给这两个人。

耿思思没有想过要拆别人的信件，可是耿思思在返回教室的途中，遇到了隔壁班的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是耿思思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她拉住耿思思，一同去了操场。耿思思便随手把信揣进衣袋里。

等耿思思想起身上的两封信，她已经坐在家里的灯光下写作业了。

看着两封一样的信，耿思思非常好奇：这是什么人给他们写的信呢？很明显这两封信不是通过邮局寄的，更不会是快递公司寄的，那只能是校园里的哪一个同学写的。既然是校园里的同学，又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呢？

耿思思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她拆了梁文学的信。即使梁文学说起她来，她也有能力对付。

拆了信，耿思思吓得倒吸了一口气：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给你小子三天时间，星期天下午乖乖地把三百块钱送到老地方。我警告你，这次要是你不把





钱按时送来，那你就考虑考虑你上学的路上，回家的路上，会不会有人专门等着你，然后在你的身上留下点什么，或者借你的单车用一用。你有胆量就试一试看！

三人帮

竟然是这么一封信！

耿思思也顾不了那么多，忙又拆开张一可的信，还是这段话。

都是电脑打印的。

这两封信似乎把耿思思的困惑一下子点明了：张一可、梁文学他们遭人纠缠了，从“三人帮”来看，应该是三个人。他们跟张一可和梁文学要钱，而张一可、梁文学二人没有把钱送到“老地方”。于是张一可被那三个人打了。

梁文学又怎么没受伤呀？他要交了钱，也不会收到这封信了。听说二（7）班的高伟也受了伤。高伟是不是也是那三个人打的？

耿思思看着信，皱着眉头。

有一个问题耿思思想不明白：这样的两封信到底是谁放到传达室窗台上的？

一种情况是“三人帮”中的一个人送来的，可是外人是无法随便走进校园的。另一种情况是校园里某个同学跟那“三人帮”是一伙的，他充当了卧底。信就是这个卧底送的。

耿思思把信原样封好，决定明天到传达室问问，有没有陌生人送信到学校来。

第二天，耿思思真的问了。

门卫肯定地告诉耿思思，绝没有陌生人送信到学校来。

耿思思越发地肯定信是卧底送的了。耿思思改变了主意，她没有把信给张一可和梁文学，而是留在了身上，她要等。那个卧底见不着信产生的效果，必然会采取新的措施，说不定那时她顺藤摸瓜，就能查找出这个“卧底”了——看看这家伙到底是谁。

尽管还不知道卧底是谁，但耿思思已经恨上了这个人：伙同校外的人来敲诈本校同学的钱，你还要不要脸？要不是你，张一可那样吗？

耿思思坚信，只要查到这个卧底，张一可的玉佛就能有线索了。

而查出这个卧底的最好办法就是在那个“老地方”等，等“三人帮”来取钱，然后抓他们一个现行。

“老地方”在哪里？张一可和梁文学他们肯定知道这个地方。

不把信给张一可和梁文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蒙在鼓里，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否则，张一可和梁文学看见信，一定会吓坏的，说不定真交出三百块钱。

在张一可和梁文学面前，耿思思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耿思思没有想过她这是在帮助张一可，包括她在向梁文学问出“张一可在忙什么呢”这句话时。





二十四 咽不下去那口气

高伟怎么也咽不下去那口气！

高伟就是把头发想白了也想不到张一可竟然敢跟他打，而且还竟然敢咬他！打架的事，高伟无法跟别人说——说出来他只有丢份。他只能深仇大恨地对李春林之类的同学说：“被疯狗咬了！”

张一可就是一条疯狗。

李春林阴阳怪气的话，则在暗示他的受伤是被火鸡他们打了，这让高伟有一些安慰。就是被火鸡他们打了，也不能被张一可打。被火鸡他们打，有可能表示他抗争了，他勇敢了，因而有了些英雄的意味。

梁文学是整个事情的目击者，高伟担心过梁文学会把事情说出去，在早读课的时间里，他没有心思读书，思考着怎样让梁文学别把打架的事说出去，结果梁文学也不跟他商量一下，就替张一可找了一个借口：撞到了树上。

这是李春林特意告诉他的。

撞到了树上，事情一下子就轻描淡写了，也跟火鸡他们没有关系

了。

李春林说：“张一可说他撞到了树上，你怎么就被疯狗咬了？”

高伟硬着头皮说：“你还真以为我被疯狗咬了？我可要怀疑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高伟对同学的解释是他骑车不小心摔着了。

高伟一下子就恨上了张一可，也捎带着恨上了梁文学。尽管在他和张一可打架时，梁文学没有明显的偏袒行为，但他是站在张一可那边的，而且直到张一可咬了他一口，他才出面拦他们。

只要看见张一可，高伟的脸上就高高地挂着“你等着瞧”的神情。

如果看见梁文学，高伟就在脸上刻意露出拒人千里的样子。

高伟相信，就凭他对分头说的那几句话，火鸡他们也不应该放过张一可，甚至没准第二天就采取行动了。

高伟对张一可的仇恨，还因为是张一可第一个把他的信撕了。张一可把他的信撕了，才使梁文学也把信撕了；张一可不交三百块钱，才使梁文学也不交。眼看着到手的钱，就这样被张一可搅黄了。

张一可还坏了高伟搞钱的计划。那副墨镜是他花钱买的，戴上墨镜，吓唬吓唬小学生，从他们身上找点零花钱，以挽回他在火鸡那里的损失。高伟的初次行动，就遭遇半路杀出的张一可的打击。张一可的出现，不但粉碎了他的美梦，还有可能将事情传到同学老师那里。

高伟需要借火鸡他们的手来修理张一可。可是，在高伟的等待中，他连分头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别说火鸡了。

高伟只好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了。

高伟能做什么呢？跟张一可再打一架吗？对于打架，高伟的原则是





只有当他有着绝对的获胜把握时，他才去打。跟细瘦的张一可比起来，体力上高伟无疑能占一定的优势，然而张一可的样子已经在说明，他不怕打架，他敢豁出去。跟一个不怕打架的人打架，高伟就需要考虑考虑了——他的手不能再被咬第二次了。

高伟可以去扎张一可单车的轮胎，但车棚的那只监控摄像头到时候绝不会替他隐瞒实情。

于是，高伟再一次想到了信。

用信的方式去骚扰对方，去恐吓对方，让他不得安宁，是简单而易于操作的办法，成本小，风险低。

要是能收到钱，那就更妙了。

于是，高伟继续用电脑打印了一模一样的两封信，分别写上张一可和梁文学的班级和姓名。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给你小子三天时间，星期天下午乖乖地把三百块钱送到老地方。我警告你，这次要是你不把钱按时送来，那你就考虑考虑你上学的路上，回家的路上，会不会有人专门等着你，然后在你的身上留下点什么，或者借你的单车用一用。你有胆量就试一试看！

三人帮

看到信从学校传达室的窗台上不见了，高伟相信他的信到了张一可和梁文学的手上，高伟更相信两个人把信研究了半天，然后可能把信撕了。

信虽然撕了，但信已经化作一颗无形的定时炸弹：这封信是上一封信的延伸，是他们没有交钱的结果。原来以为平安无事了，想不到“三人帮”还惦记着他们的钱。他们还想怎么蒙混过关？

他们开始害怕。

他们开始后悔。

他们开始魂不守舍。

他们准备向李春林和他打听，问他们有没有收到信。

他们最后不得不筹集三百块钱。

……

想起这些可能，高伟不由心花怒放了。每人三百，两个人就是六百。这六百块钱将是他一个人所有，到时候这笔钱怎么花呢？给自己买一部手机是很不错的选择，可是父母一直不赞成他买手机，说那玩意儿尽烧钱。真买了手机，以后话费到哪儿找呢？那就买一双名牌球鞋。

名牌球鞋也是高伟早就想买的。可是父母的消费理念是花十几元买一双鞋穿，与花几百元买一双鞋，同样是穿到脚上。脚不会因为鞋子是名牌，就变得不是脚，更不会变成翅膀飞起来。

这次不管他们了，反正花的是自己的钱。高伟决心买一双名牌球鞋，至少花四五百，剩下的钱放着，备不时之需。

六百块钱充其量还只是影子，高伟已经想好了用场。





二十五 MP4是怎么回事

唐幸福认识加菲猫，是因为彭海。

彭海是唐幸福的同桌，一个紧跟时尚的男孩，他是校园最早拥有手机的同学之一，也是最早拥有MP4的同学之一。彭海刚把MP4带到学校来时，常常见他把耳麦塞进耳朵里，听得摇头晃脑，一副如痴如醉的模样，有时在某些课堂上也偷偷听。别人跟他讲话，他不是不理不睬，就是说：“你说什么？大声点儿，我看不见！”

别人还说什么呀？只有傻看着彭海的份了。

有一次唐幸福看着入迷得旁若无人的彭海，忍不住拿过一只耳麦，塞进自己的耳朵里，结果竟是一丝声音也没有。

唐幸福想他拿的这一只耳麦是不是坏了，他索性又拿过另一只，还是没有任何声音。

“你这是……？”唐幸福不知怎么说好。

彭海倒无所谓，哈哈一笑，甩了甩分头，把耳麦又塞进耳朵里，说：“我习惯了，这是下意识的动作。等你以后有了MP4就知道了。”

告诉你，热爱音乐的人，能从无声处听出音乐来……”后一句话说得有点玄了，唐幸福的一句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没有MP4，连MP3也没有用过。他没有彭海的体验，所以还是不说为妙。

唐幸福明白MP4不仅仅是用来听音乐的。

买MP4的念头在唐幸福的心里生根了，发芽了，恰时班级又有几个人买了MP4，于是唐幸福心里的芽抽叶长枝了，于是唐幸福专门到商店见识了MP4。彭海的MP4至少也得六百多块。六百多块是一笔额外的开支，按道理他得从零花钱那里积攒，不过等他真的积攒够了六百多块钱，恐怕他高中已经毕业，恐怕那时彭海又玩上了别的，因为彭海有一天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买MP4？等哪一天我要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玩玩。”轻松而随便的语气，活像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在等他去玩。唐幸福不能不佩服彭海的潇洒。再说，真要从零花钱那里积攒，唐幸福怎么受得了？他的零花钱本来就少得可怜，买了一辆山地车后，老头子大大减少了他的零花钱，他几乎身无分文。依着老头子的意思：“吃得好好的，穿得好好的，还要零花钱干什么！”唐幸福的零花钱基本上是从母亲那儿磨蹭来的，有时是从老头子的衣袋里“摸”来的。“老头子”是唐幸福对父亲唐六三的别称，当然是叫在心里。



勇敢吧，

一可

140

俗话说，一分钱能憋死英雄汉。唐幸福不愿意被六百多块钱难住，他自信他的脑子比较灵活，这也是唐幸福一直颇为欣赏自己的地方。他首先告诉妈妈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他的英语成绩有了不小的进步。在唐幸福的所有功课中，英语较为逊色。

妈妈听了很高兴，说：“太好了，你要继续努力，把英语学得更
好！”



妈妈的手伸进衣袋，摸出二十元钱，准备给唐幸福，算是奖励。

唐幸福的眼睛斜睨着母亲的手，不接妈妈的钱。

唐幸福心里悲叹：这就是自己的妈妈，对一个高中生的儿子，竟然想用二十块钱打发他！二十块钱在今天能做什么？都不够塞牙齿缝。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只有自己的父母才做得出这样的事。

妈妈狠狠心，又摸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两张都递到唐幸福的手中，妈妈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好好用功，将来考个好大学！”

“跟你们要钱等于要你们的命！”唐幸福心里恨恨地说，不情不愿地接过钱，将话拉到主题上，“老师讲，语数外语数外，英语和语文数学一样重要，要想把英语成绩提高一个档次，最好买一个MP4，这样学英语非常方便，而且可以随时随地学……”

“是吗？那我们给你买！”妈妈少有的果断。

唐幸福说出了钱的数目。

妈妈倒吸了一口气：“这么多？”

“这点儿钱还多呀，许多同学用的都是一千多块的！”

母亲审视着唐幸福，揣摩着唐幸福是不是撒谎。她不想贸然地把六百多块钱交到唐幸福的手上，思量了一会儿，说：“等我跟你爸说说看……”

唐幸福大失所望，气咻咻地“哼”了一声，一转身，走了。

涉及钱的事，只要跟老头子扯上，那就悬了，十次有九次半要落空。老头子尽管是一个派出所的所长，但是在钱的问题上，活脱脱就是一个怪吝人。拿最简单的事来说，老头子坚定地认为，衣服还没破就不穿了，那纯粹是浪费，是十足的败家子，所以老头子身上的衬衫，或者

裤子，有时是唐幸福穿剩下的。

唐六三家住的房子还是80年代的房子，是单位分的，六十平米多一点。随着唐幸福的长大，房子越来越显得小。而与唐六三做邻居的好多人家，都已经换了大房子，只有唐六三是“联合国常驻大使”。

想买一套宽敞的商品房成了一家人的梦想，严格地说是唐六三妻子刘庆芳的梦想。

“你好歹是一个所长，人家平常警察都能买上房，你怎么就不能买？”刘庆芳这样对唐六三说过。

唐六三盯着刘庆芳半天没有言语。唐六三感到刘庆芳的话里有一种危险的倾向，似乎他是所长，他就应该有钱，就应该有大房子。

唐六三的钱哪里来？唐六三的钱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是问心无愧的，不该他得的，不贪，不占。

唐六三严正地对刘庆芳说：“如果你想我把这身警服骄傲地穿在身上，以后就别说这种话，更别背着我做有损我们警察形象的事！”大概觉得自己的话过于严肃，有些像上级对下级的口吻了，唐六三又缓缓语气：“房子，我们肯定买，那是迟早的事情。”

梦想决定着行动，于是唐六三和刘庆芳开始了切实的行动。

既然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去捞钱，去做贪官，那只有省吃俭用，每一分钱都掂量着花。所以，到唐幸福手中的零花钱只能是十块、二十块，那还要看他们的心情，还要看钱花在什么地方。

家里钱是一点一点攒下了，可是距离买套大房子还差着一截。

“不急，再等几年，说不定到时候房子的价格还降了！”唐六三常常安慰刘庆芳说。唐六三是一个有多少钱，办多大事的人。





结果，积攒下的钱总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也就是说，只要想买房，他们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都是白攒了。

真是说不出的窝心。

再面对刘庆芳哀怨的目光，唐六三便夹起尾巴，把他的满足感藏起来了。唐六三下决心说：“不管怎么样，等儿子大学毕业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买房！”

刘庆芳还能说什么？她想钱，但一点也不想要唐六三去做让她寝食不安的事。

那就只好继续省吃俭用。

刘庆芳真的跟唐六三讲了MP4的事。这一次唐六三没有急于表态，毕竟关系到儿子的学习，关系到儿子的未来，是大事。他到所里特意问了小毛MP4是怎么回事。小毛是年轻人，对MP4自然不陌生，他说：“MP4学英语？我好像没看见过谁这么做，我只知道人们用它来听音乐。这也说不定，没准也能这么用。”唐六三还去了电器商店，详细询问了MP4的价格和作用。因为穿着警服，人家以为警察是为了破案，所以讲得很细致，使唐六三对MP4有了足够的了解。

“你那个东西不买！”唐六三回到家里，正遇到唐幸福也回到家里，他把手冲唐幸福有力地一挥，彻底否定了这件事。唐幸福把手中的书包随便一摔，怨恨地说：“我就知道你们不肯买！我丑话说在先，我学不好英语，不要怪我！真没见过有你们这样的家长！”

“你说什么呢？你想蒙你爸不懂那个MP4是不是？你那个复读机放那儿干什么？你要这玩意儿不是为了学英语，是为了显摆！”唐六三一针见血地说。他心里还有些话没有说，那么小的东西，怎么看都

不值那么多的钱，要是一失手玩坏了，那损失就大了。要什么买什么，那不成了无底洞？

唐幸福一连几天心情都郁闷而烦躁。

彭海看出了唐幸福的异样，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失恋了。唐幸福咧咧嘴，苦笑着说：“失恋什么呀，给老头子气的！”于是唐幸福讲了买MP4的事。

“哥们儿，你跟我讲笑话吧？”彭海吃惊地说，“你爸不是派出所的所长吗？怎么会这么抠门？一个MP4算什么，只要他愿意，什么东西没人送呀！等着孝敬你老爸的人多了去了！”彭海的神情忽然暧昧起来，他凑过身子，低声说：“你爸是不是怕露富，才装这么寒酸？最近报纸上就说过这样一个贪官，他没有豪宅，没有豪车，也没有情人，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朴，简直像一个老农，可是谁也想不到，在他家里，到处藏着现金，沙发里，枕头里，鞋盒里，鞋子里，能藏钱的地方，都被他藏上了，上千万呀，都能用麻袋装了，光金条就有二十多根。你说说，他不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守财奴吗？我估计你爸就是属于这类型。”

“我爸不是那种人，这个我知道！”唐幸福正色地说。

“呵，敢情还是大清官呀！”

唐幸福不知彭海这句话是褒是贬，但彭海脸上的表情让他看了不舒服，他后悔跟彭海讲了这事。唐幸福希望父亲把官做得大一点，希望拿的钱多一点，但他不希望父亲是贪官。做贪官是有风险的，这种认识来自学校的一位同学。该位同学平日目中无人，趾高气扬，穿的用的都是名牌，风光无限，可是有一天他忽然从学校消失了。原来他的科长父亲被抓了，尽管这是一个苍蝇级别的贪官，但他的胃口丝毫不比老虎的胃





口小，贪污了不少钱。

以后唐幸福和许多同学都没有见过该同学。谁都能体会到一个王子般的人物堕落到小耗子的境地，那是什么滋味。从学校“消失”，从熟悉他的同学中“消失”，也许是他唯一的出路。

只听见彭海又说：“你要真想买MP4，我借钱给你，等有钱了再还。”

唐幸福意外地看着彭海：“你是不是逗我玩？”

“我像逗你玩吗？我们是同桌，是好朋友！”

第二天，彭海真的带来了六百块钱给唐幸福。

“算了，我也不一定非买不可。”唐幸福不愿要彭海的钱。还有一点，真要让老头子知道了他借钱买MP4，非扒了他一层皮不可。

“是借给你的，怕什么？想听音乐就买一个MP4啦，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唐幸福拗不过彭海的热情，接了钱，买了一个MP4。那时，唐幸福觉得彭海真是够朋友，课间两人常常亲热地走在一起。

MP4反正非常小，唐幸福在家里从不拿出来用，即使拿出来，也是躺在床上，钻进被子里的时候。

欠了彭海六百元钱，唐幸福便惦记着还钱，一分钱的零花钱也不敢乱花了。每次经过学校的小卖部，唐幸福的眼睛都克制着不朝那些包装精美的零嘴们看。彭海买来给他吃，他也不吃，说牙齿坏了，一吃到甜东西牙齿就会没命地疼。

彭海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这时说，他有一个朋友，叫加菲猫，挺有能耐的，不妨跟他认识认识。



二十六 加菲猫

“其实，加菲猫听说你是我的朋友，也想认识你。你就给我这个面子好不好？”彭海不乏讨好地对唐幸福说。彭海催了他几次，唐幸福对认识加菲猫的兴趣一直不大。

还欠着人家的钱，唐幸福磨不开这个面子了，他只好说：“好吧，不过可不能影响学习。”

“那当然！”彭海很高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嘛！”

认识的地点是在一个酒楼。

一见酒楼，唐幸福便站住了，不肯进去。他是一个高中生，怎么能进这个地方？而且进这种地方身上要有足够的钱。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唐幸福埋怨彭海。

两个人拉扯之间，一个头发染成火鸡模样的小青年过来，冲唐幸福伸出手：“这位朋友就是唐幸福吧？认识你真高兴！难怪你叫唐幸福，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幸福的人！”火鸡捉住唐幸福的手，使劲摇晃着，也不管唐幸福是什么反应。



彭海在一旁咧嘴笑着。

唐幸福有些意外，有些尴尬。他说不清对加菲猫是什么感觉，那刺眼的脑袋，那夸张的热情，总让唐幸福感到这个地方他不该来。

“加菲猫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因为我爸是派出所的所长？”后来唐幸福一直摆脱不了这个问题。为此，他也问过彭海。彭海想也没想说：

“加菲猫不就是想多交一个朋友吗？我对他讲过，说你这人够义气，可以当作朋友交往。”

在酒楼，喝了啤酒，吃了些饭菜，钱都是火鸡付的。唐幸福没有喝啤酒，而且饭菜也没有吃出什么滋味，他只想着早一点回家。

这以后好多天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事发生，直到有一天彭海对他说：“今天带你去长长见识！”

唐幸福也没有细想，放晚学跟彭海一块来到荷塘。到了荷塘，看见火鸡，唐幸福才知道所谓的“长见识”是“搞钱”。

第一次参与火鸡的“搞钱”，唐幸福既有些害怕，又有些好奇。因为“搞钱”这两个字从彭海的口里很轻松地说出来，仿佛是在做一个游戏。当彭海交给他一副墨镜时，唐幸福笑着戴了起来，并且说：“我就像一个黑社会的老大。”

等唐幸福理解了“搞钱”的真正含义竟是拦路抢劫时，他这才蒙了，傻了。唐幸福毫不怀疑他们的行为是拦路抢劫，尤其看到张一可那绝望的喊叫及下跪，他更觉得如此。

加菲猫只留下了玉佛。

那一百二十块钱在加菲猫的手上掂了掂，他的目光同时扫了扫唐幸福和彭海。唐幸福回避了加菲猫的目光，这种钱他不能要，即使从论功

行赏的角度看，他也不该拿。

加菲猫哈哈一笑，说：“彭海，这次你就别拿了，等以后搞大的再给你。”

彭海马上说：“我不要，都给唐幸福吧。”

唐幸福连忙摆着手，说：“我不要，不要……”

加菲猫走到唐幸福跟前，装作不高兴的样子说：“你要是嫌少，你要是看不起大哥，你就直接说！”

加菲猫硬把钱塞进唐幸福的衣袋里。彭海也趁机说：“拿着拿着，这一点小钱算什么呢？大哥根本不在乎这点儿钱。”

唐幸福喜欢钱，只要身上有钱，那花钱的感觉很美妙，然而这一百二十块钱被唐幸福揣在身上好几天却没有敢用。

这是抢来的钱，来路不正。那三个初中生难道就这样让自己的钱白白地被抢了？他们可能报警，可能告诉老师，也可能告诉家里的大人，然后，过不了多久，事情就会追查到他们的头上。“我没有抢，加菲猫给我的钱也没有用，都在这！”唐幸福分文不少地掏出身上的钱，交给做警察的父亲唐六三。警察唐六三自然很生气，自然要对他怒吼：你是警察的儿子呀，你都把老子的脸丢尽了！唐六三甚至可能要对他“动武”。这时候是不可能指望妈妈来帮他的。不过看在他没有直接抢劫，没有花掉赃款的分上，唐六三会对他从轻发落。



勇敢吧，
一可

这是唐幸福在心里一次次想象的情景，这也是唐幸福不敢花那笔钱的主要原因。

不知是不是心理的因素，身上揣着这笔钱，唐幸福总觉得彭海看他的目光变了，变得不可捉摸，变得意味深长。彭海没事还对唐幸福笑，



笑得莫名其妙，笑得唐幸福心里发毛，似乎他已经走进了一个不可知晓的圈套里。

唐幸福真担心彭海哪一天突然再要他去参加火鸡的“搞钱”，那时他该怎么办？这种事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唐幸福不知道的是加菲猫跟他的父亲唐六三打过交道，说白了加菲猫曾经“栽”在唐六三的手上。那还是三年前，加菲猫看中了一辆停靠在苏果超市外面的电动车，巧合的是电动车的主人忘了把钥匙拔下来。在加菲猫刚推起电动车时，一个声音大吼：“是你的车吗？”加菲猫一看，是警察。警察疾步朝加菲猫走来，加菲猫哪还敢再打车子的主意？他丢了车子，夺路而逃。从此他记住了这位警察的名字：唐六三。

一个小混混能对警察怎么样？

虽然不能对唐六三怎么样，但加菲猫可以对唐幸福怎么样。于是，通过彭海，加菲猫认识了唐幸福。

加菲猫绝不是为了认识唐幸福，跟他做朋友。

有了这一次“搞钱”，唐幸福开始疏远彭海，能不在一起，尽量不在一起。然而，两个人是同桌，又怎么能疏远开呢？况且，彭海还是唐幸福的债主。

“这几天好像没有看见你听MP4嘛，是不是被你家老头子知道了？”像彭海这样漫不经心的话，随时都可能发生。

“你不要以为加菲猫是那种小打小闹的人，那不过是好玩儿。”

“拿着，将就点儿，这几天哥们儿手头有点儿紧。”彭海递过来一袋零嘴，“我可没有跟你要钱的意思呀。那钱随便你什么时候还，我们可是朋友嘛！”

不说还好，彭海越是这样说，唐幸福越是想把彭海的钱还了。

“这样，我先还你一点儿，等过一段时间都把钱还了。”唐幸福把那笔一百二十元钱都给了彭海。彭海真真假假地推辞一番，还是接了。

唐幸福到底把那笔钱当作自己的了。这和时间有关，他一连等了几天，都没有动静，他以为事情过去了。

说到底，唐幸福对那笔钱还是有点动心的，将钱放在身上而不用，就是等事情过去。

唐幸福万万没想到张一可会到父亲那里报案。

“今天上班，我看见一个孩子来报案，说小混混抢了他妈妈的遗物。看到那孩子的眼睛，爸爸不由得想起自己小时候……”唐六三把张一可的故事对唐幸福说了。

唐幸福第一次耐心地听完了父亲的话，他的眼睛一直不敢看父亲的目光。如果父亲知道他参与了抢劫，父亲会怎么样？

唐幸福一下子后悔了，他不应该把钱给彭海，他应该继续把钱留着。

唐幸福庆幸那天戴了墨镜。



勇敢吧，
一可





二十七 决定亲自出马

“哎，大哥哥，你的玉佛呢？”花儿歪着脑袋，盯着张一可的脖子看。

这是一天的晚上，花儿在张一可的房间做作业。花儿是无意中注意到张一可的脖子的，他正埋头做着作业，那脖子的后颈就露在花儿的目光里——那上面应该有一根红丝线，红线的下面系着那块被张一可宝贝着的玉佛。

可是现在那上面没有红线。

一听到花儿这句话，杨爱红就来到张一可的房间。

杨爱红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

杨爱红看见张一可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按在胸前，脸红了，很无措很惊慌的样子。

“是呀，一可，阿姨也有几天没有看见你戴玉佛了，是不是……？”杨爱红不往下说了，期待地看着张一可，最好由张一可自己说。

花儿自作聪明地说：“大哥哥，是不是被坏人抢去了？”

张一可忙摇头：“没……没有……”

“是放家里了？”花儿把头朝张一可凑过去一些。

张一可朝后让了一下，不自在地说：“在……抽屉里。”

“大哥哥把玉佛放抽屉了！”花儿大声对妈妈说，好像杨爱红没有听见张一可的回答似的。

“是吗？我吓了一跳，还以为玉佛丢了。”杨爱红故意这样说。她已经相信，张一可的玉佛不见了。要不，张一可就不会红脸，就不会说话底气不足，这是一个不爱撒谎，但又不得不撒谎才有的情态。只要她说：“一可，你把玉佛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张一可肯定拿不出来，当然那样会使张一可很难堪。

杨爱红只好暂时装糊涂。

花儿也没有再提玉佛。

玉佛是怎么不见的？是什么时候不见的？那天的打架是不是也跟玉佛有关？联想到张一可的种种反常行为，杨爱红心里有些不安。

这些天，一到下午上学，张一可就不骑单车。而这似乎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放晚学回来晚一些的理由。如果按照放学的时间推算，张一可每天至少在路上逗留一至两个小时。

杨爱红问过张一可：“一可，你为什么不骑单车呀？”

张一可支吾着，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中考要考体育的。”

张一可显然是想告诉杨爱红，中考要考体育，需要锻炼。明年他就读初三了，这时候锻炼似乎正当时。





“好，那你就好好锻炼！”明知张一可的话不可信，杨爱红还是这样鼓励说。

离开张一可房间前，杨爱红又出其不意地问了一个问题：“一可，学校最近是不是很忙？”

张一可听了杨爱红的话，一愣，下意识地去看法花儿。花儿急忙说：“很忙！妈妈，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大哥哥最近很忙，学校要考试。”怕张一可不相信，花儿又问妈妈：“妈，你说，我是不是告诉你了？”

杨爱红忍着笑，说：“你是告诉过妈妈了，妈忘了。”

关于“最近学校很忙”，是张一可要花儿告诉她妈妈的，告诉杨爱红的意思，既是为自己每天回来迟而解释，也是怕父亲张子江在电话里问杨爱红。

而花儿则在第一时间就把张一可的话转告给了杨爱红。

杨爱红这是明知故问。

杨爱红在暗示张一可，她对他的“最近学校很忙”表示怀疑。怀疑这句说辞，也就是对他每天回来迟，每天下午不骑单车的怀疑。

“一可，晚上早点儿睡觉，别累着了。”说完这句话，杨爱红便走出了张一可的房间。

杨爱红爱张子江，她理当爱张一可。在他们接触不久，两个人各自有一句话使他们的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成为他们以后生活里的经典语言。张子江的话是：“我有了一个儿子，多想再有一个女儿啊！”而杨爱红的话是：“我有了女儿，多想再有一个儿子啊！”

正是这两句话，使两颗心走近了。

领结婚证那天，杨爱红说：“我会好好爱我们的儿子！”

“我也会好好爱我们的女儿！”张子江说。

这两句话是他们爱的宣言。

可是爱一个失去亲生母亲的孩子，到底该怎样去爱？为什么她的努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杨爱红困惑了。

“等张一可叫你妈妈了，再要花儿叫爸爸吧！”在杨爱红征求两个孩子对大人的称呼时，张子江很大度，他对杨爱红说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张子江的善解人意，既表明了一种公平，又把一份希望与信心留给对方。杨爱红很感动。她的前夫在这一点上绝没有张子江这么细腻，前夫贪酒，这对一个卡车司机来说是致命的。酒后的他脾气暴躁，打起她来往死里打，还打花儿，他总嫌花儿不是个男孩子。这也是花儿跟张子江亲、跟张一可亲的原因。前夫在一次酒后驾车失事中丧了性命。不幸的命运，使杨爱红特别珍惜新的家庭，她期望通过对张一可的爱，来实现当初她与张子江爱的诺言。

从内心讲，杨爱红是喜欢张一可的。张一可是个文文静静的男孩，看上去俨如一株健康清爽的小树。也许由于母亲去世早，加之父亲工作忙，张一可的自理性很强，生活非常有规律，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房间总是那么整洁。对张一可房间里的电脑，杨爱红有过疑虑：没有大人看着，他会不会忘乎所以地玩游戏？会不上网聊天？事实证明她的疑虑是多余的。张一可平时基本上不开电脑，只有双休日，他才会打开电脑，而且是在完成作业的情况下。到时间，他就关机。至于他在电脑上看什么，玩什么，都是父亲规定好的。

张一可由敌视花儿到主动保护花儿，不也是说明他的一种新的态度





吗？除了跟花儿一起做作业，他还在电脑前教花儿学打字。

杨爱红觉得“好好爱我们的儿子”，首先应当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杨爱红忽然想到一个办法，她在睡觉时问花儿：“你喜欢大哥哥吗？”

“喜欢！”花儿毫不含糊地说。

“真喜欢吗？”

“真的真的喜欢！”

杨爱红悄悄在花儿的耳边说了什么。

花儿吃惊地睁大眼睛看着妈妈，像要判断妈妈是不是在跟她开玩笑，而妈妈正期待地等花儿回答。

“花儿不想做。”花儿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楚，她不再看妈妈。

杨爱红搂过花儿，花儿的话越发说明了她对张一可的感情是纯真的，似乎命里注定她该有张一可这么一个大哥哥一样。杨爱红认真地说：“妈妈喜欢一可，就像你喜欢他一样。可是妈妈怕一可做坏事，你希望一可大哥哥做坏事吗？”

花儿忽闪着眼睛，问：“大哥哥会做坏事？大哥哥怎么会做坏事呢？”

“妈妈是担心，担心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瞒着我们。”

“那……”花儿为难了。

“那你就听妈妈的话，你只要看他做什么就行了。”杨爱红的意思是要花儿放学后去张一可的学校，在学校的外面看着张一可，看他什么时候出来，向什么方向去，而且还不能被张一可发现。花儿觉得这是对张一可大哥哥的不信任，她不愿意这么做，不过她更不想张一可大哥哥做坏事。

第二天放晚学，花儿跟负责排演文艺节目的老师告了假，就直奔张一可的中学。中学与小学在一条街上，相隔不远。

小学放学比中学早，花儿到中学时，中学还没有放学。毕竟是一个孩子，了解一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使花儿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中学的放学铃一响，花儿精神为之一振，立刻躲到校门外的一个角落，大大的眼睛盯着涌出校门口的人流，她生怕错过了张一可大哥哥，眼睛一眨也不眨。

花儿终于发现了张一可大哥哥。要不是肩负着监视大哥哥的任务，花儿早迎上去了。花儿心里默默念叨着：“大哥哥，你回家呀，你快回家呀，不是花儿要来的，是妈妈要我来的……”

张一可大哥哥背着书包，走得急急忙忙的。

张一可大哥哥身边没有旁人，他直接出了大门。

花儿从暗处出来，目光追着张一可大哥哥的背影。

张一可大哥哥在应该拐弯的地方，却没有拐弯。他这不是回家。

花儿鼻子有些发酸，看来真像妈妈猜的，张一可大哥哥在做坏事。

回去的路上，花儿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她一到家，张一可大哥哥已经回来了。所以，花儿的一只脚刚跨进家门，她脆脆的声音便响起来：“大哥哥，大哥哥……”

看见出来的是妈妈，花儿没情没绪地垂下头。

杨爱红问：“你看见大哥哥了吗？”

花儿瘪瘪嘴，竟哭了，边哭边把她看到的告诉了妈妈。

杨爱红不知不觉间眉头耸了起来，她感到问题可能比她想的要严重。





“大哥哥真的是在做坏事吗？”花儿眼泪花花地看着妈妈。她一点也不希望张一可大哥哥做坏事。大哥哥是那么勇敢的一个人，怎么能做坏事呢？大哥哥真要做了坏事，以后会不会还对她好？会不会打她？

“大哥哥不会做坏事，他可能有别的事。”杨爱红安慰花儿说，她也是在安慰自己。

“要不要告诉伯伯？”

“暂时不告诉。”杨爱红才有了主意。

想要做一个好的继母，就得对张一可了解，了解他到底在做什么。杨爱红决定亲自出马，摸一摸张一可的情况。





二十八 不得不进网吧

张一可回到家里，花儿一双探究的眼睛几乎没离开过他。

吃过晚饭，应该是花儿拿着书本到张一可大哥哥的房间做作业，可是今天花儿却没有这么做，她很有心事地用手指头在饭桌上胡乱画着。张一可的眼睛示意花儿可以做作业了，花儿像没看见。杨爱红也说：“花儿，快去跟大哥哥做作业！”她还用目光示意花儿。花儿这才不情愿地站起来，去拿书本。

坐到张一可身边，花儿一直嘟着嘴，张一可跟她说话，花儿也不回应。

“花儿，你怎么啦？”张一可终于看出什么来了。

花儿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她看看外面，妈妈已经去厨房了。花儿表情严峻地问：“你做坏事了吗？”

“做坏事？”张一可吃惊不已，“我没有呀！”

“你放学为什么不回家？”

“你……怎么知道？”



“你到哪儿去了？”

“你……是不是……”张一可看看外面。“跟踪我了”几个字没有说出来。

“我不告诉你！”

张一可已经明白花儿一定是受杨爱红指使，去学校盯着他。张一可没有点破，他说：“大哥哥向你保证，决不做坏事！大哥哥是到一个老师家去补课了。”

“到一个老师家去补课”是一个能让杨爱红放心的理由，至少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好的借口。

花儿听了，满脸是笑，马上跑了出去，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告诉妈妈了，大哥哥没有做坏事！”

张一可确实没有做“坏事”。每天放晚学后，张一可都去了网吧，但不是为了上网打游戏。既然火鸡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就不可能在这座城市里消失。他们劫了钱，除了吃喝，还可能进网吧。所以张一可放弃在荷塘“守株待兔”，转而把目标放在网吧。

张一可已经找了二十多家网吧，都是利用放晚学后的时间。双休日是寻找的好时机，时间也充足，但难对付的是花儿。如果他要出去，花儿必定缠着他，没有足够的理由，休想说服她。花儿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宠爱的结果。自从那天放晚学路上的事发生后，花儿变得爱在张一可面前撒娇了。对花儿的撒娇，尽管张一可装模做样地拉长脸，可在张一可的心底，却有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仿佛春风拂面，如同沐浴明媚的阳光。花儿越撒娇，他越觉得花儿可爱。在花儿撒娇的过程中，张一可有了长大的感觉，有了做男孩子的感觉……

是的，张一可喜欢花儿跟他撒娇。

哪怕是为了花儿，张一可也不能做不该做的事。

在家里买电脑之前，张一可跟梁文学去过一次网吧，在里面不知不觉待了两个多小时，那些游戏比作业有趣多了，又岂止是有趣？那简直是刺激！那天梁文学看着兴奋得面孔发红的张一可，意味深长地笑了。

“你笑什么？”张一可奇怪地问。

梁文学没有直接回答张一可的话，却说：“我敢保证，你以后还会来！”

“为什么？”张一可心虚地问。

梁文学再一次笑了，而他的目光却像要直射到张一可的心里。

“我以后不来了。”张一可似对自己说，他避开梁文学的目光。

“我第一次进网吧后，也对自己说过，以后不能来这个地方了，结果我又来了。要不，我也不会天天要借你的作业当参考了。”

张一可不明白梁文学这么说是劝他不要来，还是把他的心思看透了。张一可没有问。以后张一可虽然萌生再去网吧玩玩的念头，但他都及时把那些念头掐死了。一天，父亲看似随意地问张一可上不上网吧。

张一可没有立刻回答父亲的话，脸红了。等父亲严肃地问第二遍，张一可才埋头说去过一次。

“那是个让人容易失去自制力的地方，你还小，千万不要去！”父亲严肃地说。不久，父亲买回来一台电脑。

张一可理解父亲的用意，以后张一可再也没有迈进网吧一步。

为了找回玉佛，现在张一可不得不进网吧。有些网吧有招牌，容易被发现；也有些网吧在不起眼的小巷里，甚至没有任何标记。往往这





些网吧里有不少中学生模样的人，张一可看见过头发染得像火鸡的小青年，也看见过平头或分头，却都不是他要找的人。在网吧里，为了不认错人，也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张一可会悄没声儿地凑到人家跟前。过于入迷的人一般不在意张一可，有的却对张一可没有好声色：

“看什么看，滚一边去！”只差动手了。尽管如此，张一可还是有了不少的信心，说不定火鸡他们会在这样的网吧里。不过要找到这样的网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么一来，他得格外地细致，得多跑些路。

随着一个个新的网吧被张一可发现，张一可的工作量就更大了。因为去过了的网吧里，到下一次，张一可很可能会再去一次——上次没有发现，不等于这一次就不会发现，谁知道火鸡他们在什么时间进哪一个网吧呢？而张一可对那三个人的记忆因为墨镜，没法用语言来表达。他相信他只要看见他们，就一定认出来。

张一可只有这么义无反顾地找下去。

花儿的话，使张一可暂时中断了寻找，他不想花儿每天跟踪他。以后一连多日，张一可按时回家。风平浪静了一段时间，张一可以为花儿和杨爱红忘记了，便又开始回来迟了。这回张一可多了一个心眼，他对花儿说：“我们要期中考试了，放晚学会回来迟点儿。”他的话也等于对杨爱红说，因为花儿会把他的话传给杨爱红。

花儿也将进入期中考试，杨爱红应该不会再怀疑他了。

这期间父亲张子江回来过一次，父亲一个劲地看着张一可，然后微笑着，拍了拍张一可的肩膀，说：“很好，爸爸喜欢你这样！”

张子江也没有具体说明张一可的什么样子让他觉得“很好”。

张子江话锋一转，又说：“不过，有什么事情尽管跟阿姨说，也可

以跟我说，别闷在心里。”

显然，杨爱红有选择地把张一可的情况对张子江做了“汇报”。

张一可究竟去了多少网吧，连张一可自己也说不清了。一些网吧的主人已经熟识了张一可，一看见张一可，脸上就露出欠债不还一样的神情说：“你究竟找谁？”或者说：“你逛什么逛，别没事儿找事儿！”



勇敢吧，
一可



二十九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从下午两点开始，高伟就有些急不可耐地潜伏进了荷塘边的芦苇丛里，眼睛满怀希望地盯着那棵最大的柳树。

大柳树很苍老，阅尽人间沧桑似的立在那里，它的上面有两只知了在叫，很亢奋，像是在比赛。

高伟听出知了的叫声是：“来了，来了，送钱来了……”

高伟没法不满怀希望。

对张一可和梁文学来说，在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他们出于侥幸心理硬撑了一次，可是他们还能再撑得住第二次吗？第二封信就是最后通牒，表明火鸡他们已经没有耐心了。只要两个人违背了信上的要求，火鸡他们必然采取严厉的报复。想想火鸡他们的厉害，张一可和梁文学最后只能乖乖地把三百块钱送来。

荷塘周围很安静，几乎没有行人。这是张一可和梁文学来送钱的最好时机，当然也是高伟取钱的最好时机。

开始高伟身上出了不少的汗，是热的。尽管季节到了秋天，但离真

正意义上的秋天，夏天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后来高伟身上的汗没有了，感觉到了凉爽，原来是太阳滑落到了天空的西边，即将到地平线上。

“怎么还不来？”高伟活动活动麻木了的筋骨，揉了揉酸胀的双眼。高伟心里希望的火苗渐渐地弱下去，就像快要耗尽灯油的油灯。

高伟实在找不出张一可、梁文学不来的理由。他很快这样安慰自己：他们怎么可能不来？他们是要等天色暗下来才来，他们是怕被别人看见。

那就继续等吧。

西方的天空燃烧起晚霞的时候，张一可和梁文学依然没有来，但来了二（2）班的耿思思。

耿思思看似散步，看似欣赏荷叶，她的手上还抓着一只傻瓜相机。

高伟看着耿思思。

半个小时过去了，耿思思没有走。

一个小时过去了，耿思思还是没有走。

尽管耿思思手抓相机，做出随时要拍摄的样子，但她并没有真的拍了什么，她所处的位置始终对着大柳树，像是在等人。

高伟就是再笨，也感觉到：来者不善。

耿思思和张一可、梁文学是同班同学，而且前后挨着。如果张一可和梁文学决意不送钱，那么他们就可能跟耿思思协商过，请她帮帮忙。

具体的帮忙就是由耿思思装作来荷塘看景散步，只要来取钱的人一出现，就用照相机把对方拍下来，抓个现行，作为“铁证”。

高伟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的问题是，耿思思不走，他就不能从芦苇丛里出来。





高伟已经无心想钱的问题了，他趴在芦苇丛里的时间够长的了，芦苇丛里有无数的蚊子，它们丝毫没有因为夏天接近尾声而收敛疯狂的本性。随着黄昏的降临，蚊子开始活动起来，一拨一拨朝他扑来，似乎整个荷塘里的蚊子都飞来喝他的鲜血。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快走吧！”高伟在心里祈祷着，两只手轮番在身上抓着，挠着。

有不少的蚊子死于高伟的巴掌。

可是蚊子不怕死，它们前赴后继，赴汤蹈火，大有要把高伟的血喝干的架势。

天空的晚霞渐渐地淡了，夜幕随之慢慢地拉开。耿思思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看上去很悠闲、自得。

高伟再也受不了了，借着夜色，趁着耿思思不注意，出了芦苇丛，然后做出像路过这里的样子，准备回家。

耿思思看见了高伟，有些惊讶地问：“高伟，你怎么在这？”

“路过，马上回家。”高伟说。

如果是在白天，耿思思会看见高伟脸上蚊子留给他的一个个包。耿思思看了看高伟，狐疑地问：“真路过吗？不会是有什么事情吧？”

“能有什么事？”高伟说，心里却骂耿思思：真是狗拿耗子！

耿思思忽然四下看了看，低声问：“高伟，你有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就是要你送钱到某一个地方，就在今天，三百元？你看——”耿思思扬了扬手中的傻瓜相机，“只要那坏种一来，我就把他拍下来！我怀疑这家伙就是我们学校的，是那个所谓的‘三人帮’卧底……”

耿思思果然是有目的的，而且竟是这样的目的。高伟感觉自己的脸

上“哗啦”一下掉下一层东西。

“我没有收到信……”高伟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发出了声音。

“你和李春林要收到这样的信，就告诉我，我一定要抓住他，这家伙太可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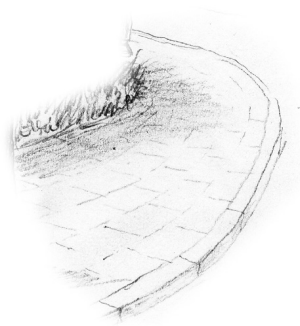
“好的。”高伟怕冷似的哆嗦了一下。

在回家的路上，高伟想到了一条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高伟的发财梦，就这样因为耿思思的出现而无声无息地破灭了。高伟绝没有想到他给张一可和梁文学的信被耿思思拿去了，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给他们。



勇敢吧，
一可





三十 终于有了收获

时间以其固有的脚步向前走着。一次经过荷塘，张一可蓦然发现路上落了不少柳树的叶子，而荷叶也失去了翠绿色，芦苇的叶子黄了，还抽出了穗子。

算起来，张一可找了一个多月。

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县城里，可能只有张一可知道，有多少公开的或隐蔽的网吧，它们分别在大街小巷的哪里，有着怎样的招牌。

张一可就像移山的愚公，勤勉，执着，或者说一根筋。

张一可身体变得结实了一些，皮肤也变得黑了一些。

校园有不断的热点话题，同学们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还有一一次次考试等着他们，张一可的那件事似乎渐渐被班级的同学淡忘，至少没有人再提了。

梁文学开始还经常问，很简单的三个字：“还在找？”

而张一可回应同样很简单的三个字：“还在找。”

然后各做各的事情。

再后来，梁文学不问了。梁文学不问，张一可也不说。

耿思思经常朝传达室跑，看窗台上有没有张一可和梁文学的信件。耿思思有足够的耐心做一名“业余侦探”。

耿思思对“业余侦探”忽然失去兴趣，跟张一可的变化有关。关于张一可的变化，耿思思已经切实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说出来就是：“邻家小弟弟”渐行渐远了。

耿思思的这种感觉最初是从问题目开始的。那是一个课间，耿思思有了一道不懂的数学题，她也没有多想，拿着练习簿就去问张一可。

当时梁文学有些吃惊地看着耿思思，这是发生那件事后，耿思思第一次问张一可习题。耿思思对梁文学说：“你看什么？不认识我呀？”梁文学收回目光，笑笑：“你问，你问。”本来耿思思很正常，被梁文学这么一说，脸上泛起一点红晕，显得有一点不自在，她对张一可说：“给我看一下这道题，我怎么也做不出来。”“好的。”张一可说，语气平和，他既没有受宠若惊，也没有端起架子，然后神情自然地接过耿思思的练习簿，看了看，拿出自己的笔和练习簿，将解题思路很耐心地讲给耿思思听，一边在纸上演示着。讲完了，张一可问道：“知道了吧？”之前那些许的羞涩不见了，多了的竟是大哥哥待小妹妹般的神情。那一刻，耿思思有点恍惚。

“知道了，谢谢。”耿思思不由自主地这样说。在过去，耿思思从来没有对张一可说过一句“谢谢”，好像张一可为她讲题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怎么忽然客气起来了？”梁文学问。

耿思思像才想起来似的，低声说：“哦，对了，我前一阵子替你们





收到过信，忘了给你们。不好意思，信我看了。要怪也怪封信的人心虚，将信口封得太潦草了。”

耿思思从书包里拿出那两封信，交给张一可和梁文学。为什么这时候将信给张一可他们，耿思思似乎能说清楚，又似乎说不清楚。

“你怎么可以私自拆别人的信？也不怕犯罪？”梁文学老大不高兴地说活。

“你先看了信再说！”耿思思说。

一看信，梁文学“哦”了一声。

张一可拆了自己的信，不惊不诧看了一下，然后扭头看了一眼梁文学的信，一样。

“吓坏了吧？”耿思思挑衅地对梁文学说，目光却扫了扫张一可。张一可很镇静很正常。

“我怕什么？”

梁文学正要把信撕了，张一可及时拦住了：“给我，有用。”

于是，耿思思讲了她的推理，讲了她在那天带着相机去“老地方”等待，打算将卧底逮个正着。可惜等了一个下午，也没有见着有人来。

梁文学的眼睛大大地看着耿思思：“你怎么知道荷塘？”

张一可也表现出一副很惊讶的模样。

“切，这还不简单，从李春林的嘴巴里问呗。”耿思思得意地扬了扬眉头。

“谢谢！”张一可对耿思思说。

梁文学不明白张一可为什么要谢耿思思，但耿思思明白了。

两封信被张一可收了起来。

张一可的寻找终于有了收获。

这是周末。张一可在一个名叫“心太软”的网吧看见了两个人。他们依然戴着墨镜，也许正由于戴着墨镜，才使张一可记忆的火花一闪——是他们，肯定是他们，是平头和分头！再找，却没有火鸡。

张一可的心猛地跳起来。找到这两个人，距离找到火鸡就不远；距离找到火鸡不远，那么找到玉佛也就不远了。

激动中的张一可惊诧地发现，平头和分头的旁边还有一个人，竟然是高伟！尽管戴着墨镜，张一可还是一眼看出了他。

高伟怎么跟他们走在了一起？他又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难道他这么快就忘记了那天的事？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张一可暂时无暇理会高伟。

张一可这时最聪明的办法应该是悄悄地离开，打电话告诉唐六三，而且唐六三给的手机号码还在他的身上。然而，张一可太激动了，他的眼里只有平头和分头，他一步一步地朝他们走去。网吧的那个老板，冲张一可喊：“喂，你要干什么？”

张一可一直走到了平头和分头跟前。

平头和分头看见张一可时，愣住了。不过，这两个人马上做出没事的样子，眼睛继续盯着机子的屏幕。

高伟也看见了张一可，懵懂地眨巴着眼睛，像是张一可从天上掉下来：“你你……你怎么也来了？”

张一可冷冷地盯着高伟。

高伟转而去看不平头和分头，对他们说：“这小子是来找你们的，他一直在找你们！”





张一可本来处于一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的状态，高伟的话倒是点醒了他。张一可盯着平头和分头，愤怒地说，“你们抢了我的玉佛！”

“我没有！”平头说着站起来，有些慌张。他的话等于承认认识张一可。平头就是唐幸福。

分头“哼”了一声说：“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分头是彭海。

老板走过来，问什么事。

“他们抢了我的玉佛！”张一可说。

网吧里的人纷纷朝这儿看。

彭海站起来，冲到张一可面前，用劲揉了揉张一可，一只手指戳了戳张一可的脑门：“谁抢你的玉佛啦？你小子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别血口喷人！小心我给你点儿颜色看！”

彭海摘了墨镜。

“你说，我们究竟抢没抢你的玉佛？”彭海气恼地问，“玉佛是你爷拿去了，你不是还冲你爷跪下了吗？你不会连这事也忘了吧？”

说到后一句话，彭海邪邪地笑着。

张一可的脸红得近乎发紫。

“你们跟他是一伙的！”张一可的声音大得有种惊天动地的效果。

高伟被吓得不由站起来。

“你发什么神经？”老板拽着张一可的一只手，要把他拉走，“给我滚出去！别在这里捣乱！”

张一可意外地平静下来，对彭海和唐幸福说：“你们虽然没有直接抢我的玉佛，但是那天你们都在场，你们知道谁抢了玉佛。你们就是跟

那个坏蛋是一伙的！”张一可用另一只手指了指高伟：“你们还拿了他的钱！”

彭海却不把张一可放在眼里，他哈哈笑着，说：“你们听听，这家伙一会儿说我们抢了他的玉佛，一会儿又说没有，现在又说我们拿了他的钱，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把手放到高伟的肩头，说：“你告诉大家，那天我们拿了你的钱吗？”

高伟缩了缩脖子，说：“没有。”

“你们都听见了吧？这小子绝对是一个神经病！”彭海把脸对着网吧的老板，“老板，你还要我们怎么玩？”

老板硬把张一可拽出了门。

唐幸福后悔今天来到网吧，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三十一 像一只小豹子

唐幸福已经没有心情在网吧玩了。

“我们还是走吧……”唐幸福对彭海说。唐幸福主要担心张一可会打电话给他父亲唐六三，父亲在他面前提过张一可后，唐幸福并没有把张一可放在心上，那天他戴着墨镜，张一可能认出他来吗？况且他也没有抢张一可的玉佛。即使被张一可认出来，张一可又能怎么样呢？为了一块小玩意儿，张一可竟然叫了爷，竟然跪下了。这样的一个男孩怕他什么？

唐幸福绝没想到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张一可还惦记着他的玉佛，竟然找到他们。

“那小东西有什么可怕的？你也太把他当回事儿了！”彭海撇了撇嘴说。

“那我走了。”唐幸福站起来。

“哎，你还真走呀？就他，把你吓成这样？”

“要玩儿你们玩儿吧。”唐幸福真的走了。

看见唐幸福走了，高伟也不玩了，他是玩不下去了，心态变了。高伟站起来，正要给彭海说什么。彭海撵苍蝇一样，挥着手：“滚滚滚！就你们这胆子还想做大事！”

高伟走了。

高伟是在网吧里遇到火鸡、彭海、唐幸福的，那天他们倒没有拿高伟怎么样，火鸡还给了他一瓶饮料。“以后就是我们的人了，有事找大哥！”临别的时候，火鸡拍了拍高伟的肩头，说了这句话。以后高伟跟他们有了交往。高伟喜欢他们的那种状态，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今天高伟来网吧，是三天前就跟彭海约好的。

刚才在看到张一可的时候，高伟涌起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吃惊：过了这么长时间，张一可竟然还在找他的玉佛！

张一可的出现，将高伟的心里搅得七上八下，他只能离开。

彭海继续玩。

不一会儿，唐幸福又回来了，脸色有所不安。

“你不是说走了吗？”彭海笑了。

“那个男孩在外面，他没走！”

“是吗？”彭海愣了一下，“那就让他在外面得了。我们也没有拿他的玉佛，怕他干什么？”

“他要我们告诉他，大哥在哪里。”唐幸福压低声音说，他恨不得把彭海拽起来。彭海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火鸡肯定不能得罪，可是这个张一可又非同一般的难缠。唐幸福把声音又压低了一些说：

“他已经在我爸那里报了案，我爸也把手机号给了他。你是不是以为被我爸抓住了很好玩儿？今天真不该跟你出来！”





彭海听了，没有说话。

唐幸福还有几句话没有跟彭海说。唐幸福在外面跟张一可进行了这样的“协商”：

“那块石头又不是贾宝玉的通灵宝石，值得你这样吗？”

张一可不语。

“我反正没有拿，你有本事就去找拿你玉佛的人！”

张一可盯着唐幸福：“他在哪里？”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出卖朋友的事，我不做！”

“他在哪里？”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他在哪里？”张一可似乎只会说这句话。

唐幸福明白了，张一可找不到火鸡，以为找到他们，就能顺藤摸瓜，从而找到火鸡，讨回玉佛。

真是很简单又很固执的想法。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知道！”张一可的眼睛里还闪着这句话：你怎么会不知道？

看见高伟出来，张一可冷冷地看着他。高伟溜了一眼张一可和唐幸福，没有说一句话，推起单车，走了三米左右，跨上单车，便很快不见影子了。

唐幸福也打算骑起单车，想不到张一可抓住了他的单车。

“你抓我车子干什么？”唐幸福恼火地说。

“他在哪里？”张一可声音不高，但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你不告诉我，我就跟你没完。

唐幸福完全可以来硬的，以摆脱纠缠，但问题是张一可已经在父亲那里报了案。他不能再错了。

唐幸福缓和了语气对张一可说道：“我买一块玉佛送给你，怎么样？这事算完了。”

张一可不为所动：“他在哪里？”

唐幸福在心里叹息了一声，放下单车，回网吧找彭海。

“怎么办？”唐幸福望着彭海，指望他拿主意。

彭海也有些紧张了，他想唐幸福的老子真来了，可能会放过他的儿子，能放过他吗？

今天是期中考试的最后一天，考过试，学校就放学了。回家还早，彭海记着跟高伟的约定，就把唐幸福拉到“心太软”网吧。

“我们走！不信他还能吃了我们！反正我们没抢他的东西！”彭海做出强硬的姿态说。

两个人来到外面。

张一可果然在，他身子依在架着的单车上，眼睛盯着网吧的门，他这是在打持久战。一看见唐幸福和彭海，张一可立即站直了身体，迎了上来。

张一可说：“他在哪儿？”

“你有本事自己找！”彭海轻蔑地说。

唐幸福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真的不知道。”

唐幸福说的是实话，即使彭海也不知道火鸡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儿，是干什么的。“你怎么会不知道？”唐幸福有一次这样问彭海，他怀疑彭海故意跟他隐瞒了火鸡的实情。彭海说他们只是在路上随便认识





的，以后就成了朋友。由“路上”到“成为朋友”之间发生过什么，彭海没有讲，似乎也不愿意讲。“玩呗，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我又不是警察。”彭海最后轻描淡写地结束了话题。

“你们知道！”张一可压根儿不相信。

彭海示意唐幸福别跟张一可啰唆，快骑上车开溜。在两个人向车子走去时，张一可抢先一步，走到他们前面。

“求求你们告诉我……”张一可不再固执，态度也软下来，他好不容易找到平头和分头，怎么能轻易让他们走呢？能找到他们，离找到火鸡也就不远了。

“一个破石头，有这么稀罕吗？”彭海说。

唐幸福从张一可这么长时间的寻找，感觉到他对玉佛的珍视，能这么对待妈妈的遗物，至少说明他对妈妈的感情很深。唐幸福说：“我们确实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希望早一点离开这是非之地。

“那他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上学？”张一可殷切地望着唐幸福。

彭海嘴角浮起一丝坏笑，他看看唐幸福，然后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告诉你也行，不过是有条件的……”彭海故意不往下说了。

唐幸福觉得彭海有了什么馊主意。

“什么条件？你说——”张一可信以为真，眼睛盯着彭海。

“条件嘛，也不是很难……”彭海拉长腔调说。

“你说，我答应你！”

“说话算数？”

“算数！”

“我的条件是，你或者叫我三声爷，或者跪下来，两条任你选一

条。我们够意思吧？”彭海邪邪地笑了。

张一可的脸一点一点地红了，最后连耳朵根都红了。他的手握成了拳头。

“我不！”张一可突然大叫一声。

“那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你说话不算数！”说着，彭海朝唐幸福招了一下手，推起车子，准备骑上去。

“我不！”张一可又吼了一声。

彭海的一条腿刚跨上车子，张一可忙推起他的车子，急走了两步，双手猛地一用劲，他的车子被送了出去，强大的惯性使张一可的车子直奔彭海的单车而去。只听“哐”的一声，两辆车撞在了一起，彭海倒在了地上。

彭海骂骂咧咧地爬起来，到了张一可跟前，一把揪住张一可的头发，搥了他一记耳光。

张一可像一只小豹子扑向彭海，手抓脚踢。张一可毕竟不是彭海的对手，他很快被摔倒在地。就在彭海要把一只脚踩向张一可时，一个人冲上来，猛地把彭海推开。用的劲太大了，彭海踉跄了一下，跌坐在地上。

来的是一个女人。

“你怎么打人！”女人怒目圆睁。

女人是杨爱红。

“你他妈的是谁？你管什么闲事？”彭海开始耍横。

“我是他妈妈！”杨爱红的眼睛瞪圆了，手指指着地上的彭海，“你再碰他一下试试！”只要彭海再有所动作，杨爱红一定不会饶了他。

杨爱红去扶张一可，等她再找彭海时，两个人没有了影子。





三十二 那是我们的秘密

刚刚像小豹子似的张一可这时忽然成了绵羊。不，仿佛是一只遭霜打了的茄子，他耷拉着眼皮，蔫着脑袋，听凭杨爱红拍着他身上的灰尘。

张一可的玉佛果然是被人抢了，他是在找玉佛——那是他的妈妈送给他的玉佛！证实了她的判断，杨爱红既感动又心疼。

“玉佛就是被他们抢了？”杨爱红轻声地问，她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你天天在外面找，就是找他们？你一次次进网吧，也是为了找他们？玉佛要回来了吗……”

杨爱红的话也泄露了她的秘密——她跟踪了张一可。

杨爱红一开始决定跟踪张一可的时候，只是想发现张一可到底在做什么。第一次看见张一可进了网吧，杨爱红很奇怪：张一可怎么会去网吧？家里不是有电脑吗？可是，张一可很快就从网吧里出来了，不久又进了一家网吧。

张一可从没有在一家网吧待超过十分钟。

一连几天，张一可都是这样匆匆进网吧，然后又匆匆出来，进入下一家网吧。

杨爱红很快明白，张一可是在找人，他的玉佛很可能就在这个要找的人身上。是一个小混混吗？是不是他抢了张一可的玉佛？

杨爱红替张一可感到不安，张一可单薄的身体，根本不是小混混的对手，可是她无法阻止张一可的寻找，因为那是他亲生母亲的玉佛，是张一可的一份想念。凭着她对张一可的有限了解，她相信只要一天找不到玉佛，张一可就不会停止寻找。

杨爱红摸清了张一可的规律，一放晚学他就去了街上开始寻找，等太阳落下地平线，他便回家。这样，杨爱红便在放晚学前赶到学校附近，等张一可从学校出来，她就远远地跟着他。

杨爱红能做的就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在暗中保护着张一可。

要张一可骑上单车，是杨爱红建议的。

杨爱红对张一可这样说过：“你把单车骑上，这样回来也快一点儿呀。别怕把单车骑坏了，就是单车不见了，也没有关系。”

骑单车与步行是不一样的，有单车寻找的范围更大一些，也相对轻松一些，张一可接受了杨爱红的建议。

杨爱红也骑上了她的电动车。

杨爱红不知道张一可什么时候能找到他想找的人，但只要张一可找下去，她就一天天跟下去。她是一个母亲，她要替张一可的生母做张一可的保护神。

张一可没有回答杨爱红的话，也没有直接面对杨爱红的目光，但他点了点头，表示默认。他丝毫没有想到杨爱红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更





没有想到杨爱红会石破天惊地喊出“我是他妈妈”，那一刻张一可像被电击了似的。

张一可一点也不想被杨爱红看见刚刚发生的一幕，那是他的事情。

然而，在关键时刻，杨爱红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的身边。张一可相信，只要彭海对他再做出什么，杨爱红一定不会对彭海客气的。

那一句“我是他妈妈”就是对彭海的严正警告，也是一条鞭子，一条抽向分头和平头的鞭子。

在以后的好长的时间里，这句话回荡在张一可的耳边，并给了张一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有那么点热血沸腾，有那么点甜蜜温暖，甚至浑身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力量。

从杨爱红的话里，不难看出，她已经知道他的玉佛被人抢了。那么，她是不是还知道其他一些事情？张一可感到他的那双膝盖疼痛起来。张一可希望杨爱红知道的就这么多。

杨爱红叹了一口气，去推张一可的单车。车子坏了，不能骑了。

张一可的那一撞，到底用了多大的气力，可想而知了。

“你替我看着电动车，我去把单车放到修车铺修一修。”杨爱红把单车扛到了肩上，去找修车铺。

张一可站在杨爱红的电动车旁，看着背影有些怪异的杨爱红，脑子里似乎涌起很多的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有。一个久远的画面慢慢地浮现了出来：天下着雨，不是很大，但密密匝匝的。张一可骑在妈妈的脖子上，他的头上罩着妈妈的一件外套。“妈妈快点儿呀！”张一可喊。

“好的，妈妈快点儿！”妈妈加快了脚步。“妈妈快点儿呀！”张一可还嫌妈妈慢。“好，妈妈快点儿！”妈妈的声音带着粗粗的喘息……

“妈妈……”张一可喃喃地叫道。张一可感觉到他的眼泪悄然地滑落下来。

十多分钟后，杨爱红回来了。

“坐在我电动车后面，我带你回家。”杨爱红说。

“你先走，我走回家。”张一可闷声闷气地说。

杨爱红也不再坚持，她推着电动车，跟张一可一块儿走。

张一可默默地跟着杨爱红，像她的一条尾巴。

杨爱红不会沉默的。

“一可，你这样找下去，阿姨真不放心你！”

“那些小混混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

“一可，阿姨知道你珍惜那块玉佛，那是你妈妈的，你应该这样。可是，你妈妈也不希望你被人欺负呀！”

……

杨爱红的话像缓缓流淌的水，一直流进了张一可的心里，尤其是刚刚说的那一句。

张一可鼻子一酸，眼泪不听话地再次滚落下来。不过，他马上把眼泪擦了。正因为是妈妈的玉佛，他才一定要找回来。而且，他要找回的不仅仅是一块玉佛。

“一可，你看这样行不行？阿姨帮你找，刚才那两个混小子我已经认识了。他们车子上不是有书包吗？肯定是哪一个学校的，可能是高中生，也可能是职校的学生，我到学校找他们，不信找不到。”杨爱红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不用，我自己找。”张一可说，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不是他们，是另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学生，他们是一伙儿的。”

杨爱红“哦”了一声，难怪张一可找了那么长时间。

“那怎么找呀？”

“我能找到！”张一可想的是，只要火鸡在县城里，他总有一天会找到他。能直接找到火鸡当然更好，找不到就通过分头和平头来找。

“好，你找！”

杨爱红的干脆使张一可感到意外，他不由看了看杨爱红。杨爱红没有说气话的意思。张一可忽然扭捏起来：“阿姨……”

“你说！”

“我想买……”

“想买什么？你说。”

“我想买相机。”张一可想到了耿思思的相机。

“买相机？”杨爱红迷惑地看着张一可。

“我……要把他们拍下来……”

原来张一可是要留下证据！杨爱红爽快地说：“好！阿姨给你买！一可，有了相机，以后遇到他们就躲着点儿，别跟他们直接打起来，你一个人哪是他们的对手？你就把他们偷偷拍下来。到时候，阿姨去找他们！”

快到家时，张一可疾走两步，走到杨爱红的前面，有些做错事似的心虚说：“阿姨，今天的事请你不要告诉我爸，也别告诉花儿！”

杨爱红愣怔了片刻，说：“好，阿姨谁也不告诉，那是我们的秘密！”

“我们的秘密”这几个字让张一可的脸又热了一下。

进了家，张一可和杨爱红都想把脸上的表情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不知是过了，还是没有到位，反而表现出一种跟平常不一样的东西，特别是张一可。他还伸手在脸上摸了一下。被彭海打了的一侧脸颊，还隐隐地疼着。

花儿疑惑的目光一会儿停留在张一可的脸上，一会儿停留在妈妈的脸上。花儿说不出大哥哥和妈妈的不正常在哪里，但她感觉到了。

“大哥哥，你今天没有遇到坏人吧？”花儿的目光在张一可身上搜寻着。

张一可勉强笑了一下：“没有。”

在杨爱红去了厨房时花儿立刻跟了过去，不久张一可听到厨房里花儿压低了的声音。花儿跟她的妈妈也是有秘密的，这个秘密就是花儿每天放晚学回家乖乖地做作业，而妈妈则出去接大哥哥回家。大哥哥那天不是为了花儿跟坏小子打了一架吗？坏小子被大哥哥打了咬了，肯定不甘心，说不定要寻机会报复大哥哥，所以，她必须每天去接一下。

花儿完全相信了妈妈。

但妈妈今天却没有对花儿说实话，妈妈说大哥哥今天没有遇到坏小子，他的单车坏了，所以回来迟了。

第二天，杨爱红就把相机买了回来，还教了张一可怎么用。





三十三 人流中有个人影一闪

出了校门，唐幸福无意中回头，发现人流中有个人影一闪。唐幸福没有把他看到的说出来，他怕彭海笑话他，而且他也拿不准那个人影是谁。自从在“心太软”网吧遇见张一可，尤其目睹了张一可单车那凶猛的一撞，唐幸福总怕再看见张一可，有时走在校园外面，忽然会莫名其妙地觉得身后跟着一双眼睛。每次回到家里，心不由得悬着，以为张一可已经把他告发到父亲那里了。

唐幸福故意落在彭海的后面，在往荷塘方向拐去时，唐幸福回头看了一眼，他再一次看到了那个人影。

莫非是那个小不点？唐幸福心里“咯噔”了一下。

正是张一可。

张一可没有放弃他的寻找。他既然看见了平头和分头，并且知道了他们是高中生，那么离找到火鸡也不远了。张一可利用二十多天的中午时间，骑着单车，跑遍了城里所有的高中学校，包括职校，这也是杨爱红的话启发了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一可终于找到了平头和分头所在的学校。找到这两个人的学校，以后张一可省事多了。每天一放学，张一可就去守候在平头和分头他们学校的大门外，看见平头和分头走在一起，便悄悄地盯上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走在一起，张一可便回家。只要盯紧了这两个人，就不怕找不到火鸡。那天的事让他吸取了教训，他应该避免和他们发生正面交锋，否则他一个人不是两个人的对手，更不可能是三个人的对手。这就是张一可要买相机的目的——把两个人与火鸡在一起的情景拍摄下来。等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他就可以去见那位警察叔叔了。

有了相机，张一可明确地对杨爱红说：“阿姨，我知道您一直暗中保护我，谢谢您！您别跟着我了，我会保护自己的。有了相机，我甚至可以不让他们看见我。”

这是张一可第一次跟杨爱红说了这么多的话，而且还“客气”了。

“好，阿姨不跟了。不过，你每天要早一点儿回家，有特殊情况一定要打电话回来！”杨爱红真想揽过张一可，摸摸他的头。

在同学中，可能只有梁文学一直知道张一可在做什么，但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也没有问张一可任何相关内容。他已经明白了张一可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张一可寻找的绝不仅仅是一块玉佛。他做不到张一可这样，李春林做不到张一可这样，高伟也做不到张一可这样。

说心里话，梁文学佩服张一可，也希望他能尽快找到玉佛，但他不相信张一可会有结果，说不定张一可的不甘心只会招来更大的不幸，那火鸡可不是个一般的人，那家伙要是想修理谁，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有一天梁文学看见张一可的脸上带着青紫的痕迹，劝过张一可：“就算你真的把火鸡找到了，能把玉佛要回来吗？还是算了吧……”





“我一定要找到火鸡！我一定要找到玉佛！我已经叫了爷，已经跪下了！”张一可当时这样对梁文学说，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光芒。这是张一可第一次向别人承认他叫了爷他跪下了。

说了这句话，张一可感到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被搬走了。

张一可什么也不怕了。

确认了那个人是张一可，唐幸福的心里感到发凉。张一可认识他的父亲，这样一来，父亲总有一天会知道他同什么人混在一起，做了什么。他，包括彭海，加菲猫，他们都低估了张一可。事情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他竟还不屈不挠地找着他们，像一条甩不开的蚂蝗。他能在网吧找到他们，能找到他们的学校，如果他愿意，说不定也能找到他们的家。奇怪的是张一可这一次为什么不直接露面呢？

唐幸福唯一感到幸运的是那天他没有把手摸到张一可的身上。

唐幸福后悔今天跟彭海来。他总是这样，一次次后悔，到下一次又不得不跟上彭海——谁让他欠彭海的钱呢？今天中午，彭海一来就把唐幸福拉到教室外面，说：“老大今天约我们聚一聚。”

彭海喜欢称加菲猫为“老大”。

唐幸福听了，没有马上说话。

“怎么，不想去？”彭海问。

所谓“聚一聚”，不会有什么好事，也许又是“搞钱”，也许到哪儿瞎逛。无论是什么，只要跟加菲猫在一起，都是唐幸福不愿意的。唐幸福为难地说：“我落了作业，我要把作业补起来。老头子已经对我不满意了……”

“你害怕了？那小东西居然让你害怕成这样！”彭海满脸鄙夷不屑

地说。

“我怕什么！”

“不怕就好，不过玩玩嘛。”

“我真的有作业！”唐幸福准备回教室。

“我差点儿忘了跟你说，我借给你的钱是老大的，老大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唐幸福收回了迈出去的脚步。

“有事由老大顶着，我们只是跟着玩儿，怕什么？再说你爸是派出所所长，能有什么事儿！”彭海拍拍唐幸福的肩。

唐幸福只好答应去，他给自己定了准则：只是玩，不动手，不参与，决不做违法的事。

到了约定的地方，看见加菲猫已在等他们了。他依然戴着墨镜，依然叼着烟，双腿跨在山地车上，而车子停在一棵梧桐树旁。

天空显得很很高很远，呼呼冷风像怨妇似的在天地间横冲直撞。梧桐树上的叶子几乎落光了，那树干上有一层褐色的皮，有的剥落了，露出了里面青白的颜色。在树的衬托下，加菲猫的面目显得有些模糊，有些萎靡。

说不清为什么，一见着加菲猫，唐幸福便在心里叹息着：“唉，真不该来！”

这次加菲猫却不是火鸡造型，他的头发只剩下两三寸长，而且是黑色的。“难怪张一可找不到他。”唐幸福心里说。

一看见加菲猫，彭海的脸上就绽放出笑容：“今天是不是搞钱？”

加菲猫看看唐幸福，对彭海说：“你小子是不是想钱想疯了？那是





犯法的事儿，怎么能老干？你不怕犯事，我还怕。”

“那是，那是。”彭海讪笑着，摸不着头脑。

“今天大哥请两位小兄弟吃饭，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加菲猫的一只手搭在唐幸福的肩上。唐幸福的眼睛向身后扫了扫，他没有再看见张一可的身影。

唐幸福为难地说：“对不起，我不能去。”

彭海也对加菲猫说：“他呀，每天必须按点儿回家，过了时间，在老头子那里过不了关。”

加菲猫像听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笑话，大笑起来：“我说小兄弟，你已经是一个堂堂的高中生了，难道连这么一点儿自己的空间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劲儿！”

唐幸福气恼地白了彭海一眼。

“好了，你打一个电话回去，说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不能不去的。”加菲猫说。彭海连忙掏出手机递给唐幸福。

唐幸福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过手机。他朝前走了几步，给妈妈打了电话，由妈妈跟父亲去解释。若是直接跟父亲打电话，父亲至少有十个问题要问：那同学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你们一共几个人？你什么时间回来？怎么回来……

潜意识里，对父亲的反叛，使唐幸福跟加菲猫去了。

吃饭的地点还是第一次跟加菲猫一起吃饭的酒店。这次饭桌上多了一个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他在埋头抽烟。

加菲猫叫了男人一声“叔叔”，然后介绍唐幸福和彭海：“这是我的两个好朋友……”

男人显得闷闷不乐，但很客气，也很斯文，他问了唐幸福和彭海的学习情况、家庭情况，语气里不乏一个成人的关心。他还指着加菲猫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跟我这个侄儿学，当初他要好好读书，今天也不会到处瞎混了。他要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你们得告诉我……”

加菲猫低眉顺眼地听着，全然没有了之前的样子。

唐幸福原以为男人是跟加菲猫一样的角色，心里有所戒备，这时他对男人产生了好感。

吃饭的闲谈中，得知男人是做生意的，但是被人骗了。而骗了他的人由于官场有人，没法奈何他。

“我打了几次官司，都没有用啊！我不甘心哪！”男人很伤感。

“找警察呀，幸福的爸爸就是警察，还是派出所的所长！”彭海说。

唐幸福也替男人不平，他插进话说：“我回去把你的事告诉我爸爸，看他能不能管。”

“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也没有证据在手……”男人意兴阑珊地说：“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我现在只想要回属于我的钱，其他都算了。”

说到这里，男人大口大口地喝酒。

“我倒有个主意能更快捷一些，我来扮一个警察，找机会直接找到那个可恶的骗子，把钱要回来。”加菲猫说，他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唐幸福的脸上。

“好主意！我们也去！”彭海说。

唐幸福点点头，他也觉得这主意不错。





191

三十三

人流中有个人影一闪

“倒可以试一下。”男人说。

“可是，这警服到哪里搞呢？”加菲猫抓抓头说。

彭海看着唐幸福，后来男人和加菲猫也都看着唐幸福，他们仿佛看的不是唐幸福，而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

唐幸福说：“这事我来想办法！”





三十四 目光简直像刀子

张一可猛地看见了白鹭，他连忙刹住单车。

一只，两只，三只……一共有七只，也许不止这些。它们有的在荷塘边走着，不像是在觅食，倒像是在悠然地散步；有的站在枯了的荷叶茎上，竟能保持一动不动，犹如在遐想；有的站在荷塘的岸边，把细长的脖子插在翅膀里……

水面显得很宽阔，浮萍正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残荷下铺展开来。

张一可拿出相机，对着白鹭拍起来。有一只白鹭以为张一可要对它们做出什么，它飞了起来。也许看见同伴没有响应它，飞了一会儿，它又落进水里，冲张一可扇了扇翅膀。

张一可今天没有理由不高兴，而且白鹭带给他的似乎预示着更好的兆头。

张一可今天要去见那位警察叔叔，他要做的都做了，离最后的结果只差一步之遥。这最后一步需要借助警察叔叔的力量。那时他要回的不



只是一块玉佛，还有他的尊严。

一个人的快乐是藏不住的，张一可也是如此。张一可的脸上少有的明朗，眼睛生辉，他甚至一边做作业，一边哼着歌。

张一可的快乐自然逃不过耿思思的眼睛。

“张一可，你是不是中大奖了？”耿思思开玩笑地问。

张一可笑了笑。

“那你的……是不是找到了？”耿思思的眼睛忽地亮了，还朝张一可的脖子瞧了瞧。张一可的脖子上什么也没有。

梁文学也忍不住问道：“你是不是要回了玉佛？”他还是感到不太可能。

张一可自信地笑着说：“我说过，我一定要追回我的玉佛！”

“我相信！”耿思思认真地说。

张一可出现在唐六三面前时，还以为唐六三不会认出他来。第一次来时，张一可穿的是T恤衫，现在他穿的是羽绒服，臃肿得像一头熊。校园里很少有男孩子穿得像张一可这么多，张一可穿羽绒服是为了花儿的一句话，杨爱红叫花儿穿羽绒服时，花儿调皮地眨着眼睛说：“哥哥穿，我就穿！”于是，天气一冷，花儿要穿羽绒服时，张一可也必须穿。

唐六三一下子就把张一可认出来了。

“呵，是你？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唐六三打趣地说，因为他看到的张一可与上次迥然不同，今天的张一可眉眼都溢着笑意。张一可在那次报案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唐六三后来还想过他，想他是不是找回了玉佛；如果没有，那念头是不是被时间消磨掉了。“你那块玉佛是

不是找到了？”

张一可摇摇头，说：“不过，我找到了他。他叫林大河，今年二十岁，外号叫加菲猫，家住在城北的郊区，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的爸爸妈妈在一次火灾事故中去世了……”

唐六三的表情变得庄重了，他问：“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找他？”

张一可有力地地点头：“我还拍了照片！”

“是吗？拿来给我看看。”

张一可今天来主要是送照片的，照片有三十多张。

还有两封勒索信，就是耿思思给张一可和梁文学的那两封。

唐六三接过一沓厚厚的照片，以及两封信，再次打量着张一可，他感到这个平常的男孩身上有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唐幸福所没有的。

“我一定帮你把玉佛追回来！”唐六三说，他决心帮助这个孩子完成心愿。此刻，唐六三的心里充盈着对张一可的喜爱。

唐六三先看两封信。

张一可对唐六三讲了信的来历，还讲了第一封勒索信。

唐六三问了张一可有没有按信上说的给钱。

张一可说他没有给，梁文学没有给，别人给不给，他不知道。

唐六三又去看照片，一张一张照片看着，张一可在一旁做解释：

“这个就是加菲猫，是他抢了我的玉佛……这是他的家……这个穿警服的，还是加菲猫……这两个人是跟他一伙的……高中生……”

忽然，唐六三的眼睛圆了，拿照片的手在战抖，额角的一根青筋突突地跳着——他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了唐幸福，唐幸福和戴墨镜、叼香烟





的加菲猫在一起。唐六三急急地在照片里找着，他又看到了几张有着唐幸福的照片，有一张是唐幸福进网吧的背影，他也戴着墨镜……

唐六三强压住心头怒火，指着照片上的唐幸福，问张一可：“你认识他吗？”

张一可很奇怪唐六三表情的瞬间变化。他还是说：“不认识他，玉佛不是他抢的……”

唐六三不言语，继续看照片，一张加菲猫与一个三十多岁男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了他。唐六三想了想，忙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一个面目不是很清楚的人，问张一可：“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张一可不假思索地说：“他就是跟加菲猫他们在一起吃饭的那个男人，好像是加菲猫的叔叔。”

张一可绝不会知道这时唐六三的心里又涌起了巨大的喜悦。照片上的三十多岁男人，是警方一直注意的目标，绰号叫“老鹰”，他有着贩卖摇头丸的嫌疑，只不过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

“这些照片你给别人看过吗，比如那个加菲猫？”唐六三问。

“谁也没有看过，是我偷偷拍的！”张一可说。

“好！你也不要告诉别人说照片送到我这里来了。”唐六三记下张一可的姓名、学校、家庭地址，“我会帮你把玉佛要回来的！”

离开时，张一可兴奋得要跳起来。

送走了张一可，唐六三恨不得飞到唐幸福的面前，好好地揍他一顿。他再次看着那些照片，这一回他又有了新的发现，那个加菲猫穿的警服竟是他的警服。唐幸福真是敢呀，居然把他的警服偷去！他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唐幸福是在他的眼前一天天长大起来的，他以为他是那

么熟悉唐幸福，就像熟悉自己一样。岂知唐幸福在他目光之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正走向危险境地的人。

“你这混账东西！”唐六三愤怒地把拳头砸向照片上的儿子。

照片上的唐幸福无动于衷。

唐六三的目光里流露出痛苦、迷茫，还有无奈：唐幸福为什么要这样？他怎么能这样？不缺吃的，不缺穿的，他还要什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回到家里，唐六三看见唐幸福的第一眼，头发差不多都要立起来，真想扑上去。他拼命忍着，他深知他不能惊动儿子，否则会惊动加菲猫，会惊动老鹰。他要装作和过去一样，在妻子面前也不能流露出异样。

而那些照片此刻就在他的包里。

唐六三尽量不去看唐幸福，他怕他管不住自己的拳头，然而他的目光又不时被儿子的身影牵过去。他还是不明白：唐幸福是警察的儿子呀！警察是坏人的克星，儿子怎么偏要朝他的对立面跑去？是自己教子无方，没有好好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吗？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的那个张一可吗？”吃晚饭时，唐六三还是忍不住问唐幸福。

唐幸福的脸上闪过一阵慌乱，父亲硬硬的目光砸得他脸上生痛。

“记得。”

“记得就好，等哪一天我让你见见他。”

唐六三的目光简直像刀子了。



勇敢吧，
一可



三十五 等待

“记得就好，等哪一天我让你见见他。”父亲的这句话，足以让唐幸福心惊肉跳。当张一可在认出他的那一刻，张一可会怎么样呢？眼睛里会流露出什么来？应该说，张一可的反应并不重要，但在唐幸福的心里，他害怕在父亲的眼皮底下与张一可见面，最好没有这种见面。是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吗？是因为父亲是警察吗？还是张一可身上某种逼人的东西？唐幸福也说不清。

唐幸福决心不再与加菲猫往来，他把MP4以三百元的价格卖给了别人，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凑上，还从妈妈那里蹭了一点，然后把四百八十元如数还给了彭海。只是那从别人身上摸来的一百二十元钱，没有办法补偿了。

彭海装模作样地推辞着，还说：“啊呀，我们可是好朋友，你这是什么意思？”

“欠别人的钱，我不舒服！”唐幸福话里有话地说。从此他可以不用看彭海的脸色了，他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彭海了。

过了两天，彭海慌乱地把唐幸福拽到外面，告诉唐幸福，加菲猫被抓了，他的那个叔叔也被抓了。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坏人，要早知道，我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彭海失去了平时的洒脱，“你说警察会不会来抓我们？你那天真不该把警服借给他们！”彭海没有忘记及时推卸自己的责任。

唐幸福还哪有心思跟彭海计较这些？他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唐幸福害怕与张一可见面，殊不知比跟张一可见面更为严重的事又发生了，唐幸福的头脑里顿时跳出这样一幅画面：他和彭海的手上都戴着手铐，两个警察押着他们朝校园外走去，其中一个警察是他的父亲。同学们拥挤在他们的旁边，指指点点地看着他们……

“真，真的吗？”唐幸福手扶着身边的一棵树，问。

“一个朋友亲眼看见的。我们怎么办？”

“我们……”

“还是你好呀，你爸是所长嘛！”彭海的脸灰着。

“都是你给害的！你就等着警察来抓吧！”唐幸福恨不得把拳头砸在彭海的脸上。

彭海动动嘴唇，看看唐幸福，又闭上嘴。

两个人失魂落魄地朝教学楼的方向走去，谁也没有说话。他们并不想沉默，都希望对方能说点什么，以获得某种安慰。快到教学楼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站住了。

“千万不能让同学看出来。”彭海低声说。

这也是唐幸福想说的话。

唐幸福和彭海开始陷入等待中，或者等待班主任老师来叫他们，或





者等待警车呼啸着开进校园。课间他们几乎哪儿也不去，就坐在位置上，面前放着书本，既不做作业，也不看书。他们感到时间是那样的漫长，好像要存心折磨他们，他们甚至隐约地希望班主任早一点来叫他们，或者警察早一点来抓他们。

一天的时间终于熬过去了。唐幸福和彭海丝毫没有感到轻松，结果在该来的时候，不会因为他们回家而不来。他们一块儿走出校门，一块儿骑上单车，还并排行驶了一段路，不得不分手时，他们彼此看看对方，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

两个人却什么也没有说。

唐幸福回到家里，父亲还没有回来。于是唐幸福立刻又生出了一个新的等待：等待父亲回来！

父亲究竟什么时候回来的，唐幸福不知道。唐幸福从床上醒来时，懵懂地闪着眼睛，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居然平安地睡了一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在唐幸福背着书包去推车时，父亲对他说：“唐幸福，你今天不用去上学，等会儿跟我走！”声音不高，却透着不可抗拒的威严。

父亲很少叫唐幸福的全名。

唐幸福僵僵地立了片刻，回转身，把书包放下。

“六三，你真要把幸福送去？”刘庆芳泪眼汪汪地望着唐六三。

唐幸福浑身哆嗦了一下：要把他送到哪里？

父亲不语，他拿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警服，然后装进一只塑料袋里，挂在自行车的龙头上。父亲沉默地收拾好了一切，冲唐幸福低吼了一声：“走！”

唐六三骑上他的自行车，唐幸福骑他的单车，唐幸福骑了三次才骑上去。

“六三……”刘庆芳在他们身后哀伤地喊。

唐六三没有回头，他在前，唐幸福在后，谁也不说话，北风在他们之间呼呼地跑过。唐幸福几乎蹬不动车子，他身上的汗一股一股地流出来。

看见派出所，唐幸福想原来父亲要把他送到派出所来。那么，彭海是不是也来？

到了派出所，父亲跟小毛交代了一些事。小毛一边答应着，一边用眼睛扫着唐幸福。

待唐六三说完了，小毛问：“幸福，你怎么不上学？”

唐六三“哼”了一声。唐幸福低下头。

小毛不再问，他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对唐六三说：“那块玉佛被林大河六十块钱卖了。”

“卖了？卖给谁了？能想办法赎回来吗？”

“他是在街上卖的，恐怕……”

唐六三叹了一口气：“我再想办法吧。”

唐六三又朝外走。

唐幸福没有走，他哀哀地叫了一声：“爸爸——”

“走！”唐六三没有回头。





三十六 为自己跪着

唐幸福一直被带到局里。

进入大门之前，唐六三站住了，他眼睛没有看唐幸福，却看着大门上的国徽，说：“我每次走进这里，都是抬起头，可是我今天却要低着头……你给我看清楚了，这里是公安局，在这里你必须说实话，把你所做的都说出来！你既然已经做了，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唐幸福双腿发软，差点跪下，他再次哀哀地叫着：“爸爸——”

唐幸福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眼泪流了出来。

“你早干什么去了？”唐六三伸手推了唐幸福一下。

一个警察走过唐六三的身边，打了招呼，说：“你也送来一个呀！刚才送来的那孩子，你猜他干什么？居然拦路抢劫！唉，瞧瞧现在的这些孩子……”

唐幸福以为是彭海，等看见了，才发现不是，那孩子大概是个初中生。其实，唐幸福应该认出那个孩子，第一次参加加菲猫“搞钱”，他们拦截的四个中学生中就有他，他名叫高伟。

唐六三把唐幸福带到一个办公室，里面的两个警察都认识唐六三。一个警察打趣道：“唐所长，你是不是凑热闹？你自己带到所里处理不就得了？”

“这是……我儿子……”唐六三脸上发讪。

说话的警察吃惊得张大嘴。

“你……”另一个警察站起来，拉过唐六三，嘀咕着什么。

“我是认真的！”唐六三说。

于是，唐幸福在两位警察的面前，开始了艰涩的坦白，他把怎样借钱买MP4，怎么认识加菲猫，跟加菲猫做过什么，怎样把父亲的警服偷出来借给加菲猫，都讲了。

唐六三在唐幸福讲了之后，把那套警服拿出来，说：“我没有管好我的儿子，我没有管好我的警服，我请求组织对我处分！”

唐幸福哭了。

唐六三铁青着脸，冲唐幸福吼道：“擦了，你哭给谁看！”

回去的路上，仍然是唐六三在前，唐幸福在后。唐六三霜着脸，似乎年老了五六岁。唐幸福脸色苍白而虚弱。两个人仍然谁也没有说话。

唐六三去了派出所，他没有看唐幸福，也没有告诉唐幸福下一步他该去哪儿。

唐幸福站着，怯怯地看看父亲，父亲是低头推车走进所里，腰也佝偻着。唐幸福能想象出父亲在这之前，一定是昂首挺胸。

唐幸福回家。

在家里，唐幸福跪下了。他只能跪下，他原以为父亲会责骂他，会惩罚他，可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连愤怒都没有。父亲完全有理由愤怒





的，完全有理由对他实施各种处罚——那个男人，加菲猫所谓的“叔叔”，是个毒贩，而加菲猫则帮他吧摇头丸销售到一些娱乐场所。

就是这样的人，唐幸福竟跟他们搞到了一起。

唐幸福忽然想起了张一可，他应该感谢那个张一可，是他拯救了他。

刘庆芳回来看见唐幸福，又惊又喜，喜的是儿子回来了，儿子没有被公安局抓去；惊的是儿子跪着，头垂着，一动不动。

刘庆芳的一双眼睛在屋子里搜寻着，并喊道：“六三——”她以为唐六三在家。

没有人应她。刘庆芳走到唐幸福的跟前，伸手拉他。

唐幸福把妈妈的手挡开，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是你爸爸要你跪的？”

“是我自己。”

刘庆芳“哦”了一声，她明白了，儿子怕唐六三回来找他算账，所以先跪下来，以求得父亲从轻发落。刘庆芳决定好好数落儿子一顿：

“你呀你，你怎么不朝好处学，你是想蹲大狱呀，要不是那个孩子的照片，我真不敢相信你有那么大胆子，你是不是有一天连你爸爸的枪都敢偷？你以为你爸是所长就可以胡来……”她说着，忽然想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你爸还当所长吗？他还当警察吗？”

“还当。”

“你起来吧。等一会儿你爸回来了，我告诉他，你知道错了，还跪下了。”刘庆芳再次伸手拉唐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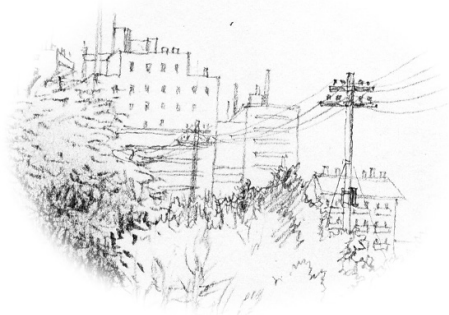
“妈，我是为自己跪着！”唐幸福坚决地说。他从张一可的身上知

道，一个人的膝盖不能侮辱，但他还是跪着，这是他对自己的惩罚，而且是最严厉的惩罚。他要让自己永远记着他今天的“跪”。

唐六三回来了，他只看了唐幸福一眼，没有惊讶，没有说什么，似乎唐幸福是一件摆设，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就在那儿。

刘庆芳对唐六三说：“我一回来就看见幸福跪了，我拉他，他不肯起来。他已经知道错了，你去拉，你拉他，他肯定起来。”

唐六三说：“他是为他自己跪着！”



勇敢吧，
一可



三十七 回归的玉佛

花儿正啃着一个苹果时，她看见身穿警服的唐六三进来。

花儿惊恐地看着唐六三，手中的苹果落到地上，然后骨碌骨碌地滚到沙发腿那里，不动了，似乎对花儿说：“你来拿我呀。”

花儿生活在原来的老家时，警察也来过她家，那一回关于爸爸出车祸的消息正是警察带来的。那么今天警察来是不是又来告诉什么不好的消息呢？花儿脸白了，瞥了一眼苹果，不知所措。

“别怕，小姑娘。”唐六三笑着，弯腰去捡苹果。

在唐六三捡苹果的时候，花儿转身跑开了，并且没命地大叫着：“妈妈——妈妈——”

花儿与赶来的妈妈杨爱红撞了个满怀。看见唐六三，杨爱红也惊呆了。花儿站在妈妈的身后，紧紧抓着妈妈的衣服。

“是不是张一可……”杨爱红的舌头像短了一截。

“你是张一可的妈妈？”唐六三吃惊地看着杨爱红。张一可告诉过他说，他的妈妈病故了。

杨爱红点点头。

“可是张一可说……”唐六三不知怎么说好。

“我是他的继母。张一可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们别紧张，张一可很好。”唐六三冲花儿笑笑，于是他讲了他的来意。

杨爱红听着听着，眼睛直了，身体前倾着，一双手微微战抖着，她是彻底震惊了。这个警察讲的是张一可的故事吗？张一可一个文文静静的男孩，居然帮警察破了案，抓了毒犯。这是真的吗？

一直睁大眼睛听着唐六三讲话的花儿问：“大哥哥不是坏人？”

“谁说他是坏人？他是小英雄！”唐六三说，“要不是他的照片，我们可能还抓不到坏人哩。”

“大哥哥是英雄，大哥哥是英雄……”花儿重复着这句话，忽然跑了出去，她要在看见张一可的第一眼，把警察说的这句话告诉哥哥。

“遗憾的是，玉佛被那个林大河在街上随便卖了，找不回来了。我答应了他一定帮他把玉佛找回来的！”唐六三对杨爱红说，他的话里充满歉意，似乎玉佛是他丢失的一样。

玉佛是妈妈的，必须找回来！杨爱红不只是从唐六三的讲述里体会到了张一可对母亲的感情，从她跟踪张一可那天开始，从张一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杨爱红就深深知道了这一点。

玉佛虽然没有找到，但张一可成功了。他帮警察破了案子，抓了真正的坏人，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张一可了，杨爱红由衷地为张一可感到骄傲，倘若张一可此刻就在她的面前，她一定会像母亲一样搂过他，亲亲他。





“我想办法帮他把玉佛找回来！”杨爱红说。

“你？”

杨爱红笑了：“如果张一可再找你，你就说玉佛找到了，已经交给了我。”

唐六三明白了，他说：“谢谢你！”

“应该是我谢你才是，张一可是我的孩子！”

唐六三走了不久，放学的张一可回来了。张一可的脸红扑扑的，他的身后跟着快乐而骄傲的花儿。

“妈妈，大哥哥说他不是英雄。妈妈，你告诉哥哥，警察叔叔真的说了，警察说是，就一定是，对吧？妈妈，今天一定一定得打电话给伯伯！”花儿说得又急又快。

杨爱红的目光一挨上张一可，张一可就羞涩地笑了。

“那位警察说了，他一定会把玉佛找回来的，叫你放心。”杨爱红说。

张一可应了一声，他相信那个警察叔叔说的话。

两天以后的晚上，张一可做作业，他做得太专心了，连杨爱红和花儿走了进来都没有觉察。

杨爱红把一块用红线系着的玉佛悄悄地放到张一可的书桌前。这是杨爱红买来的。

张一可扭了一下头，大概以为花儿逗他玩，脸上是一副随和而微笑的表情。不过，当他的视线一触碰到玉佛，他猛地一怔，然后一动不动，目光热切地盯着玉佛。好久好久，只见张一可抬起右手，慢慢地伸过去，手一落到玉佛上，便紧紧抓住。

张一可热泪潜然。

杨爱红的心里潮水般地涌起母爱，有一股力量推着她走过去，走过去，她把一只手伸向张一可紧握着的手。张一可把手松开了，杨爱红轻轻拿起玉佛，轻轻地替张一可系上，那动作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系好了玉佛，杨爱红情不自禁地搂过张一可，在张一可的额头吻了一下。

张一可恍惚了，他恍惚回到了妈妈在世时的情景。他还闻到了妈妈身上所特有的气息……

张一可的嘴唇动了动，仿佛在梦中一样呢喃着：“妈妈——”

两滴滚烫的泪落在张一可的脖子里。

“妈妈——”花儿也呢喃着。



勇敢吧，
一可

208





三十八 没有人敢抢走它

张一可把玉佛戴在脖子上，出现在校园里。他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看见他的玉佛，他甚至把羽绒服的怀领敞开着。他真想跑进一个一个教室，大声地告诉别人：我的玉佛找回来了！

可惜没有人朝张一可的脖子看。也许因为天冷的缘故，不少同学显得缩手缩脚，只顾匆匆往教室去。

这丝毫没有影响张一可的心情。张一可走到教室时，说了一句话：“嘿，今天真一点儿也不冷！”

当一双双眼睛惊愕地看着张一可时，张一可笑着走上座位。

梁文学顿时有了发现，他的目光一直把张一可接到座位上。

耿思思也发现了，她的目光紧盯着张一可的脖子。

“真的找回来了？”梁文学歪着脑袋看着张一可的脖子看。

“真的找到了？”耿思思的眼睛像星星一样。

张一可矜持地点点头。

“你真找回来了！”

不少同学朝这边看过来。

曹建平站起来，问：“找回来什么？”

“告诉你们，张一可的玉佛找回来了！”耿思思大声地宣布道，然后对张一可说，“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耿思思的样子像是她丢失了的某件珍贵的宝贝终于找回来了。

张一可只是浅浅地笑着，脸也红了。

梁文学自己动手，他从张一可的脖子里掏出玉佛，展示给别人：“看见了吧，这就是被盗贼抢去的玉佛！”

过了一个课间，梁文学在班级又宣布了这样的消息：“张一可的玉佛是警察亲自送到他家里的，张一可不但把玉佛找回来了，还把盗贼送进局子里，还帮公安局破了案子！”

梁文学特别愿意做张一可的“新闻发言人”。

有了梁文学的嘴巴，张一可的事情风一样地在校园传开了。同学们惊叹着：“玉佛还真被找回来了呀！”同学们不可思议着：都过了这么长时间呀，张一可竟然都还没有忘记他的玉佛！

同学们需要重新认识张一可了。他是叫了“爷”，他是跪下了，但是他把玉佛找回来了，也把自己找回来了。

有两个人是不能不知道这件事的。

在一个课间，梁文学拉起张一可，对他说：“走，去给李春林和高伟看看！”

在二（4）班门口，梁文学冲教室里的李春林喊：“李春林，你看，张一可的玉佛被他追回来了！那个火鸡也已经被抓了……”

李春林说了一句：“这个家伙，还真是……”然后没有下文了。





梁文学又拉着张一可到了二（7）班。

“高伟，你看，张一可的玉佛被追回来了！那个火鸡也被抓了……”

高伟没有敢看张一可，他已经知道张一可的故事。高伟曾看不起张一可，笑话过他叫了爷，还跪下了。然而在张一可把他的玉佛找回来之前，高伟却把自己送进了公安局。在那里，他把自己所做过的一切，都说了，包括勒索信。高伟只能这么做，由不得他。只有这时，高伟才明白：他以为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

张一可成了英雄，而高伟却成了混蛋。高伟现在最怕的是事情传到学校，传到父母那里。

这种不同的结局，高伟是不是想过为什么？

校园里，关于张一可的话题再一次成为热点。

一周后，张一可把他的玉佛系在了妹妹的脖子上，他认真得近乎严肃，对花儿说：

“这是妈妈的玉佛，我给你戴上！有哥哥在，没有人敢抢走它！”



勇敢吧，
一可

